

刘汉林 刘守熙 编

# 法制微型小说选



# 法制微型小说选

刘汉林  
刘守熙 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法制微型小说选**

刘汉林 刘守熙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木樨地南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1/32 8.5印张 143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

ISBN 7-81011-048-9/I·4

印数: 00001—30000册

定价: 2.20元

## 内 容 简 介

这本《微型法制小说选》是从全国各地报刊所发表的作品中精选而成的，作品刻画了法制建设中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思想感情。选材新颖，构思精巧，语言生动，广泛而深刻地展示了变革时代极其丰富的生活画面，寓法制教育于文学作品之中。读了这些作品能够从中领悟到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真谛。

## 前 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在我们的文学百花园里，又增添了“法制微型小说”这样一枝瑰丽的花朵。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兼优的法制微型小说，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这对于搞好全民普法教育，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人们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也受到法制的熏陶，我们选编了这本《法制微型小说选》。

《法制微型小说选》是从全国各地报刊所发表的作品中精选而成的，可以说是集法制微型小说之荟萃。这些作品，刻画了法制建设中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象《秦淮河畔的小屋》、《疑》、《这不是误会》等许多作品，选材新颖，构思精巧，语言生动，广泛而深刻地展示了变革时代极其丰富的生活画面，寓法制教育于文学作品之中。读了这些作品，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法制意识和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并能够从中领悟到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真谛。

由于我们的水平和资料所限，选编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7年12月

## 目 录

秦淮河畔的小屋.....	许 宁 ( 1 )
一张支票.....	海 蒂 ( 3 )
儿为媒.....	秦泽忠 ( 5 )
信.....	戈与君 ( 7 )
疑.....	余英茂 ( 9 )
相见恨晚.....	王力华 ( 12 )
我们都是人.....	刘 熙 ( 15 )
泪人儿.....	王 笑 ( 18 )
忍痛割不掉的.....	赵红继 ( 21 )
泪，是甜的.....	郑 敏 ( 24 )
清清的泉.....	徐兆福 唐庆和 ( 26 )
么哥.....	胡汉怀 ( 29 )
忏悔.....	宋一村 ( 32 )
归来.....	刘文章 ( 34 )
父与子.....	倪正平 ( 37 )
疚.....	逢 卉 ( 39 )
半夜谁敲门.....	安鹏翔 ( 42 )
我等你.....	周同发 ( 45 )
如此言孝.....	李齐芳 ( 48 )
是谁.....	孔彦林 ( 51 )
小姑娘的眼睛.....	叶 子 ( 53 )
岔路口.....	程少波 ( 56 )
黎明前的苏醒.....	陈光明 ( 58 )

复“仇”记·····	梁深义 (60)
惶惑·····	谢惠敏 (62)
报案·····	刘显用 (66)
荣誉面前的忏悔·····	王光艳 (68)
他·····	秦新民 (71)
伪·····	陈公望 (73)
挥手之间·····	石恩开 (75)
自织罗网·····	杨永华 (78)
雨夜, 难忘的雨夜·····	孙 刚 (80)
捉摸不透的人·····	王 毅 (85)
甜味儿的晚上九点钟·····	屏 灵 (87)
硬功夫·····	宋振宇 (90)
镜子·····	夏 伟 (93)
爸爸·····	沈玉德 (96)
归牛记·····	姚全胜 (98)
谴责, 纯属偶然·····	鉴一帆 (101)
昨天·····	陈鸿刚 (105)
门神·····	陶兴荣 (107)
酒·····	鉴一帆 (110)
夜, 清亮的月·····	胡建伟 (113)
失实的照片·····	王晋汉 (115)
夜色多美好·····	孙万柱 (117)
苏醒·····	胡西淳 (120)
撞车之后·····	刘晓霞 (122)
为了孩子·····	毕永新 (124)
我·····	李正君 (126)

愿我们相见是绿灯·····	刘 熙 (128)
第一次办案·····	雷红丽 (131)
肉枣·····	崔金生 (134)
证人·····	毕 磊 (136)
勇气·····	茹 强 (139)
那不是鲜花·····	叶大春 (142)
会议上的插曲·····	贾自珍 (145)
意外·····	张劲松 (148)
照相·····	林仁灿 (150)
小巷雨夜·····	华 渊 (152)
毕业考试·····	雪 屏 (154)
心灵作证·····	孟广臣 (156)
认领·····	李康美 (159)
一双高跟鞋·····	玉 歧 (162)
零·····	阿 娟 (165)
“真格”主任·····	谢晋泉 (168)
当她的卷发披下的时候·····	刘下棋 (171)
深秋夜雨·····	常利民 (174)
红花悄悄开放在河岸上·····	李克长 (176)
苦果·····	杨耀宝 (179)
这不是误会·····	贾再柏 (182)
她害怕大黄河·····	王辉湘 (185)
看摊·····	李建业 (188)
生日·····	铁 笛 (190)
月亮·····	王 伟 (191)
歧途中的少女·····	迟中晨 (194)



昨夜之梦	赵连东 (197)
妻子	杨家柱 (199)
呼唤	周欣 (203)
起点	廉承贵 (205)
“礼物”	杨少敏 (207)
出嫁	朱卫军 (209)
瞬间	刘毅 (212)
网	卢策 (215)
雪影	余顺标 (218)
谁是受害者?	杨少敏 (221)
路	吴小中 (224)
出路	钟朝胜 (227)
真与假	马兆力 (230)
他从“魔女”身边回来	望白 (233)
安眠药	王添 (235)
盼	刘守熙 (238)
春夜	笑泉 (241)
窃者	徐锦川 (243)
疑妻	徐锦川 (245)
跟踪	唐训华 (247)
难成的交易	鄢泉水 张保海 (250)
她和他	荣世卿 (253)
开庭之前	刘权明 (255)
未寄出的信	陈才铮 (257)
醒悟	胡恩会 (260)

# 秦淮河畔的小屋

许 宁

清晨，我，从浓雾中走来。

小船，“吱呀”的摇过。它，扯开了一条雾缝。

隐隐约约的，我看见了，那秦淮河畔的小木屋。

我回来了，提前回来了，不知，你还会原谅我吗？

三年前，在那小木屋里——

“求求你，求求你别再赌了，我们的婚礼只要简朴些就行了。……”

我听了吗？唉，真该死。一拳打在什么上？哦，是手绢——

“男子汉，哭有什么用？好好劳动，争取早日回来啊。这手绢，你拿着……”

这些年，我好好劳动，改造自己，我把我的  
一切情况，都写信告诉了你。可是为什么二年前，没了你的一丝信息？

石板路，“咣通咣通”，一脚比一脚无力了。

院内，一切都没变，只是，冬青树从墙外探进了头。

我鼓足勇气，上前敲门。

脚步声，啊，有人。

“你找谁？”一位陌生的妇女，

“我……找这儿的主人。”

“我就是呀。……哦，你是找过去的主人吧？  
是一个老太太吗？她搬了。”

“不，是母女俩个。”

“你还不知道？她女儿死了。”

雾似乎更大了，天地好象也变小了。

“她女儿本来有个男朋友，输钱偷了东西，  
被送进去了。她身体本就差，一年后就病死了，  
听说，她死前还给那男的去了一封信……”

哦，我还记得那封信。

“……别挂念，这儿一切都好，我也很好，  
只是挂念你，你要好好劳动……”

难道，这就是她生前最后的一封信吗？

“……女儿死了，母亲也就孤单地回到农村  
老家去了。唉，惨哪……都怨那男的。”

“是……的。”我呢喃地说，转过身。噙着的  
泪水流了下来。

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想放声大哭。……

“男子汉，哭有什么用。”

河道中，一条小船，漏水了，船工不慌不忙  
地拿出一团棉絮，堵上了破洞，小船又前进了。

我擦了泪，迎着冲破迷雾的曙光走去。

# 一 张 支 票

海 蒂

当一大群人又拉又扯把她送到公安局时，她一直没有勇气抬起头来。

“女骗子！诈骗犯！不要脸的！”

“看她样子文文静静的，可真想不到会干这种事！”

“还尽买高级玩意儿！”

嘈嘈杂杂的声音，象利剑刺在她的心上。

民警在向她提问，她机械地回答着，仍然没有勇气抬起头来，她的心乱极了：天啊，我怎么会突然走到了这儿？

刚才，她在自己办公桌边捡到一张空白支票，禁不住心“咚咚”地狂跳起来，捡到的东西，兴许就是属于自己了吧？在中等学校任教的丈夫，最大的愿望不就是买一台英文打字机吗？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好几年，至今也挪不出这笔钱，可她多想能满足丈夫这一心愿呀！还有生病的婆婆需要营养品，丈夫的冬装应该更替，四岁的儿子闹着要电动玩具……咬咬牙，她鼓足了勇气，乔装打扮之后，走进了一家大商场，一番徘徊犹豫，她终于战战兢兢地向柜台走去。

.....

“咣当！”囚车的门紧紧地关上了，她绝望地闭上了双眼，愧悔的泪水，犹如滚动的火球碾过苍白的面颊，碾碎了她的心。丈夫瘦削的面容，婆婆慈祥的目光，儿子天真的嬉戏……一个曾经多么贫寒，但又多么幸福的家呀！仅仅一念之差，便把深深的爱恋变成了刻骨的悔恨，有什么脸再见到他们？她的十指深深插进头发里，撕呀，扭呀……

“咚、咚、咚、……”一串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个男子气喘嘘嘘的、焦急而略带哽咽的声音：

“民警同志，我是来报案的！刚才我将一张空白支票丢失了，请一定帮助查找一下，这是学校批准我们买几台打字机的钱啊！”

犹如五雷轰顶，她迅疾张开泪眼，向囚车外望去——

“天啊，是我的丈夫！”

# 儿 为 媒

秦泽忠

丁占山老汉本是个脑瓜挨枕头就着的人，可近一时期，常常躺在炕上折饼，半宿半宿地合不上眼，要问这是为什么，嗯，说出来有点儿不中听：想媳妇。

“嘿！都五十八啦，还想媳妇？呸！老没出息！”丁老汉自我谴责开了。其实，柱子娘下世时，他才三十多岁，怎么就没打算续弦呢？穷。这固然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让五岁就死了亲娘的柱子受委屈。所以，好多年里，来提亲保媒的踢破门槛子，他都摇头儿、谢绝了。

可如今是怎么了？老汉不是该心满意足了么？家里富裕了，儿子大了，长得五大三粗，听话、孝敬；儿媳妇要进门了，长得俊俊俏俏、温顺、贤慧。多美的日子！没愁发了，没心操了。怎么自己越来越盼望着有个伴儿呢？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唉！说不清，实在说不清……。

儿子在乡工农商联合公司当业务员，乘火车坐飞机天南海北到处跑，一个月难得在家呆几天。儿媳玉英在乡里办的地毯厂上班，也是忙得一天到晚不着家。唉，老头子整天一个人呆在家

里，闷得慌呀！咳，瞎想！丁老汉知道，有多少鳏爹续弦寡妇改嫁的。儿女们都和老人闹翻了脸。再说，街坊四邻那戳脊梁骨的闲言碎语，也真叫人够呛！简直和犯了法差不多！咳！算啦……

昨天，柱子出差回来了，晚饭后，他对丁占山道：“爸，看您的神色，好象有些烦闷，是吧？爸，听玉英说，她娘家村有个老太太，今年五十四，身子骨儿挺硬朗。明儿让她回去打听一下，要行的话……”

丁占山懵了，不知儿子要干什么，便问：“柱子，那老太太跟咱不沾亲不带故，你打听人家干嘛？”

柱子笑了，说：“爸，那天我在火车上看了本儿杂志，叫《老人天地》。里面有篇文章，是专谈老年人精神、情绪和心境的。文章说老年人都害怕寂寞、孤独。”他看了看爸爸，动情地说：“爸，俗话讲，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有个人跟您在家说话儿答理儿的，既解除了您的寂寞，也省得我们在外边工作老惦念着您了。这事儿合理合法，您甭想不开，只要您高兴，进门儿我和玉英就管她叫‘妈’！”

这回，丁占山听明白儿子的意思了。那老脸哟，红得象西天的火烧云。呵！儿子，儿媳都是刚刚二十多岁的人，咋知道我这老头子的心思呢？丁占山躺在炕上想着想着，脸上挂着笑容。

睡觉了。……

# 信

戈与君

于刚吃完晚饭，抱着两岁的宝宝，站在阳台上赏月。

“于刚，你的信。”正在给于刚装饭的妻子萍萍，从书包里抖出了一封信。

“噢。”于刚应声进屋，把孩子放在床上，从萍萍手里接过信。信皮上字迹清新俊秀。奇怪，没有加盖邮戳，是谁写的？他赶忙把信拆开。刚：

请原谅我的冒昧。你那潇洒的神态，诙谐而幽默的谈吐，对知识的孜孜渴求……都是我寻觅已久的。我从第一天在课堂上看到你，心里就从没平静过。你是我心中的太阳，是我理想的爱神。我的生活不能缺少了你。无论有什么障碍，我都执著地爱你。

小丽草上

想起来了，今天下午小丽向他借书，肯定是她将信塞进书包的。于刚读完信，心怦怦乱跳，脸颊滚烫，手里象捏了块沉甸甸的石头，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告诉她，她受得了吗？不告诉她……他决定还是把信给萍萍看看。



萍萍接过信。他等着她朝自己发火，抑或挖苦两句。

萍萍看完信，轻松地笑了笑，把信一折，带着几分的嗔怪说：“你呀，真小心眼儿。咱俩都过了几年啦，我还不了解你？”说完，去哄孩子玩去了。

于刚心里一阵酸楚与感激。

“萍，课我不去听了，没文凭也照样吃饭。”

“说什么傻话，机会难得，咋不去？”

“要不，明天我把小丽叫来，咱们一块谈谈。”

“白天别耽误学习。这样吧，下了课你跟小丽谈谈，别伤了人家的心；完了之后把她请家来，咱们一块吃晚饭。这么爽直的姑娘，我也想认识认识。”

“这不成！”

“说定了，今儿听我的。”萍萍说完拧开了电视机，“看电视吧，《西游记》开演了。”

望着萍萍，于刚眼眶犯了潮。他机械地应了一声，赶快走了过去，从她怀里接过了宝宝。

# 疑

余英茂

收工的时候，他哼着小曲儿，踏着夕阳兴冲冲地走回家去。

姐她娘紧板着脸，眼圈儿肿得象两个金水泡，眼珠儿动也不动地盯着桌上的一块被揉得皱皱巴巴的花手帕儿，那上面用红红绿绿的丝线绣着一双花蝴蝶儿……

他问姐她娘：“你为么事呀？为么事呀？”

“明里文绉绉，暗地偷毛豆！你还在装蒜，真把我娘儿俩当聋子？瞎子？”

扔来的每一个字都象不生不熟的酸杏子——又涩又硬，终于把他砸醒了：原来她怀疑自己……！茅草根多，矮子心多，望着妻子那不足一米五的身材，他忽然想起这句古话，苦笑了。

“哗啦”，妻子不知又把什么掼在地上，在向他示威。他感到委屈，一种不被理解和信任的孤独感霎时攫住了他的心。不就是干活时借了条手帕擦汗装在裤兜里忘了还么？不就是这手帕上绣有花蝴蝶儿洒有香水么？不就是好多年前和这手帕的女主人有过恋爱的历史么……他咽了口唾沫，苦涩涩的，他忽然觉得一股火苗窜上头顶。

他恨不得冲到桌子跟前，三把两把地把手帕儿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然后找个人声嘶力竭地吵上一场，吐吐心里的闷气。然而，和睦生财，环顾一下房里的收音机、新立柜，戴在腕上亮铮铮的手表，还有锁在抽屉里的三千元现金，他不敢，他怕把这一切都吵飞了。这些年，靠了上头好政策，也靠了他遇到许多象今儿这样的事时的“忍”劲儿把夫妻拧成一股绳，才有了这一切……他想辩白几句，想想，也不行，他了解自己的妻子，她会说：“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越解释，她的疑心就越重，真闹到最后，怕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

这样一想，他便冷静下来，不再理会从隔壁屋里传来的抽抽答答的哭声。他拉开柜门，想找抹布擦擦桌子，忽然看到中格的柜角里放着一只扎着口的破袖头儿，他抖了抖，里面包着一双已经没了后跟的破布鞋，他感到好气又好笑——现在的日子，谁还在乎这些破烂，他顺手拿过来，扔在了院里用来熏蚊子的火堆里，他感到累极了，便在凉床上躺了下来。

“你醒醒，别挺得象个死尸样！”朦胧中，他感到有人在摇晃他的肩膀。他睁开眼，坐在床前的竟然是妻子，她好象已经忘了前嫌，急急火火地问：“橱柜里的袖头呢？布鞋呢？”他揉揉眼睛懵懵懂懂地说：“我以为啥了不起的事体呢，我烧了。”

“你——你骗谁！你藏到哪儿去了？你给我交出来……”

“我藏一双破布鞋和旧袖头干什么？能管吃还是能管喝？烧了就烧了，留那干什么？”

“天哪！你干的好事！”妻子把他一推，奔出屋来，只见鞋已成灰，她“哇”地哭出声来，疯了似地将鞋灰往外扒。

他感到事情复杂了，急问：“你这是怎么啦？”妻子无力地说：“那里面有我们的三千元钱啊！”

就象头顶突然响了一个炸雷，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锁在抽屉里吗？”

“我下午刚……”

“完了！”他无力地坐了下去，两个人几年来的血汗钱就这样完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手帕。他觉得丢失的不仅仅是钱，还有那看不见的、用钱所买不到的……

# 相见恨晚

王力华

又是一个星期天。珍珍手里拿着一本书，心里犹豫不决，去不去见他呢？

自从去年秋，这个当律师的小伙子到这里做了邻居后，就引起了珍珍的注意。他有令人喜欢的相貌，有令人向往的学历，有令人羡慕的工作。而且，珍珍还发现，他那么不知足，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写字台前度过。

一位同学曾对珍珍说过：“找对象可有学问，五十年代找工人，六十年代找当兵的，八十年代嘛，要找知识分子。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珍珍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很赞同，思量着，他不正是自己的意中人吗？珍珍曾为自己有副姣姣动人的面孔和不乏追求者而暗暗自喜。她的同学说：“凭你这模样，俘虏一个连的小伙子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的出现，压倒了珍珍身后所有的追求者，也一下子使珍珍从居高临下的位置上跌下来。他的帅劲真叫人倾倒。

听说他有很多书，珍珍决心以补习文化课为由找他借书，以便认识一下，这不，已经去了三次了，每次去都精心打扮一番。她知道什么叫

美，不象有些女孩子那样大红大绿地往身上穿。恰到好处的装饰使她变得更加活泼美丽。回味这三次情景，唯一使珍珍扫兴的是：他对人怎么那样漫不经心呢？好象对她都没正儿八经地看看，只是对借书给了热情的帮助，也算是补偿吧！

珍珍觉得，办事不能急于求成，耐心很重要。一切事情都是争取来的。想到这，她决定现在就去他家，临出门又折回来，在小盒里拿出一串精美的项链挂在白皙的脖子上，照照镜子满意地去了。

珍珍礼貌地敲开了门，发现屋里还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也在一起学习，争论什么。珍珍不禁心里赞叹着：真用功呵。她只道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只是用微笑掩饰着失望，还了书，客气地退了出来。

计划打乱了，珍珍情绪败坏地站在门外，不愿离去。甚至嫉妒这小伙子竟能和他那么快活地呆在一起，而自己……

突然，珍珍听到屋里的小伙子说：“这是谁家的姑娘？这么漂亮。挺好学的呢，在一些姑娘里少见。”珍珍的心得到了满足。

他怎么不吱声呢？珍珍多想听听他对自己的看法。他终于说了：

“别夸。你看这书，是我刚从书店买的就借给她了，还没翻过呢，就送回来了。上次也是这样。”小伙子不解地望着律师。顷刻，他醒悟了，

笑道：“挺有心计呀，可惜用歪了。”

遮羞布扯掉了，珍珍再也听不下去了。顾不得平时拿架子走路了，逃似地跑开，到了江边才停住步。大江美得象一幅画挂在眼前，此时，她没有心思欣赏。想着精心的修饰，真是一个无情嘲讽！她一把扯掉脖子上的项链扔进江里，眼泪也象一串拽坏的项链珠子散落下来。

委屈吗？自己实在没看书呵。悔恨吗？倒有一点。上学时，本来就没学到什么东西，现在又待业。整天的内容就是精心打扮，逛商店，出入在街头巷尾，或者聚在一起打扑克、发发牢骚、骂骂街。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在这个万人竞上的国度里，自己却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还有那么大的奢望盯着别人？

此时，珍珍觉得既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他。好象眼前有一把尺子量出了和他、和时代的距离。“看到他，我知道我该怎么样生活了。”珍珍想着，倒觉得相见恨晚。

# 我们都是人

刘 熙

几乎每天，总有一个浑厚、熟悉的声音在这条幽静的小巷里回荡，

“收空瓶子罗，谁卖空酒瓶？！”

巷子里没人不认识他。他，一位农民，年过半百，黑肤色，串脸胡，矮墩墩的。其实，他最大的特征，就是额头上那条深深的刀疤！也许是即将过节的缘故，最近他每天都来，骑个自行车，夹个破麻袋。

这天，他刚扯开嗓子叫了声。“谁卖空酒瓶”，忽然，小巷西头一家古铜色大门打开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探出头喊：“喂，老头，错罗，酒干倘卖无！”

他猛地扭过头，双眉拧成了一个疙瘩，那双混浊的眼睛里射出了两道凶狠的光！不错，他是恼怒了！这是一种污辱，他受不了！是呀，他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洋词”。前些时候，也有人冲他喊这个“洋词”，甚至许多孩子跟着他屁股唱这个“洋词”。他迷惑。回到村里后，才从一位回村探亲的大学生嘴里得知，原来这个“洋词”含有一种卑微、轻蔑的味道。“娘的！”他心里骂了一



句，把自行车一架，双拳攥得咯咯响，朝古铜色大门走去。是呀，农民也是人，人不能没有尊严！

“眼镜”害怕了，想关门，已经来不及了！然而，“眼镜”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脑袋瓜子一转，顿时满脸堆笑：“嘿嘿，别生气，我是想卖几个酒瓶给你，开个玩笑嘛。”

不知怎的，他竟压住了火。可不是眼前这个弱小的书生根本就招不住他的揍！莫说两拳几脚，就是刀子，他也玩过，但那已经是历史了。三年的大狱，叫他懂得了不少人生的真谛！

“眼镜”很快拿出三个空瓶子，都挺高级，两个泸州老窖，一个白陶瓷酒瓶——陕西凤翔出的“凤酒”。

他验了瓶，付了钱，瞪了对方一眼，只说了声：“小子，记住，我们都是人！”

“眼镜”马上死死地关住了大门。紧接着，屋子里传出了“酒干倘卖无……”那震耳欲聋的歌声。“眼镜”从门隙里看到：他咬着牙，盯着大门，喘着粗气，足足有半分钟，然后才愤愤离去。

“眼镜”得意极了，自以为报复人很有点“艺术性”！但，他又后怕了，怕他记住门牌号！

次日正午，他果然又来了，象个粗碌碌，墩在门口，一动不动，直盯着“眼镜”。少顷，他突然大声问道：“你说！什么叫酒干倘卖无？！”

“就……就是……卖空酒瓶呀！”

呼地一下，他把手伸进怀里。“眼镜”踉跄地后退了几步。他掏出的不是刀子，而是一个打破了的白瓷酒瓶，“这个酒瓶也是空的吗？！”

“眼镜”不解其意，只是茫然点头。

他又瞪了“眼镜”一眼，把手里攥着的一叠人民币，狠狠地朝“眼镜”甩了过去：“八百五，你自己点！算你运气好，要不是我娃把这个酒瓶打了，你小子就活该倒霉！”

钱？！“眼镜”望着地上纳闷。突然，他惊叫道：“哎呀，找到了！”原来这八百五十元钱是他姥姥的存款，生前她曾说过有这笔钱，但死后一直没能找到，原来她竟把它放在了酒瓶里！

“眼镜”望着他竟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他鼻孔狠狠一喷！又是那句老话：“小子，记住，我们都是人！！”转身便走了。

他消失在小巷的尽头。“眼镜”这才追出院门，手里攥着钱，眼睛湿乎乎的……

这时，不知是谁家的录音机里又传出了那首歌曲，“多么熟悉的声音……”

# 泪 人 儿

王 笑

烦扰的婚礼鼓乐声，直刺刺地从院墙那边传来，撕裂着春玉的心，她目光呆滞，心事重重，按着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痛苦地歪斜着头，喃喃自语着：“金宝呀，你真幸福，可惜我没这个福气。”她从炕上抓起一把剪刀，锋利的刃尖紧紧抵住心口：“让我这个不洁之物离开这个澄清的世界吧！”

“啪啦”，剪刀被什么东西击中，打落在地上。春玉睁开泪水模糊的眼睛，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婆婆跪倒在她面前，那根刚刮了皮的榆木棍，赤条条地躺在一旁。老婆婆筛糠似地颤抖着，不住地磕着头，声音沙哑地说：“姑娘，你千万别寻短见……”

春玉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下意识地扶起老婆婆。老婆婆往后缩了缩，苦笑着说：“我那个孽子，前些天被政府逮进去了，为父老乡亲解了气！”

啊，她……是那个畜生的母亲！春玉往后退了一步，心里布满阴云。那个黑森森的夜晚，畜生存走了少女最宝贵的贞操，断送了她的前途。

从那，她心上的人疏远了，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不翼而飞了，她成了“废品”，成了“不洁之物”，跌落进污秽的泥坑。春玉咬着牙，死盯盯地瞪着老婆婆，心中雷雨交加。

“姑娘，这是我的罪过呀，我那个丧门星，他爹死得早，任性坏的！”老婆婆干哭着，昏花的眼睛已经没有泪了。她干瘪的手伸进怀里，掏出个布包，双手捧着：“姑娘，这是我变卖了全部家当积攒的二百多块钱，我晓得，这点钱是买不回你的贞洁的，请你买点滋补品，养养身子骨吧！”

春玉看着老婆婆虔诚的神情，一股怜悯之情掠过心头，她向后退缩着。

老婆婆把布包“哗啦”一声放在炕上，“咚”地又跪倒了。她乞求着，说：“姑娘，你的心路可要放宽呀，万万不要再加上重我的罪过了。”

老婆婆的话语象烙铁一样燎着春玉的心，她猫下身要搀老婆婆起来，老婆婆指尖抠着地，死活不起来。春玉噙着泪说：“大娘，我依你！”

“这就好，这就好！”老婆婆抹了抹泪水，笑着，拾起榆木棍向门外走去。

“大娘，别走，你孤单单的，往哪儿去呀？”

“我阳寿不多了，倒在哪儿就在哪儿肥田吧！”

“大娘，你老就住在我这儿吧，反正，爹妈

弟妹嫌我败坏了门风，让我另起灶了。”

“不不不……”老婆婆颤颤巍巍地向门口跑去。

突然，门外闪出一个人拦住去路，这人和蔼地说：“大娘，春玉不嫌弃你，你就住下吧！”

嗨，金宝，他怎么来了，春玉紧紧咬住嘴唇。

金宝走进屋，亲热地说：“春玉，刚才我在门外都听见了，你还和以前一样。”

春玉苦笑着说：“新婚之日，还有心光临这不洁之地？”

“呀呀呀，你误会了，这是我弟弟娶新娘哩！”金宝紧紧握住春玉的手，激动地说：“春玉，原谅我吧，我想通了，咱们结婚吧！”

春玉使劲挣脱握着的手，退坐在炉台上，颤抖着说：“我……已经有孩子了”

“啊——”金宝象中了电似地差点瘫在地上，一扭脸，跌跌撞撞奔出了门。

老婆婆扑进屋来，不停地搓着春玉的心口，安慰她说：“姑娘，别难过，他还会来的……”

## 忍痛割不掉的……

赵红继

那小小的身影牵挂着她的心。

不久前，当她得知他已经上学，而且知道他就在这所小学校的时候，她来到这里。那天，下着雨。放学了，从校园里奔出来的孩子们手里举着各色小花伞，遮着蒙蒙细雨。她一眼就辨出了那个小小的身影——虽然有五年不曾见到。唯独他没有伞。夹在孩子们中间跑着，两只手抱着书包，顶在小脑袋上，缩着脖子。她的眼睛湿了。第二天，她特意从商店里买了一把精制的小花伞，等候在这里，一直等到那个小小的身影打她面前经过，她伸手把他拦住。

“小光，”她蹲下身子，端详了好一阵，把小伞塞在他手上：“……雨天带上用。”

孩子怔怔地，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她，又看手中的伞。“您知道我的名字？”

她点了点头，伸出手，把他拉到怀里。她发现孩子穿着一件瘦小的毛线衣，领和袖几处脱线。可是，那孩子挣脱了，把伞一放，转身跑了。

她蹲在那里，好半天才站起来。

这之后，她常买些东西送他，别的孩子有的，他也该有。然而，每次他都拒绝。

“阿姨，”有一次，孩子天真地问：“您认识我爸爸？”

“啊……不，不认识。”她把脸侧向一边。

“爸爸说，好孩子不要别人的东西。”

这句话刺痛了她，可也从另一面安慰了她。

她没有灰心。今天，她请了假，提前下班，等候在这里。她手上拿着一个拉链皮包，里面装着她给他买的礼物。

放学的铃声响了，孩子们象潮水一样往门外涌。

“小光，”她喊了一声，走到一棵梧桐树下。她笑了笑，笑里充满了苦涩。“啊……阿姨等你好久了。”

孩子望着她。

“小光，”她拉开皮包，“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爸爸对你说过吗？你七岁了。”

孩子吃惊地回答她：“爸爸说过的，可他总是很早就上班，很晚才回家。”

她感到了孩子带着探询的目光，慈爱地说：“我赶做了一套衣服，算是给你的生日礼物，来，试试，合身不？”

孩子没有拒绝，呆呆地立着，任凭她给自己穿试那套漂亮的海军服上衣和镶金边的裤子。这时候，让这位阿姨围着自己打转。他想到了别的

小伙伴过生日，爸爸妈妈带着上公园看猴子，坐飞船，还为他们买漂亮的礼物。可是，他没有妈妈，爸爸整天忙着绘图纸，连星期天都不休息。

衣服穿好了，孩子被她前后、上下审视着。她笑了，又有泪水顺着脸颊流。

“阿姨，”孩子突然愣愣地问：“你 是 我妈妈吗？”

她先是一怔，接下去痛苦地摇摇头：“不，你妈妈死了；她、她不是一个好妈妈。”

“阿姨，”孩子又道，“你说错了，妈妈没有死。爸爸说，妈妈嫁人了。她说爸爸爱图纸，不爱她，就跟一位叔叔去了。”

她把孩子一把抱在怀里，在他脸上亲着。正这个时候，从校园里走出两位女老师，她见了，马上站起来，说：“小光快回家吧，路上小心汽车。”

等孩子走开，她转身匆匆离去了。



# 泪，是甜的

郑 敏

清晨，她唱着歌由工厂回到家。

邻居快嘴二婶脚跟脚地进了屋，“小霞，可不好了！你昨晚儿上夜班这功夫，他又被抓起来了！”

晴天霹雳！这可能吗？小霞姑娘几乎晕倒。

她跟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上学，一块待业，一同进工厂。尽管他曾步入歧途，派出所有“专页”，拘留所有“名片”，但她却相信他会改好。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不负众望，一心扑在工作上，受到了人们的好评。这样的青年应该得到爱，他与她的婚期就定在下星期。可是……

“咚咚咚！”随着轻轻的叩门声，两位身着警服的民警站在了她面前。

她慌忙站起来，痛苦地说：“请坐！我……我已经知道了！”

民警友好地笑了：“你的消息真快呀！走吧，去看看他！”

“不！”小霞姑娘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去！他太叫人失望了！”

“什么？唉呀，你一定是误会了。他为了保卫

国家财产，英勇斗歹徒，负伤住进了医院，但你放心，伤不重。我们还要为他请功呢！”

“真的？”她惊喜地张大了眼，泪水也随之涌了出来。这泪，是甜的。



# 清 清 的 泉

徐光福 唐庆和

她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她。他给她写了一封信，是因为看到她写的一篇反映劳教人员生活的小说《春声》。

“你的《春声》真棒，把我的心震撼了。我们能交个朋友吗？”他来信说。他正在劳动教养。

“行！”她去信说。也许她是为了更好地汲取生活的源泉吧。

就这样，她和他认识了，只是信中的认识。她叫王亚琴，他叫刘子龙。俩人的信件来往挺勤。信中，他和她谈论了许许多多。

“你周围有股泉，清清的，甜甜的。”他来信说。

“是吗？真有那么美？我不信。”她笑着写了回信。

“信不信由你。我就很坏。我曾走进一座深山，迷路了，因为一团浓雾围绕着我。”他来信说。

“用信念去冲破它，挤走它。这时，你就会发现前面有路，路旁有树也有泉，很美。人人爱美，跌过跤的人也爱美。当你发现了真正的美，

并去拚力追求它的时候，生活就会丰富多彩啦！你明白，如果再次跌跤，失掉的不仅仅是美。”她回信说。

“你说得很对。我发现了美，当然就不会轻易失掉，我能在羞耻中站起来。”他又回信说。

“这才是个男子汉。你的真面目，可以让我瞧瞧吗？朋友。”她俏皮地写了回信。她的感情好象失重了。

从那天起，她就心焦地等待着。一个星期过去了，她没有收到他的来信；第二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收到他的信；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她似乎失去了什么，陷入了沉思。

那天，她下班回来，看见宿舍门口站着一个人。是他？她的脑中一闪，本能地理了理头发，连忙走过去。听到脚步声，他转过头，盯着她，“请问，你是王亚琴同志吗？”

她脸色绯红地点点头。

“你是……”

“我是劳教农场的管教干部，姓周。你认识刘子龙吗？”

“嗯。”她不知怎么回答，“他现在好吗？”

“他……”周管教声音低沉下来，“在一次劳动中，为救一个溺水的孩子，自己……”

蓦地，她的心被锥子扎了一下。

“我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你给他写的许多封信，还有他给你这封没有发出的信。”

她的手颤抖地拆开了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闪烁着希望的目光。她终于看到了他，他也终于看到了她。

“他长得挺美，是吧？”姑娘的声音象琴弦一样，颤颤的。

“是的，挺美。”周管教说。



# 么 哥

胡汉怀

望着刚刚关门启动的公共汽车，我心里一阵懊悔，如果我早快几步就赶上这趟车了，没法子，我只好耐着性子等下一班车。焦灼的心绪促使我不时回头，眼巴巴地望着车来的方向。突然，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视线，那不是么哥吗？没错。真是阴差阳错，冤家路窄。干嘛偏偏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遇上他呢？我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佯装没看见，可心里却一阵子紧缩。

么哥是我的老朋友，确切一点说，是老赌友。两年前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的赌窝被人围了，机灵的么哥打熄灯泡跳窗逃走，而我们另外几个人却进了公安局。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我们把么哥端了出来。半个月后，我们被放出来，可么哥是挂了号的赌棍，加上有扒窃的“前科”，被劳教两年。

“是你呀，小王。”伴随话音一个有力的手掌搭在我的肩头。

我回过头，故作惊异：“怎么是你，么哥？”

“想不到两年后在这里碰上你，真是山不转

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总归转到一起了。”么哥面带笑意，神情有点古怪，叫人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么……么哥，我……对不起你。”

“什么对不起，我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么哥，你这不是戏弄小弟。”我镇静了一下，说：“都怪我们不义气，让你受苦了。”

“唉，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这两年你们还好吧？”

“还好，还好，哦，车来了。”我看见从远处开过来的汽车，象看见救星似的，忙岔开话题：“你上哪儿？”

“到劳教农场去看一位朋友。你呢？”

“实不相瞒，”我凑过去小声耳语道：“昨天手气不佳，输了一百多，今天借了几个想去赶本。”

汽车“嘎”地一声停了，我讨好地说：“么哥，你先上。”

“等等，”么哥脸色一下变得铁青，样子挺可怕的：“你怎么还没收手！”么哥说着，重重地给我一拳。

我摸着疼痛的肩膀，惊恐地望着发怒的么哥：“你……”

“真是老马不死旧性在，什么年月了，唉……”么哥深叹了口气，半晌，气色才缓过来。他低沉地说：“我太激动了，不该打你，原谅我吧，

小王，这两年的劳教生活，使我猛醒了。过去我们太糊涂了，我们输得太多了，父辈的心血，宝贵的时光，人格，尊严，我们全输了。”

我木然地望着么哥，真象坠入云雾之中，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番话是出自么哥这样一位昔日赌场上风云人物之口。

“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么哥眼里噙着泪花，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该醒悟了，小王。”

汽车又来了，么哥猛地拉了我一把：“走，我先和你一起去赌场，把他们从赌博的泥潭里拉出来。”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心里象打翻五味瓶，品不出是什么滋味，狼狈地跟么哥上了汽车。



# 忏悔

宋一村

深秋的太阳懒洋洋地爬过高大的围墙，透过光秃秃的梧桐树，投到一排红砖平房上。七号囚室里，一张粗糙的脸紧贴在钢筋窗柱上，那双灰黯的眼睛紧盯着地上几只啄食的麻雀。多么自由的小鸟啊！可自己呢？交错的电网无情地横在面前，威武哨兵的刺刀发着逼人的寒光。三个月前的事又浮现在眼前，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乡村的六月是热闹的季节，刚插上秧苗的稻田一片翠绿，清清河水在哗哗流着，杨柳在清风中摇曳，望着这充满生机的世界，他真想高唱一首歌，来排泄心中的兴奋。

“老弟，有啥喜事，这高兴。”高大的吴老六耸立在面前。他厌恶地扭过头。这个吴老六是村里有名的霸王，他依仗自己弟兄多，力气大，经常寻衅滋事。

“老弟，我想从你田里放点水。”

“不行，我刚洒过化肥。”

一向霸横惯了的吴老六，哪肯听从他的话，还没等他说完，已在田埂上挖开一个缺口。

望着肥水哗哗流进别人田里，一贯老实的他

被激怒了。老鼠急了还咬猫，难道自己比老鼠还不如。还没等他的双拳抡上去，吴家的几个弟兄一哄而上，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揍趴在水田里。

他爬起来，抹了把流血的鼻子。啊，此时此刻，他如果冷静一下该多好，但是复仇的疯狂早已泯灭了他的理智，他夺过身旁的铁锹，朝跑在最后面的吴妻李某头上抡去。随着一声惨叫，李某倒在地上，殷红的血从头上汨汨流出。他愣住了，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地上血肉模糊的惨象，铁锹从手中滑落下去。

法官威严的声音：“被告故意杀人，手段恶劣，本应处以极刑。但其能投案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处罪犯王中甫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又回荡在眼前。

一时冲动顿成千古恨。一家两个孩子哭着喊爸爸，一家两个孩子哭着要妈妈。这一切是谁造成的？他撕扯着头发，双手捶地，嚎啕痛哭。

暖洋洋的太阳爬高了，照进铁窗前。在阳光下，他铺开信纸，颤抖的手握着笔给妻子写信忏悔，最后，他写上这样一句：“千万不要忘记，给孩子们买几本法律书，让他们接受法盲的沉痛教训。”

信写完了，他也好象了却了一桩久盼未遂的心事，双手抹下泪水，自言自语：“我要积极改造，走向光明。”

# 归 来

刘文章

他背着个简单的行李卷儿，急匆匆往家赶。

他三年没看到家了。三年，多么难熬的三年呀！这三年，是他脱胎换骨的三年。

忽然，他那两道浓黑的“扫帚眉”紧蹙了起来。脚步放慢了，脸上一阵阵发烧。唉！进了村，我怎么好抬头见人呀！我……一阵惆怅、忐忑袭上心头。

他有生来，第一次尝到了归家难的滋味。

可家这诱人的字眼，又象一块磁石吸引着。家中的亲人象过电影似地展现在眼前：纯朴耿直的父亲，憨厚善良的母亲，手勤脚快、喜眉笑眼的嫂子，倔头强脑的哥……咳，多好的哥哥呀！可惜两年前，他已离开了人世。现在的家，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爹的腿疼病还犯吗？娘的眼还见风就流泪吗？嫂子那个头晕病……也许她早已改嫁了！唉，多好的嫂……他的脸忽地红了起来。

他陡地又加快了脚步，恨不能一步跨进家门。

绿树。白墙。红瓦。前面望见了一个村庄。

一想到就要出现在众人面前，一想到就要与父母团圆，一想到娘用手摩挲他这剪得短短的小平头……是惊是喜？他心头一热，两颗滚烫的泪珠骨碌跌到了腮上……

哎，一进村，要是迎面碰上人和我打招呼，我该咋回答呀？要是有人喊，“劳改犯”回来了！我该怎么办呀？要是……

“劳改犯”回家，咋得就犯这般难为？！

他的脚步又慢了下来。

唉，还是先找个旮旯藏起来，等天黑了，再摸回家吧！……他迟疑了一下，缓缓转过身子，一双黯然的目光向四下里张望。东南方不远，出现了一座黑压压的小山林。瞬间，儿时在那“灵芝山”上“打游击”的场面又呈现在眼前。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抽动了一下，掠起一丝苦涩的笑意……

“喳喳喳！”突然，几只喜鹊笑着，从山上飞来，绕着他转了几圈，又径直朝村里飞去。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我这叫干啥？！躲躲藏藏象个贼似的！我正大光明地出狱，是刑满释放，又不是越狱潜逃，怕什么？不错，俺是犯过罪，可俺也有过光荣呀！在劳改队，俺三次立功，两次受奖，不信？看这奖状……他刷地从腋下的挎包里抽出一纸筒，展开来，两眼闪射出异样的光彩，脸上绽出了自豪的笑容。他搔了一下头皮，自嘲地笑了笑，便扭回头，挺了挺胸脯，向村子走

去。……

娘，我回来了！爹，我回来了！我……亲人会笑脸相迎这个“劳改犯”吗？这几年，家里人一定也挨了不少风凉话，受了不少窝囊气！今天来家，亲人会不会……？他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回家的自信心又被这重重忧虑吞没了。

他在犹豫！他在徬徨！他……

“长柱！”随着这尖尖的喊声，村口里跑过来一个穿花褂的女人。

他冷不丁一怔，忽地抬起头，眨着一双泪迹迹的大眼，拔腿就跑：“嫂子——！”

“长柱！”

“嫂子！”

“别、别哭……”

“嫂子，你、你还没嫁人？”

“俺……等你一句话哩！”

“嫂子……”

“快回家！咱爹咱娘，还有大伙儿，都在咱家等你哩！”

# 父 与 子

倪正平

他沮丧地坐在桌旁，黯然神伤地望了望那瓶露底了的二锅头，缓缓地伸出右手，端起那只带花纹的瓷杯啜了一口。

门口闪出一个小小的人儿，屋内昏黄的灯光映着那瘦弱的身影。他浑身颤动了一下，猪肝色的脸一阵痉挛，混浊的两眼重又露出灼人的凶光。

儿子怯怯地立着，惊恐的脸上夹杂着倔犟。

“哪儿去了？”语音平稳得让人不安。

“……”

“哪儿去了？”一下子提高了八度。

“妈妈那儿……”

“住嘴！不许你叫她妈妈！你妈妈死啦！没有了！懂吗？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去！不要去！你这逆子就是不听！说——干什么去了？”

“……”

“下次还去不去？”

“聋啦？！”他几乎是吼了起来，可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

“你——”

他狂怒地端起酒杯，——酒杯空了。他怔了一下，继而发疯似地把它举过头顶……

“你到底开不开口？！”

儿子镇静地立着，刚才的恐惧一扫而光，毫无表情的脸，纹丝不动的身躯，好象虔诚的信徒等待真主的发落。

他的身体一抖，手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酒杯飞脱出手，擦过儿子的耳根，撞在后面的墙上……酒杯碎了，残瓷飞溅，猛地，儿子的头颤动了一下……

时间震停了，空气凝固了，他似神话中那位懂兽语的猎人，刹那间变成了石头……一条红色的蚯蚓在儿子的脸上滚动……蓦地，他触电似地跳了起来。

“我这是怎么啦？”他痛苦地呢喃着，紧搂着儿子受伤的头：“爸爸对不起你！可你也要体谅体谅爸爸。你妈妈抛弃了我们，残酷地抛弃了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你只要以后不去找她，爸爸什么都依你，你要什么，爸爸给你买什么。说吧，你要什么？爸爸什么都舍得给你买，只要你别再去见那个女人！”

儿子泪莹莹地望着父亲，吐出低弱的声音：“我，我要妈妈！”

# 疚

逢 卉

真挤！不逢年不过节，车上怎么这么多人呢？瞧瞧！地板上到处大捆小包的，连插足之地都没有了。他用力撑在车窗上方的扶手上，保护着她，她贴着他的胸，稳妥、安全。他感到做一个男子汉的自豪。刚才，在街心公园的长背椅子上，他曾向她发誓：他爱她，他要做她的保护者，自己受苦受累，也要使她幸福。

突然，汽车一个急煞车，人们身不由己地向前倾倒，紧紧地挤贴在一起。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眼前出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镜头：前面一位穿夹克衫的青年，一只手正伸向身旁一位矮敦敦的人鼓鼓囊囊的腰兜。那位矮胖子，从装束上看，八成是个赶火车的外地人。就在车上的人身体复原的时候，“夹克衫”闪电般地抽回了手，指头已经夹出一叠钞票。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他差点失声叫起来。

“你怎么啦？”她温柔地关切地问。

“没，没什么，我有点头晕。”他支吾地答。

“靠在我这儿吧。”

“不，你别动。”



他的眼睛仍然盯住那个“夹克衫”，心里又憎恶又害怕。那外地人毫无觉察仍旧东张西望地打量车窗外的市景。

可怜的人！也许他装的是自己劳动的血汗钱，抑或是自己出差的车旅费。钱不翼而飞，他醒悟过来时，会象所有的被窃者一样，哭天抢地，痛不欲生。应该赶快去告诉他：谁是扒手。

于是，他往前探了探身，想去拉那人的衣袖，给他一个暗示。蓦地，“夹克衫”转过脑袋，朝侧面望了一下。他浑身打了个冷颤。“夹克衫”眼露凶光，暗藏杀机，体格粗壮得象头熊。说不定身上还有匕首或三棱刮刀之类的凶器。这些个贼，都是心狠手黑的家伙，万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自己就完了。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呵，还有身边温柔的她……想到此，他的手软了，哆嗦了，终于缩回了手。

现在，他盼汽车快点到站，三分、二分、一分，……时间真难挨，他得赶快逃离这种危险的境地。

车站终于到了。随着汽车缓缓驶入站台，他高悬着的心才平复下来。车门一开，他就拉着她跳下去。

汽车又起动了。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突然又嘀咕起来。他呆呆地目送着远去的汽车，怅然若失。

“你怎么啦？”她迷惑不解地瞧着他。

“我——”

“你丢钱了？”她慌了。

“不，不是钱，不是钱……”

唉，要丢的只是钱就好了，他想。



# 半夜谁敲门

安鹏翔

“砰！砰！砰！”夜深人静，劳资科孙科长家又响起敲门声。

孙科长真是个吃饭有人陪，走路有人跟，睡觉有人喊的大忙人。一天到晚，招工顶替，工种调换，调进调出，找他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左邻右舍总结出—条规律：晚上找的多，下班后找的多，上班时的多，手提礼品的比空手的多。

今儿晚，又是谁来敲门呢？尽管敲门声惊醒了孙科长夫妇的美梦，但他们并不气恼，因为凭经验，来得最晚的，往往是事情最急，油水最大的。这次照例是孙夫人先起床接见。她睡眼惺忪地起身开了门，明知故问：“找谁呀？”

“老孙在家吗？”

老孙？当今谁个不是左一个孙科长，右一个孙科长地叫得甜蜜蜜的。孙夫人借着昏暗的路灯，很不满意地朝来访者也斜了一眼，见他穿着一身，两手空空的，便冷冷地问：“你有什么事？”

“想跟他谈一个问题。”

真是蚊子打呵欠，好大的口气。“有问题明天厂里说去，他不在家！”孙夫人说着“砰”地关紧了门。

听脚步声来访者走了。孙夫人才趿拉着鞋，嘟囔着走进卧室：“一副穷酸相，深更半夜来谈问题，神经病！”她甩掉鞋歪倒上床，正欲亲昵地往孙科长身上靠，没料到平日里驯似羔羊的丈夫，忿忿地一把推开她，说：“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要东西要昏了头！你知道他是谁？新来的党委书记！”

“你刚才哑了，为什么不吭声？再说，不就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吗？有什么了不起！”对丈夫的无名怒火，她感到无比的委屈，侧过身伤心地嘤嘤啜泣起来。

哭，真灵。孙科长动了恻隐之心。是啊，她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呀！于是，他半起身扳住夫人的肩胛，向她倾吐了满腹惊疑。原来新书记到局里开会去了一个星期，有消息说是商议厂党委班子问题，本人可能提拔为副厂长，书记莫不是来报喜？最近，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抓得很紧，新书记是领导小组组长，难道是自己一些不干不净的事被人告发，大祸临头？

唉，这难解的夜半敲门，折磨得孙科长夫妇转过去，掉过来，难以入眠，真是如堕五里雾中，如升十里云头：一时希望暗夜快快过去，一时又希望黑夜无限延长，似乎没有想到那太阳公

公并非系在掌心里。猛抬头，呵，东方已透出鱼肚白了，还有淡淡的玫瑰红晕！孙科长挠着头皮“腾”地坐起来，那夜半敲门声还在耳边回响。

# 我 等 你

周同发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踏上开往市郊的班车。车子开动了。风，一阵阵吹在我的脸上，可我并不感觉一丝凉意。一想到将要在拘留所里见到他，我的心就碎了……

如果不是我，不是我那可恨的“比较学”，华方怎会有今日的被囚之事呢？

当初，我为什么要和邢小丽比呢？她公公在落实政策后一下就补领了一万五千元，就因为这个，她如“万能胶”般地粘牢了她的那位。看把她邢小丽美的，象只小百灵似的到处摇晃着“飞机头”瞎吹。我说我想买一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机，邢小丽把嘴一撇：“黑白电视早过时了，要买，就买台大彩电！”的确，她的小家庭是全面现代化了，可我，连买台黑白的十四吋，华方还说要等到明年春天。我哪一点比邢小丽差？就凭她那满是雀斑的麻脸能和我比……，嗯。

我当时为什么要和她尽比那些东西呢？难道享受、长相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我真该死，那天晚上和华方大吵大闹了一场，气得他气呼呼地跑出去了。外面下着小雨，

我望着门外漆黑的夜，狠了狠心，随他去吧，活该。就是那晚，夜幕下卑鄙的一刹那……。下半夜，华方竟抱回来一部“三洋”，说是提前买的，该死的我，竟然深信不疑。

电视机有了，还想什么呢？邢小丽是人，我也是人；她有的，我也……

又是“比较学”，华方彻底屈服了，他毕竟架不住我的软硬进攻。讨老婆欢心的男人大概世上不少。直到威武的警察带走了华方我才……，可是，晚了，我哭，捶胸顿足，有什么用？一切都晚了，我，我还怀着四个月的身孕啊……。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车的，我的心紧缩着，越往那高墙电网走近一步，我的心就在发抖，我多么想早一点见到华方——在他被押送去劳改农场前；但是，我又多么怕啊，我怕华方抱怨我，不，也许是仇恨的眼光。啊，那难道就是他吗？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不到六个月的他，他是那样神情恍惚，眼光呆滞，仿佛眼珠不会转动似的。这难道就是他吗？当威严的武警押着他从牢房走出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

“是你……”他惊讶地喊了一声，眼窝里滚下几颗发亮的泪珠。

我痛苦地低下头，哽咽着说：“华方，我来看你了。”我等着他的责备，哪怕是一顿痛骂，那样也许会好受些。可是他没有那样做，只紧咬着嘴唇久久地注视着我，突然说：“我，我对不

起你，你……忘掉我吧！”

我几乎发疯般地喊道：“不，不，是我对不起你，华方，是我害了你啊……”要不是威严的警察站在当前，我真想扑向他的怀抱，大哭一场。华方猛然向后退了一步，沙哑的喉咙哽咽着：“我是个罪人，小芬，你……你还年轻，忘掉我吧，忘掉过去吧……”说完转身向牢房走去。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向着他的背影，用尽全身力气喊着：“华方，我等你……”。他猛地一怔，站了一会，回头向我投来难以言状的一瞥，然后，踉跄着走进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那里的。我只觉得应该忏悔的是我。我感到头昏目眩，我惭愧，我自责，我是一个没有被监禁起来的罪人。



## 如此言孝

李齐芳

贵贵放了学就坐在小圆桌旁做起家庭作业来，这是妈妈从他上学的第一天起就为他严格定下的“制度”，而且几乎都是在他从书包里掏出课本、笔记本摊好在桌面上时，妈妈就来到了圆桌旁，一直坐到他做完作业后才肯离去。

“‘弟’字加上走字底是‘递’，邮递员的‘递’。”贵贵边念边写生字。“‘教’字去掉反文旁是‘孝’，孝、孝……”贵贵“卡壳”了。

“孝顺的‘孝’。你呀，上课又开小差了。”妈妈总是抓住机会对贵贵进行教育。

“妈，什么样叫‘孝顺’？”

“‘孝顺’就是儿女要孝敬和照顾父母，比如说你嘛，长大以后不能没有良心，嫌弃我和你爸。”妈妈又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开导贵贵。

贵贵呢，一双小手支着下巴，对着妈妈那张端庄秀丽的脸，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懂了吗？”妈妈用手指尖儿轻轻地点了点贵贵的额头。

“嗯。”贵贵如梦初醒，赶紧回答：“我懂了。”

“妈——看，爷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贵贵溜了神。

“这老头，来了准没好事！”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

爷爷拄着拐杖一跛一跛地走进门来，见妈那张冷冰冰的脸，在门槛边站了好久。只见他脸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又慢慢地转过身去，刚拐几步又停了下来，回过头来凄楚地说：“贵子他妈，我那儿已经没有水了，你给我挑一担吧。”

“给了钱还不算完，还要我替你 做杂工。老二那孝顺媳妇呢！”

“这两天她病了。”

“我也有病，挑不动！”

爷爷的脸色从灰黄变浅铁红，又转为铜绿，那双浑浊的老眼挤出了泪水，扶着拐杖的手本能地哆嗦着，扭过身去一跛一跛地走了。

“妈，刚才你不是说……”贵贵见妈沉着脸，没有说下去。但他故意把嘴唇噘得老高。

妈妈突然转过头来，不太自然地笑着说：“贵贵，别生气，啊，刚才妈是气你二婶，她呀，就凭一张嘴油油的，钱没出一分，还要把事情往我头上推。而你爷爷呀又不识货，还说她比你妈孝顺呢。你说气不气人？”不知是太激动了，还是别的什么缘故，妈妈那张白皙的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然而，贵贵那双象泉水似的眼睛里仍荡漾着狐疑的波纹。

“‘教’字去掉反文旁是‘孝’，孝顺的‘孝’”。  
贵贵念得更大声了。



# 是 谁

孔彦林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他颤抖着从街道办事处主任手里接过这张盖有公安局朱红色大印的“拘留通知书”时，他的头轰地一下仿佛炸了，顿时两眼发黑，一阵昏眩，核桃皮般的脸上立即出现由泪水流成的两条河。他实在不敢相信，也实在想不通平日温顺、听话的儿子，竟成为抢劫犯而锒铛入狱了。

“是抓错了人呢？还是受了冤枉？”他那双盈满泪水的眼睛在转动着。“若真是他，那一定是有坏人，有教唆犯！”他想到这，心里豁然一亮，“对，去问问儿子，说不定儿子交待出个教唆犯，兴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哩！”

他再也坐不住了，也顾不上外面那寒峭的冷风和飘落的雪花了，急火火地奔出了家门……

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了关押儿子的拘留所，透过一扇窄小的铁窗，他看见儿子那张沾着污垢、充满懊悔的脸，他用急促而又颤抖的嗓音问：

“孩子，你说，你怎么会去抢人呢？”

“是我不好，不争气，我……我也后悔

啊……”

“你是不是交上了坏朋友？是教唆犯？”

“爸爸，你就甭问了。”

“不，要真是有教唆犯，你就赶快坦白交待吧！”

“唉……”

“交待吧！交待出来，能宽大。”

“……”

“你说呀！”

“我是再不信服那两句害人的鬼话了。”

“说呀，说呀？”

“不，还是怪我，怪我不好……”

“你快说呀，你还包庇个啥呀？”

“哎呀，爸爸，就是你常说的那两句话‘如今是胀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哦！”他只觉得天转地转，双腿一软，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小姑娘的眼睛

叶 子

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风沙搅得路灯的光，昏黄暗淡。胡同里稀稀落落的几个行人，他们抵挡不住这刺骨的寒风，有的将脸埋在大衣领子里，有的戴上大口罩，裹紧外衣，急匆匆地赶路。我不由得也加快速度，小跑似的往家奔。这鬼天气，真够意思。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愣住了。只见一个小姑娘坐在门口的小石狮子上，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弯下腰仔细地端详她，这双眼睛还没有离开我，眼神里充满了渴望。我心里纳闷：这是谁家的孩子？噢！想起来了，前几天才搬来的。

“你坐在这里不冷吗？”“我在等妈妈。”小姑娘那稚气的童音显得有些凄凉。“这样黑的天，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害怕吗？”“不怕，我在这里数过路的行人，数过一百四十一个人了。”“这怎么行，这样你要冻病的，快回家去吧。”“不，我妈妈快回来了，我就在这里等。”“你妈妈几点钟回来？”“十点。”“还有一个小时呢，先回家去，一会再来！”我命令似地同她讲。“不，我们屋里

有小耗子，我害怕。”“那走吧，到我家里去。”我拉着她往家里走。她的小手冰凉。

我的女儿已经睡熟了。看她睡得甜甜的样子，真可爱。“你认识她吗？”我指着床上的女儿问。小姑娘抬起头，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看我，点点头说：“我刚转到她们班。”“一年级一班？”她又点点头。那双大眼睛又看看我。我发现她看我时很用心，直直地，但那双眼睛似乎没有表情，淡淡的。这时妻子端来了麦乳精，“来，小朋友喝一杯，暖和暖和。”妻子拉她坐到椅子上，又说：“快吃吧，这蛋糕也是给你的。”妻子将桌子上放蛋糕的盘子向她面前挪了挪，又抚摩了一下她的脸蛋说：“这姑娘多俊。”可我觉得她脸儿发青，精神不振，不像我女儿那样无忧无虑的天真可爱。妻子见她不动，便又说：“快吃吧，阿姨喜欢你，以后爸爸妈妈下班晚，就来阿姨这。”小姑娘还是没有吃，仍旧坐在椅子上不动。我发现她那双眼睛还时时地盯着我，于是我开玩笑似地说：“叔叔脸上有花吗？”小姑娘认真地摇摇头，眼睛仍旧不离开我的脸，却迟疑地说：“您长得象我爸爸。”妻子听了咯咯地笑了起来，可我马上给她递了个眼色。我发现，小姑娘的眼睛里噙满了泪，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透过晶莹的泪水显得迷茫，忧郁。这时我才想起来，那天她们搬来时，没有看到她的爸爸。妻子也意识到了，抚摩她的肩，轻声问：

“你的爸爸呢？”“我爸爸和妈妈离婚了。”我们都沉默了。寒风里，黑暗中，她那双亮晶晶的，充满渴望的眼睛又浮现在我的面前。妻子同情地问：“你想爸爸了？”小姑娘悲哀地点点头。两颗泪珠挂在脸上。她用很细小地声音说：“我要妈妈，我也想要爸爸。”





## 岔路口

程少波

他出狱了。两年的劳改生活，使他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但眼下没有工作，该怎样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下去呢？

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繁华的街市上，前面是新华书店，他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吃力地抬起了羞愧的头，毫无光泽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大门上的“新华书店”几个大字，象一个木桩似地立着。

良久，他那厚厚的嘴唇抽动了几下，终于挪动步子，进了书店。

他径直来到“青年指导”书籍专柜前，眼睛在书柜里移动着。

突然，他的眼睛象定了格的镜头，停在了《岔路口》书上。

“同志，请你把那本书拿给我看一下。”他指着《岔路口》，对柜台里面的一位披发女营业员说。

营业员转身从柜台里取下书，递给了他。他接过书，翻了几下，看了看书后的定价，从口袋里摸出零钱，数了数，不够。

他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

“钱没带够，是吗？”细心的营业员看出来  
了。

“是，是呀。”他更窘了，窘得口吃。

“那你明天来买吧。”营业员和蔼地说。

“好，好。”他边说边转身走了。

“喂，”另一位女营业员指着他的背影，小声对  
披发营业员说：“他是一个刚放出来的盗窃犯。”

“啊！”披发营业员怔了一下，赶紧从柜台里  
取出那本《岔路口》，在上面写了些什么。转身跑  
出柜台，追上他：“同志，这本书我送给你。”说  
完，转身回了书店。

他望着她的背影，痴呆地站了一会儿。打开  
书，只见第一页上有行清晰秀丽的钢笔字：告别  
昨天，走向新的生活。

他抬起头凝望着她的背影，两颗晶莹的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他转身，抬起头，大步流星地走  
进繁华街上的人流中。

# 黎明前的苏醒

陈光明

黑夜。黑山。黑水。黑路。

黑蒙蒙的影子，象只被猎人追赶的野兔窜进黑乎乎的胡同，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之中。

毁，全毁了。都怨她。青春年华就要在这高墙铁网里消逝。悲惨，比“悲惨世界”还要悲惨。一生能有几春秋？

花前月下，她和他紧紧依偎，柔情密语似蚕吐丝绵绵不断。两颗相爱的心贴胸猛跳。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真谓信誓旦旦！

“新房摆设要超人至上，凡是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钱嘛……”在她的面前，已无心存戒备的必要。

心象只被掀翻的船，坠人无底的黑谷。三级工，家庭四化最起码还要若干年。银行被盗的传闻。冷汗从她的汗毛里沁出。

惊异。愤恨。冷静。劝导。

自首，唯一的阳光路。

诚恳的苦劝被狂暴的语言拒绝了。

“你不是说爱我一辈子吗？”

爱岂能跟法律划等号。

并非只有演员才会演戏。她也会。湿漉漉的眸子，汨汨泪泉，纯属演戏给猴子看。他不是猴子，而是埋着一颗报复种子的囚人。

屋里有抑扬起伏的谈话声，推门进去，匕首见血，出口闷气。不，莽撞等于自杀——理智在作最后的挣扎。愚昧的人在特殊的环境下也会机灵。

“你为什么要告他呢？”就是这个“男中音”的插入，才使她变心告状。仇要一块报。

“告他是为了他好，让他能懂点法。”她的声音虽低，但他听后却相当刺耳。

“他要坐十年牢，那不是等于苦了你自己？”

“苦了现在，甜在将来，我愿意等他。”女低音从门缝挤出飘然而至，刚要破门而入的他连退了几步。

“你身体不好，今天就别去了。”

“不，监狱长来信叫我去，我正想去那儿看看他呢。”

他的手无力地松开，匕首掉落在地。发出的声音沉闷极了。

他抱头痛哭，正到伤心处。

难识女人真面目。谁说的？

东方泛出了曙色。他终于直立了起来，朝着那再生之地，大踏步走去。

# 复“仇”记

采深义

从进劳教场起，他胸中“仇”和“恨”的火焰越燃越旺，几乎能把自己焚掉！今夜，趁着天特别黑，他在木工房偷一把利斧逃跑了……

他是为了复“仇”，不敢走大道，绕着曲曲拐拐的小路和胡同，来到厂家属院。他贼一样翻墙进去，原打算把那个整他的保卫科长杀死，然后点一把火。可现在，他惦记的却是自己新婚不久的妻子；所以，不由得改变了主意，先回家里看看。

已是半夜了，四周寂静的可以听见人们熟睡的鼾声。奇怪，他家的窗户仍泛着光亮，还隐约传出一个人的话音。他悄悄往里一瞧，顿时火冒三丈，那说话人正是保卫科长！对面，坐着他抹泪的妻子……

他忍不住从腰间拔出斧头，刚要往里冲，一个念头暂时阻止了他：应该听听妻子说些啥。如果她变心，他就不客气，连她一同杀死。果然，妻子说话了：

“跟他要钱买收录机，我并没有叫他……”

“你是没叫何新诈骗别人。可是，你知道他

“工资不高，还负担着老母亲。”科长说。

“魏科长，经你多次谈心，我才明白何新犯错误完全是为了满足我的要求。我向组织上提出离婚，是不对的。”

“是呀。小何若知道你闹离婚，他不就失去希望了吗？”科长说，“你要抓紧时间去探望他，鼓励他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解除劳教。就说，厂领导和同志们不嫌弃，盼他早日回来上班！”

.....

多么意想不到啊！他听着听着，甚至想进去跪在“仇人”的面前，表示自己的感激心情和忏悔；两只眼睛，不觉潮湿起来。这时，他听见魏科长向妻子告辞，于是忙又把斧头塞入腰带，一溜烟跑至大门口翻到外面。他丝毫没有犹豫，快步返回劳教场，拿定主意到天明时，原原本本地向管教干部交待今夜事情的经过，并表示以后服罪守法，痛改前非。

# 惶 惑

谢惠敏

我还是叩响了伊明的寝室门。尽管我俩在这个案子上的分歧，已面红耳赤地吵过几个回合了。他仍是那样固执。但，作为他警校时最要好的同学，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由此跌跤，影响前程。在这僻远的小市，权与法较量的结局是很明戏的。案子的主犯是市里某领导同志的儿子，其他成员也是头头脑脑的子女。别冒傻气了，我的刑警队长。

房间里还挺热闹。刑警队的胖子大李，眼镜，阿四没想到也在。这几位是伊明手下的得力干将，那案子是由他们四人负责侦破的。四人围坐在桌边，气氛很热烈，象是在开会。桌子上摊着一大堆花生米，几个罐头，还有一瓶酒。酒，准是胖子大李这个“酒鬼”带来的。他两天不喝酒，嗓子就会发痒。

“你来得正好，参加我们的小组会吧！”伊明挪出一张凳子让我坐。看得出，几次吵嘴、红脸，并没给我俩的友情留下裂痕。

阿四从对过寝室借了只杯子，替我斟上了酒。平时粘不拉叽的眼镜喝了一口酒，冲我说：

“这些日子哥几个不大痛快，原因是这个案子。局里迫于多方压力，已招呼我们不要再搞下去了。可队长顶住了，案子已水落石出，知道罪犯是谁。”停顿。他伸手抓了几粒花生米，边嚼边说：“妈的，当官的子女犯了法，不能抓，不能判，这是哪家的王法？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老百姓会怎么瞧我们，他们养着我们这号人干么用？还不如脱了这身衣，回家抱孩子。”真没想到老实巴交的眼镜这么慷慨陈词。胖子大李接过话头，也开炮了：“为了破这案子，伊头带着我们，风雨来去，熬了多少个夜？苦，我们受得了。只要案子能破，我们没半句怨言牢骚。因为这些都是哥几个份里的事。干革命嘛。可是，如今好不容易破了案，知道罪犯是谁，却仍逍遥法外，我们心里能好受吗？他奶奶的！开后门竟然开到了公安局，还有没有王法？你说呢，文哥？”胖子大李冲着我说。他很激动，端着酒杯的手剧烈颤抖着。一仰头，饮干。日光灯下，胡子拉碴的脸憋得通红。

“局里这样做也是不得已，没办法的事。”作为局长秘书的我也应替领导解释一句。我站了起来，“我欣赏你们的勇气和热情，但我还是要劝你们别再干下去了。”我也直话直说，“不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道理是这么说，可回到现实却是两码事。”我点了支烟，吸了一口，“我劝你们



还是现实一点，识点时务，睁一眼、闭一眼过去得了，难得糊涂嘛！”我又重新坐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我们几个月的功夫全白费了？难得糊涂，说得轻巧，你知道为破此案哥几个费多大劲吗？老百姓知道了会怎么议论？”性急的大李说得很冲，酒气扑面而来。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反驳。

“到上面告他们去！”一声不响的阿四突然冒出一句。

“得了。你们还想不想在这里呆？胳膊能扭过大腿？你能挣脱这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吗？告，说说容易，到时候会吃不了兜着走。好，我问你们，伊明昨日收到了什么？一封匿名信！你眼镜家的玻璃窗怎么会被人砸得粉碎？你阿四家门口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倒了一大桶粪便？还有，大李的儿子佳佳为何被人打得头破血流？难道这些还不够吗？你们想过没有，这仅仅是开始，如果你们再搞下去，坏的后果还在后头呢。所以，别头脑简单，跟着伊明瞎干下去了。”我分明把话抛给了伊明。伊明的眉头拧了一下，无声。

“怕啥后果不后果的！无非是人不了党，不给长工资，给小鞋穿，可我们心里踏实着呢！”很明显，伊明的论调，这些人全被伊明同化了。榆木疙瘩难解啊！我抛出了最后的底牌：“不要好出风头啦！出风头也别在这种事上出。你们这样

做图什么？”

一时沉寂。伊明他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暗自得意。

“太小看人了！”阿四说了一句，“呸，自己明哲保身，怎么想的，别往别人头上套！”翻脸倒快，我一愣。

“那你们干么这样顶真？”我当然不甘示弱。

沉默！沉默中有爆发。“出去！”不是眼镜、胖子、大李、阿四嘴里发出的，而是一直默不做声的伊明。他两眼死死地盯着我，仿佛要把我的脑壳看穿，“我们不需要你的指教！”淡漠的声音。

“出去！”嚷成一片，“别到这里泼冷水！”

我感到可怕，感到委屈。他们把我一片好心好意当成驴肝肺。自尊心驱使我拧开房门，走了出来。没有人招呼我。

晚风凉嗖嗖，月光仍很美。我茫然走在街道上，冷静回顾刚才的一幕，猛地觉得一阵惆怅和空虚。是朋友背弃我，还是我背弃了朋友？

# 报 案

刘显用

“妈的。讨厌……”他咬着牙根，狠命地搓了搓右眼。可是，一放下手，不过喘口气的工夫，他那右眼皮又“哒哒”地跳了起来。

“见鬼了！”不断跳动的右眼皮，使他如觉芒刺在背，惴惴不安，不禁胡思乱想起来：今天的买卖挺顺当的，莫非家里出了什么事？

他送走最后一个买主，匆匆点清了钱，胡乱放到钱夹里，装进上衣口袋，急急地走出喧闹、拥挤的农贸市场，小跑似地朝家赶去。

走至半路，他忽然想起口袋里的钱包，急忙去掏，伸进去的手却僵住了，不由得惊叫起来：

“哎哟！我的钱包……”

他慌乱起来，翻遍了所有的口袋，没有。

“妈的，肯定是叫哪个坏小子给叼去了。不行，得报案去！”他回转身，心里还在嘀咕：“倒霉。怪不得我的右眼皮直跳……”

由于走得太急，进了派出所，他已气喘吁吁，语不成句。

细心的民警已经听出事情的始末：

“大伯，你别着急。你的钱夹是个什么样的？记得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是个黑皮子的。里面有六十七块八毛五，是俺刚才卖黄瓜的钱，还有十五斤粮票。噢，就是装在这个口袋里的，八成是叫小偷掏去了。”

民警拉开抽屉，拿出一个钱包来，笑着问：“大伯，这是不是你的钱包？”

“是！是啊。”他惊喜地接过来。

“瞧瞧里面的东西够不够数。”

“错不了。哎，小同志，这钱包是……”他迷惑不解地掂着钱包问。

“噢，是位青年工人捡的，刚送来。”

“哎哟！那人在哪？他姓啥叫啥？俺要……”

“放下就走了，没留名，连我们还不知道哩。”

民警说着又拉开抽屉，“大伯你瞧，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捡到送来，待找失主的。”

“唉，如今这风气……”他不知说啥好了。

走出派出所，他心里象喝了两盅“高粱大曲”似地痛快，暗自笑起来。他又抬起手背搓了搓右眼，心里骂道：

“‘右眼跳，灾祸到’，屁！鬼话。”

## 荣誉面前的忏悔

王光艳

一走进会场，心里就忐忑不安，虽说选在最后一排的角里落坐，我仍觉得这里太显眼了。

年终“奖模”，我是受表彰人之一，这不，公司党委负责人，正在点名表扬我：

“史小燕同志工作勤勤恳恳，服务态度热情，深得顾客好评。前不久，她在顾客和民警的协助下智擒扒手，对坏人坏事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

我感到一阵面臊，用手捂住了发烧的面颊。“智擒”、“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几处动人之笔，听了使我感到无地自容。所谓“智擒”扒手那件事，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买一条‘前门’和一瓶‘四特’”。顾客是一位长者。他从钱包里抽出拾圆钱交给我，又随手把钱包放进上衣口袋里。

我从货架上拿了他所要买的烟和酒，回转身时，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目光狡黠、身材高大的青年，从那位老顾客上衣口袋里“钳”出了钱包。

小偷见我发现了他的扒窃行为，恶狠狠地瞪

了我几眼。这分明是向我提出警告：你少管闲事！

我避开他的视线，脑海里象开了锅的水在翻腾。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当机立断，挺身而出？

我下意识地用手按住蹦蹦直跳的胸口，真想大吼一声“抓小偷！”可是，可是……那执手高大的块头、冷酷的目光，或许，腰间还插着一把冷冰冰的匕首。

执手见我不敢惹他，开始向外走去。再过片刻，他便能顺顺当当地溜走了。

忽然，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我把烟和酒放在老顾客面前，轻声对他说：“同志，您的钱不够。”

“不够？拾块钱还不够？差多少？”老顾客自然不理解我的用意，不过，他还是把手伸进口袋里掏钱包。谢天谢地！

“不好！我的钱包不见了，这里有执手！”老顾客惊恐地望着我。我便飞快地给他递了个眼色。他总算明白了我的意思，冲到门边扭住了执手：“刚才只有你在我身边转来转去，钱肯定是你偷了。”

执手想溜，但被老顾客死死扭住。顾客们听说捉到了执手，立即围上去看热闹，使执手更无法脱身。

执手见自己走不脱，又想要花招：“老头，你昏

见我偷你的钱包啦？既然没看见，那么谁能证明我偷了你的钱包？”

他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是呀，除我之外，谁能证明他是扒手？看来，我还是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即使我保持沉默，老顾客也会把我讲出来。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派出所民警老王出现在扒手面前：“又是你，屡教不改。把钱包还给人家，跟我走！”

扒手被老王押走了。老顾客望着失而复得的钱包，噙着眼泪说：“姑娘，谢谢你！要不是你，这些钱就贴鬼用了。好些人都怕坏人，你一个姑娘能见义勇为，不简单！”

打这以后，我的心情总平静不了。这算什么见义勇为？直到前几天，我还怕那扒手放出来后上门找麻烦。我希望司法机关送他去劳教，离这里越远越好。

“请史小燕同志上台领奖。”

一阵激烈的掌声向我袭来，我越发感得内疚、惭愧。我低着头站了起来，双脚僵直得挪不开一步。我没有勇气，更没有资格走上那领奖台，我……

# 他……

秦新民

他，我对门的邻居回来了。是从劳教所放回来的。

很少有人搭理他，他能得到的只有人们也斜着的眼光。就拿我来说吧，最近就在门上加设了一位“铁将军”。

他好象怕见人。几乎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晚上连场电影也不出去看。

然而，人们还是带着那种眼光谈论他。

怪谁呢？

今天上中班。说真的，我可是人在班上心在家呵。父母在省城工作，只有我和奶奶在家。奶奶的两只耳朵是个虚摆设，我真耽心家里那台新买的电视机啊！

钟声刚刚响过十二下，工作服都没顾得换，我就跑出了车间。

街上静悄悄的。偶尔有一两个行人走过，也都是行色匆匆。我加快了脚步。

刚拐进我们那条狭窄、阴暗的小巷，蓦地，头皮一阵阵发麻，心扑通扑通地象要蹦出胸膛——我分明看见一个黑影从我家墙头翻出贴在他



的门前，“咯咯——”黑影学着公鸡的啼叫。门开了，又关上。

“贼”，我贴着墙壁，屏住气，轻轻地向他的家门移去。

屋内没有开灯，侧耳细听，能隐约听到：“快——送给老大——明晚——湖西饭店庆功——”

呸！狗改不了吃屎，下贼船难呵！新买的电视机真的被他窃走？一股无名火直往上窜……

突然，里面门响，我忙闪开，一个黑影跨出了门槛，门反锁上了。

我尾随着那个黑影走出了小巷。一辆挂斗卡车迎面驶来，借助两道刺眼的光柱，我看清了，是他！卡车驶过，树荫覆盖下的街道一片漆黑，他不见了。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家里还锁着他的同伙。我急匆匆，穿过西大桥，来到派出所值班室。

啊！他正坐在一条连椅上，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大包，一杯白开水正冒着热气。我呆了——笑了——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只有用行动证明你改过自新了，才能消除人们对你的偏见和误解，人们会重新看你的。”派出所张所长说着，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他看看张所长又看看我，眼里充满了泪水……

警车发动了，乳白色的光柱，照亮了伸向远方的路……

# 伪

陈公望

他俩的相识，几乎是一见钟情。那天——上帝的巧安排，在电影院他和她的座位紧靠着，不知是她瞧了他一眼呢，还是他先向她打了个招呼，于是两人就利用放映前难得的时间聊了起来。

他们从纽约的夜总会谈到巴黎的花花世界，一直谈到香港的霓虹灯，而一谈到香港，他俩的话更多了。他说，他不久才从香港回来。他有个舅舅在香港S公司当经理，家有万贯。她呢，在谈吐中也流露出对香港的倾慕，表示也要去香港开开眼界。她说，她想把挂在颈脖上的那根金项链换成港币，以便手头可活络些。他立即表示愿意帮忙。于是，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恋人”便手挽手地出没在公园里了。

没两天，他把一叠崭新的港币送到了她的手上；她呢，也把自己那条金光闪闪的项链交给了他。两人如愿以偿，欣喜若狂。

当天，他拿着得手的这条金项链去找他不久才结识的那位神通广大的朋友，因为他急于要出手，以便换得一笔可观的人民币。其实，用不着

找，一位身材魁梧，模样儿有点儿俏皮，但两眼炯炯有神的年青人就向他走来了，这就是他所要找的那位朋友。他拿出那条金项链对他说：“你瞧，纯金的。”他瞧了瞧，语气肯定地说：“不，是假的。”“什么？假的？不可能！”“不信，你到银行去测试测试。”

“唉，假的？！”他从银行营业员手上接过那条项链时跳脚了。“他妈的，女骗子！”“她说，你也是骗子。”他的朋友俏皮地说，“她说，你给他的港币是你自己制造的，香港从没发行过这种港币。”“胡说！”“不，是真的。”他拿出当时他给她的那叠港币的一张，“没错吧，这是你给她的吧？”“这……”他有些目瞪口呆了。“你，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她归案了。”“什么？她被抓了！”他浑身颤了一下，突然警觉起来。“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认识？”他出示了一张使他失魂落魄的证件。“什么？你……”他想跑。但迟了，他的手被他紧紧卡住了。“走吧！她正等着你对质呢！”他被带走了。

## 挥手之间……

石愚开

小王正准备收岗，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响起来，他赶紧抓起听筒，话筒里传来了紧张的呼叫声：

“喂！喂！你是岗亭的值班民警吗？”

“是呵，什么事？”

“我……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车……祸！是摩托车被撞了。”打电话的人紧张得有些语无伦次。

“喂，同志，请你把话说得清楚一点。”

“喂，是……是这样……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嘉陵’摩托车上，被一辆卡车挂住了……这太惨了！”小王还没听完，脸色就唰地变了，心口象压上一块石头，沉甸甸的。难道会是他俩吗？他不敢去想一辆摩托车被卡车拖着，翻倒在地会是什么样子。

三天前，也是这样一个阴雨蒙蒙的黄昏，这条本来就不太热闹的马路，显得更加清静。他的女友邀他到家里吃饭，六点半收岗时，他刚好看见一个年青人正驾着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他赶紧朝年青人挥手，

“喂，停一下。”

青年人很快就把车子开到他面前。

“有事？！”

“没什么，我是想叫你替我捎一段路。不远，就在前面三叉路口。”

“这能坐吗？！”

青年人惊惑地问。

“能！后架这么长。”

“不，我是说，我这‘嘉陵’车报的是‘小牌’，不能载人。”

“嘻，你这人……好了，我有急事，快开车吧！”

“好——哩，这就走！”青年人明白过来，很乐意地说。

回忆的镜头，一下子拉回到今天，三分钟以前，他瞥见一辆“嘉陵”摩托车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正躲躲闪闪地想从岗亭下开过去。

“喂！驾车的！给我停下！”

开车的青年人，无可奈何地把车停在他面前。

“你不知道你的车子不能载人？！”

“……”青年人没有回答，只是打量着他。

“我们有急事，以为后架这么长可以坐人。”青年人面带笑意，象若无其事。哦，好面熟？霎时，他想起来了。但他没有开口。还是驾车的青年人先开腔：

“我们都认识。上次你……这次我……行行好吗？”青年人先提醒，后恳求，说的很狡黠。他着实感到很为难。但最终还是挥了挥手：

“唉，好了好了，注意安全。”

摩托车载着这一对青年人，朝着刚才报告事故的那个方向驶去……。

豆大的汗珠从他额上沁了出来，他把警帽脱下拿在手上，默默地端详着红色的国徽，心中想了许多，许多，口里情不自禁喃喃自语：职责啊，职责……

# 自织罗网

杨永华

下班后，“陈条儿”拉住小王，悄悄说：“去，甩几盘！”

小王象突然触了电，拨浪鼓似地摇摇头。早年，他因为迷恋“甩几盘”，把蛮实惠、蛮象样的对象也“甩”跑了。

“哎，小搞搞，小搞搞。”“陈条儿”用胳膊撞着小王：“譬如奖金没发！”

“你想叫我们到派出所去报到？”小王正色道。

“声音轻一点！”“陈条儿”慌忙朝四周瞧了一眼，见没旁人，奚落道：“看你只有这点老鼠胆子！老子搞到现在，他们从来没有劳驾我过。今天三缺一，看得起你，才叫你圆圆场的。”

小王沉思片刻，似乎有些手痒心动了，探问道：“啥地方？”

“陈条儿”凑近小王的耳朵嘀咕了一阵，诡秘地笑笑：“放心，派出所没有闭路电视！”

“好。”小王痛快地答应了，“不过，家里要等我吃晚饭。”

“陈条儿”三角眼一挤，“你先去关照一声，

就说晚上加班。”

“有数。”小王跨上自行车，手一扬，“我马上来！”

不一会，小王穿街折巷，走进一幢集体宿舍。“陈条儿”一伙已在那里等候了。他们拉上窗帘，打开录音机，旋足键钮。迪斯科的乐曲如涨潮的河水，“嘭嘭”的声浪湮没了一切。小王今日“重操旧业”，玩得格外来劲，就象戒烟以后又“开戒”一样，瘾头反而更大了。他手边的“大团结”已移到别人手下，还一个劲地掏腰包。“朋友们”连称“乐开”！

忽然，“咔嚓”一声，锁着的房门打开了。出现在眼前的是宿舍管理员和三位英武的“大盖帽”。小王仿佛并无觉察。“陈条儿”则手忙脚乱地掩藏赌具，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纸牌和现钞撒了一地。

民警严厉地说：“今天你的算盘打错了！”

“陈条儿”三角眼瞪着神情坦然的小王，如梦初醒。嘀咕道：“你这出戏演得不错。”



## 雨夜，难忘的雨夜

孙 刚

洁白的墙壁，桔红的灯光。正骨科走廊的长椅上坐着几个默默的候诊者。

正骨科门诊室里。刚接班的年轻女大夫陆萍，把雨伞支在地上，水珠顺着鼓胀的伞面出溜出溜地滚落。她脱下天蓝色的长腰雨靴，换上坡高跟的软底布鞋，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口罩，从抽斗里取出处方，放在桌上。匆忙做着接诊前的准备。

护士小刘推门进来，“陆大夫，慢慢收拾，今晚没危急病人。”陆萍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说实在的，刚才发生的一切，对陆萍来说确实是惊心动魄！虽然她胜利了，但没勇气把路遇流氓拦截的事儿向同伴们诉说。现实告诉她：这种事一张扬，就会插翅飞向四面八方。有的人对这种事抱有一种特殊的兴趣，爱在茶余饭后、街头巷尾猜测、议论；有的人为了把“故事”渲染得生动、具体，往往添枝加叶，把事实说走了样儿。唉，女人呀，总是把名誉和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

唉，不去管它，眼下看病要紧。她有极强的

控制能力。她按着护士放在桌面上的挂号单，依次叫号、诊治、开方。她工作起来一如既往，热情、认真、细致。患者一个个地含笑向她告别。

她顺手拿起一张挂号单，轻声喊道：“6号——”

“……”无人应答。

奇怪，挂急诊的不等，还往哪里去？

“6号——”她提高了嗓音。

一个高个青年缓步走进来。陆萍不由得轻声“啊”了一声，定眼一看，原来是他：大鬓角、小胡子、花格衬衫；左手托着下巴，右手臂放在左手臂弯子里夹着；长长的头发遮住了他那沮丧的面孔。

顿时，陆萍目光里燃烧起义愤、仇恨的火焰。刚才的一幕清晰地浮现眼前——

雨水哗哗，雷声隆隆。她，孤身一人穿小巷进胡同，大步流星地走着。突然，听到背后传来“嚓嚓”地脚步声。女子的警觉令她回头瞥了一眼。啊，胡同里的路灯全被顽皮的孩子打坏了，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

走，她壮着胆子疾步如飞，只听见雨打布伞的“啪啪”声和脚蹚积水的“哗哗”声。此时，陆萍不敢大意，她瞪圆两眼，侧耳静听，搜索着身前身后可疑的动静，思谋着种种应付的对策。

走了一段路，她又听到背后传来“叭叭叭叭”

的脚步声。孤身女子的胆怯感，促使她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后边的人也加快了脚步。她，毛骨悚然，再次加速，几乎是奔跑起来。

她，腿脚发沉，心口发闷，大口喘气。回头一看，那个黑影离她越来越近！

陆萍停住脚步，冲着冲到跟前的男子厉声呵斥：“你想干什么？”惊恐中透着坚毅。

借着闪电的光亮，看清了那男子是个高个青年，大鬓角、长头发、小胡子，身穿花格衬衫，眼里射出狼眼一般贪婪的绿光。

“嘿嘿，助人为乐嘛，送你一程。”小胡子油嘴滑舌，耍贫嘴。趁陆萍不注意，小胡子一只胳膊抻住了她的脖子，另一只手伸向她那丰腴的乳房……

陆萍急中生智，用力在那粗壮的胳膊肘上使劲一捏，只听“咔嚓”一响，那人“哎哟”一声，抻脖颈的手臂松软了——肘关节脱位了。

她，曾用娴熟的手技，使许许多多扭伤、骨折的人消除痛苦，从来没有这样故意毁坏过人。如今，面对这凶恶的歹徒，只好使出她自卫的“杀手锏”。

小胡子羞恼成怒：“婊子，敢暗害我，”那人从腰间拔出了匕首，“我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只是攥着匕首说硬话，却未敢动手。

陆萍眼里那义愤、仇恨的火焰，越烧越旺。趁机踢掉了小胡子手中的匕首，又很麻利地在他

下巴上使劲一托，他的下颌关节也脱位了，耷拉着下巴颏，不能说话了，粘糊糊的口水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流。

小胡子战战兢兢，威风扫地，犹如丧家之犬，扭头跑了，很快消失在黑沉沉的夜幕之中……

……陆萍从回忆雨夜的搏斗，回到宁静的诊室。白帽与口罩之间那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流露着复杂的情感：从医生的角度看，他是个可怜的患者，有责任使其恢复健康；以受害者的身份衡量，他是个令人切齿的坏蛋，若给他治愈了就等于救活了一条恶狼，日后他可能还会做坏事，去危害其他姐妹的安全。

陆萍这样掂量着利弊，一时陷入了迷惘……

陆萍咬着下嘴唇，脑海里又翻腾起这么个想法：小胡子落得这个下场，纯属咎由自取，我是正当防卫。虽然不服什么法律责任，但是惩治罪犯那是专政机关的事儿，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我不能以个人怨恨相报。她示意小胡子坐在桌前的圆凳上。

她走向一间电话室，将情况报告了公安局。她相信公安机关会妥善保护受害者的名声。

她坐到诊断桌前，用平和的语调问：“哪里有伤？”

“……”小胡子托托下巴，算是作答。

陆萍搬正他的脑袋，两手托着他的下巴骨往

上轻轻一托，脱臼的下颌骨就复位了。他下意识地张了张口，下巴活动自如了，脱口而出：“谢谢您啦，大夫。”

“不客气。怎么搞的？”

“吃硬东西崴的。”

陆萍皱紧了眉头，狠狠瞪了他一眼。他一直垂着头，没看见那鄙视的目光，嗫嚅道：“大夫，我的胳膊肘也落环了。”

“怎么搞的？”

“搬重东西扭的。”

摩托隆隆，警笛声声。

陆萍给他脱落的肘关节复了位，又一语双关地说：“你气色不好，定是内里有病，应好好检查一下。”

两位威严的公安人员出现在面前……

# 捉摸不透的人

王 毅

我在百货商场当治保队员已一年多了，每天和数不清的顾客打交道，工人、农民、医生、干部、小偷、流氓等各类人物，我基本都能分辨出来，可今天却碰上了一个琢磨不透的人。

他紧跟着一个衣着华丽的女青年走进商场，她走到哪，他跟到哪。他带着大口罩，还不时往下拉拉帽子，只是怎么也掩盖不住额头上那几条深深的皱纹，看样子有五十多岁了。他并不买什么东西，躲躲闪闪地紧跟着女青年。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连忙跟了上去。

女青年走到了三楼最热闹的小百货柜台前，向人群里挤去，嘴里喊着：“我买五个扣子。”他也很快挤了过去，在她背后站住了。我想：难道他是……？没等我看清楚，就听那女青年“唉呀”一声，涂着鲜红指甲的嫩白细手夹着一个绿色钱包，被这个琢磨不透的人紧紧抓住举了起来。

顿时，人声喧哗。一位老太太高声喊道：“这是我的钱包！”

在众人谴责下，那个女青年低下了头。我也挤到跟前，出示工作证后，扭住了她。

人们开始称赞他，那位老太太激动地流着眼泪说：“谢谢您，要不是你抓住这个小偷，我这一个月的退休金就全完了。”

他摘下口罩，叹着气说：“唉，这都是我没教育好的结果呀。”

那个女青年听到这，猛地抬起头，尴尬地哭叫道：“爸爸？！”

.....



## 甜味儿的晚上九点钟

D 灵

晚八点半，检察院的书记员小辛，来到西大街。从西向东数第九盏街灯下，他将要和姑娘见第一面。介绍人说，人家长的俊，上进心强，学习抓得挺紧。他特意换上了崭新的皮夹克，心里有些激动，说不清是啥滋味。

九点了。她没来。小辛有些焦急了，掏出一只“友谊”，叼在嘴角点燃，悠哉悠哉地，在第八盏与第九盏灯杆间踱来踱去，烟头的红火象一只萤火虫若明若暗。夜空，星星不安地眨眼，街上行人稀了，看不清了……

一对男女沿着对面的街墙走近了。那女的上身后仰，双手被侧靠着她的男人抓着，一步一步极不情愿地往前蹭。小辛警觉起来。他疾步跨过街心，走到他俩跟前，那男人先是一惊，继而厉声说：“你想干什么？”小辛这时看到那姑娘口中塞着一团东西，双手使劲挣扎。他对男的说：“您这是干什么？！”“不用你管，她是我老婆。”那姑娘一双好看的大眼，射出祈求的泪光。小辛在灯光下看得真切，她分明在说：“他说谎！”小辛猛然蹿上前拽出了塞在姑娘嘴里的手帕，姑娘



急喘着喊：“同志，抓住他！他是……！”那男人撒开手，从小辛身子左边退闪，向西门方向跑，敞开的西装下摆，被风鼓起，象飞逃的蝙蝠。小辛来不及问话，追了上去。寂静的街道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那家伙在前逃，小辛在后追，直至城外大桥上，小辛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腰带。“看你还往哪儿跑！”那家伙呀呀叫着，回身来打小辛，小辛使出捕俘拳的招术，三下两下将他打倒在地，正要骑坐他身上，那家伙向侧一滚，爬起来冲向右边桥栏，想跳水，小辛腾空一跃，双脚点地的同时，攥住了那家伙的两个手腕，顺势向后一带反剪背后。

小辛押着那家伙回到第九根街灯杆处，得救的姑娘还站在那儿，也许是秋夜的寒冷，或是因为刚才受了惊吓，小辛见她微微发抖。“同志，您也跟我到公安局去一趟。”小辛叫她，“把刚才的情况谈一谈。”

在公安局，小辛押那家伙到刑警队。姑娘和值班人员讲，她从工厂夜校放学回家，路过西街菜市场时，从左边胡同里跑出那个家伙，抢了她的拎包，又用大手帕塞住她的嘴，往西门外拖她；当时跟前没人。坏家伙拿匕首吓唬她，嘴里污言秽语……

小辛送姑娘回家。姑娘问：“同志，您一人站在街上，有什么事吗？”

“哦，我，在等一个人。”他瞟一眼对方，说。

姑娘喜不自禁：“今天多亏遇上您！”

走过那第九根灯杆时，小辛抬腕看表，十点十分了。他有些懊丧。她还没来！

第二天的下午，小辛忙着整理昨晚抓获的流氓抢劫犯的案卷。小王给他送来一封信，拆开信封，是一张短笺。

“小辛同志：

您好！昨天，由于那件意外的事情，我未能践约。不过我见到了您，还以为对您有了些了解（应该说敬佩）。您也见到了我，如果您愿意，我想今晚九点，补上这个约会，还在第九盏街灯下……”

小辛看着、想着、甜甜地笑着……

# 硬功夫

宋振宇

清晨，三个人站在小公园六角亭里。

膀大腰圆的铁臂张，斜愣着眼瞪着对面土里土气的干巴老头儿：“你是从哪冒上来的？充哪节儿大葱！”

“事情不公就不兴说两句？你碰摔这孩子的奶瓶，怎么连句好话都不讲？”小老头儿用竹杆烟锅指点着铁臂张的脑门儿。

“那我管不着。凡到这小公园溜早儿的，哪个不晓得早晨这块地方归我姓张的用。碰着谁，活该！”铁臂张一脸蛮横相。

“这可是大伙儿的公园呀。”

“我练功你生气吗？啊！”铁臂张一伸手，从地上拎起两块青石条，双臂平张，“蹭蹭蹭”绕着六角亭转了一圈儿，“嗨，练硬功、留美名、拳打南山虎、脚踢北海龙。”他把石条往小老头儿面前一扔，“老爷们，你要是也来走上一遭儿，我姓张的从此不进这小公园。”

“嗨！我试试。”小老头儿把烟袋插进腰里，伸手去摸那石条。

“算了吧，大爷，”旁边看热闹的人开口了，

“那石条一块百十斤重，小心拔了腰哇！”

“没啥！咱试巴试巴嘛。”小老头双手去搬石条，连搬几下，石条文丝不动。

铁臂张见了“嘿嘿”一阵冷笑，“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

小老头儿满脸通红地立起身，从腰里摸出几角钱塞到那正啼哭的小男孩手里，“拿着，孩子，买个奶瓶回家吧，省得叫你家长惦记。”“不，老爷爷，您也走吧。”小男孩惊恐地望着铁臂张，生怕他打了老人。

“别怕，孩子，你站开！”小老头儿推开孩子，猛挥掌向石条拍去。只听“波波”两响，围观的人立刻惊呆了，那两块石条竟然裂开了。

“好功夫！”大伙齐声喝彩。

铁臂张一见恼羞成怒，他上前一拱手：“大爷，看来你也是个练家，敢不敢和我对三掌？”

“俺可不打架呀。”小老头后退一步摇摇头。

“过过手嘛。”一旁有人撺掇。

铁臂张猛然拉开架子，“呼”地一下挥手打来。小老头儿躲不开，只好张开手去迎，只听“扑通”一声，铁臂张摔了个跟头。

“好！好！”人们一阵喝彩。

铁臂张爬起来，上前两步，“扑通”跪在小老头儿面前，叩头就拜。小老头儿吓了一跳，伸手扶起他，问：“你这是干什么？”

“拜您为师，请传授技艺一二。”

“哈哈，”小老头仰面一阵笑，“咳，年轻人，你起来，要是小孩子对武术人迷还说得过去，没想到你这么大人也钻这个牛角尖。现在是宇航船上星球的时代啦，干么把精力用在这里？你这工人老大哥要研究点技术才好。说实话，我不会武功。我只是在大荒漠上赶了几十年骆驼，哪峰骆驼不听话，我就给它一巴掌，我这手劲儿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啊！”铁臂张直瞪双目愣在那里。突然，他觉得有人用手扶住他的肩头，心想：“又有谁要比试比试？给他点颜色看，转转面子。”他猛回头，刚想向对方动，一下又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位民警。

“你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跟我到派出所去吧。”民警说。

# 镜 子

夏 伟

出发前，何平对着穿衣镜，正正大盖帽，再整整警服，总不甚满意。站在他身后的于科长意味深长地说：“干我们这行的，镜子不在这里呵。”

何平首次值勤，就被派往繁华喧嚣的市中心，不免有点紧张。街道上行人熙来攘往，嘈杂的人声汇成城市的交响曲……

百货商店门前的人为什么这样多？

“民警来了。”谁发现了他，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通道。是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庄户人打扮。他那由于凄惨、痛苦而有些扭曲的脸上升起一线希望，“民警同志，你可要救救我呀。”两行老泪从满是褶皱的面颊上滚落下来。“老伴生病要住院，我回家取来钱，想到这里买袋奶粉，不料，被迎面来的一对青年男女撞倒了，他们把我搀了起来，可等他们走后，我一摸口袋，要命！钱没啦……”

“您能肯定他们是他们？”

“我的手从没离开过口袋。”

“那两个人呢？”

“进商店了。”

何平让老人站在自己身旁，他两眼牢牢盯住商店大门。突然，老人用手指着一对刚出门的男女嚷道，“就是他们！”何平的心，立刻狂跳起来。

“平平？！”何姍出乎意料地看到弟弟何平站在她面前，立刻显出欣悦的神情。

何姍的男朋友王明冲何平讪笑了下，暗暗触触何姍的手腕，轻声说：“平平在值勤，我们走吧。”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

何平用手指指身旁的老人，“这位老人说，你们拿了他的钱包。”

何平，看见姐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里蕴含着责备，似乎在无声地问弟弟：“你相信姐姐会偷别人的东西？”何平把目光转向王明，只见他的双手在无目的地搓着裤缝。

老人这会儿明白了。眼前的姑娘就是身边这位警察的姐姐，刚升起的一线希望霎时成了肥皂泡，他颤颤巍巍地向后挪去。

何平的脸一阵发烧，抢步拦住老人，“老大爷，您先别走。”他迟疑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周围十几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这里面有信任，有鼓励、有同情，也有嘲讽。豁然，他悟到于科长说的那面镜子的所在：镜子——人民的眼睛！何平逼向王明，一字一句地发问：“你拿了老人的钱

包？”

“平平，你怎么能这样！”何姗几乎是在恳求。

“我在执行任务！”何平没再看姐姐，但他听到了姐姐的抽泣声。

这时，王明仿佛也受了侮辱，他气急败坏地解开上衣，把所有的口袋统统翻过来，两眼狠狠地瞄着何平。蓦地，何平看到姐姐肩上的背包……

何姗很泰然地把背包扯到胸前，慢慢地将拉锁拉开，“呵！”的惊叫一声，转向身后的王明，手拿着一个白色的手帕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呵！”姐姐的声音在颤抖着。“我……”王明支吾着，垂下脑袋。

何平从姐姐无力的手中拿过钱包，问老人：“是它吗？”

“是它。”老人接过钱包，眼睛里已充满了泪水。

何平斜睨了眼悔恨交加的姐姐，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苦涩，“你们跟我走！”

何姗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想捕捉弟弟的视线。何平躲开了，抬手正了正帽檐。轻声说：“你也要去。”



# 爸 爸

沈玉德

李明自由地走在街道上。自由！五年狱中生活后的今天，他第一次体会到自由对于一个人的可贵。他快步向家走去，恨不得立刻见到妻子和儿子。

在他的眼前，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自由地奔跑着。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临入狱时，儿子还在襁褓中，今天该和这孩子一样大了吧？五年来，他时时刻刻在想妻子，更想儿子。他感到内疚，深深的内疚，无颜去见贤慧的妻子和天真的儿子。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想抱一抱那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

正在这时，那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上。也恰在此时，一辆汽车飞驰过来。

“车！”李明大吼一声，扑向无知的孩子。

啊，好险哪！行人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赞扬李明舍己救人。

一个妇女，疯狂地分开人群，口中高喊着：“小明——”

“妈妈！”李明怀中的孩子扑向妇女。

妇女紧紧搂着孩子，边亲边哭。“快谢谢你

孩子的救命恩人吧！”一位老者指着李明对泣不成声的妇女说。

“同志，谢——啊？你还有脸回来？”

李明，舍己救孩子的李明，此时好象犯了罪，把头深深地垂了下去。围观者愕然了。妇女抱着孩子，转身挤出人群。

“再见！叔叔——”

夜深了，在外借宿的李明却难以成眠。孩子喊“叔叔”的无邪声音，一直在他耳畔萦绕。是啊，我不配做爸爸，爸爸是有责任与义务的。我有的是债务，欠儿子的债，欠妻子的债，也欠人民的债。李明翻了个身，暗下决心：用忠诚的劳动补偿债务，用辛勤的汗水洗刷灵魂。

此后，李明按月以“叔叔”的名义寄款给妻儿。终于，在新年的前一天，他接到了一封信。他用颤抖的双手启开信，一张洁白的信纸上，只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大字：爸爸。

李明哭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感到有两双渴求的手，不！而是千万双期望的手同时向他伸来。他揣起信，急切地向家奔去……

# 归牛记

姚全胜

常言道：人生之苦莫过于“老年丧子”，而李大伯自从丢了那头心爱的白花母牛后，神情恍惚，简直比丧子还苦。这不，今早在公安局当副局长的儿子，拿来一张省公、检、法、司的《联合通告》，说是找牛有了希望，不由又勾起了他的一片心思。他躺在炕上，双眼微闭，含着两滴浑浊而酸苦的泪水。

白花母牛，是李大伯的命根子。远在吃“大锅饭”当饲养员的时候，硬是他起早摸黑，用汤饭、羊奶将这头失去“母亲”的“孤儿”，喂成了一头壮实的母牛。一九八一年，实行饲养包干，白花母牛被别人拈纸蛋拈走，李大伯硬是倒贴五十元，用自己拈到的一头大尖牛把它换了回来。他起早摸黑，割草、拉料、牵犊，精心照料终于使牛怀了崽。老人笑在眉梢，喜在心头。谁知牛却突然丢了。

牛丢了，李大伯的魂也丢了。后来听风口镇的人说，曾看见一个长头发、穿喇叭裤的青年人牵着条白花母牛，但线索至此也就断了。此后，老人一见那些留长发、穿喇叭裤的，就恨不得一

把将那些长毛毛拽光。去秋外孙偷棉花，被人抓住，想让外祖父给舅舅说说情。当老人一见到外孙那副长头发，宽裤腿的怪相，伸手便给了外孙一个巴掌。外孙被收审了，闺女在他跟前哭哭啼啼，他却吼道：“这号东西，还是让他受受国家的教育！”

此时他躺着，脑子里勾画着白花母牛的种种姿势神态，好象看到母牛带着小牛，正向他亲昵地走来……。突然，远处“哞”的一声牛叫，那么熟悉，那么真切，那么动听，犹如炎天的凉风，恰似月夜的琴声，透人肺腑，撩人心弦。老人眼睛一亮，一下从炕上弹了起来，侧耳一听，声音没了，只有中午的阳光懒洋洋地照着这个小小的院落。“唉，想牛想得大白天就做起了好梦！”老人长叹一声，复又躺下。

又是“哞”的一声，这下听真了，确确实实，是白花母牛的声音。老人顾不得穿鞋，踢踏着袜子便奔出了门外。白花母牛站在门前，闪光的两眼正在向他张望。它的身后，一头白花小牛犊活蹦乱跳。送牛的是山北人，向他连声道歉，说是不辨真假，误买了别人偷来的牛，昨天才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

隔了几天，不争气的外孙也被放了出来。他头发短了，裤腿窄了，被闺女领着，站在老人跟前，拿着一张悔过书，颤声说：“省里发的《通告》，挽救了我，我交代了……那牛……”李大伯

一呆，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重重在外孙的肩上打了一掌，指指那张放在箱子上的《联合通告》，说：“去，快把这张《通告》贴在大街上！”



## 谴责，纯属偶然

鉴一帆

万兴走下火车，已是晚上十一点。他心急火燎地提上那台十四吋彩色电视机，走进了林子。他想：只要穿过树林，再过一个坡，就是自己熟悉的厂房、车间……

突然，前方隐隐约约传来威吓和反抗声。霎那间，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耳畔呼喊：“是歹徒在干坏事，赶快上去呀！”

“救……救……”断续的呼救声清晰地传入万兴的耳朵。一股热血涌上心头，他来不及犹豫，把电视机往路边一放，顺势抄起两块棱角利石，朝着出事地点冲了过去。

他冲着，跑着……只要再使一把劲，就可扑到歹徒身上，救出受害者。然而，就在这最紧要的一瞬，他却身不由主地放慢了脚步，另一个声音在脑海中盘绕：“危险！迎接你的不是奖杯！而是亮铮铮的匕首、鲜血……”

正当他心灵上的天平在急转的时刻，林子里又传来了闷声的搏斗、咒骂和呻吟声，他的两腿竟象筛糠一样抖着往后退缩。

“啊！”一个女入撕心的尖叫声，再次钻入万

兴的耳朵，他象触到了一具血肉模糊的人体，毛发直竖，冷汗横淌，高一脚，低一脚，不顾命地往回奔跑，其速度远比他在学校跑百米赛快。

万兴汗流浹背地回到工厂，第一件想办的事是找保卫科。这么作虽然挽救不了受害者，但可以证明他对坏人坏事不是无动于衷。当他举起拳头要敲保卫科的房门时，突然，象有一只神奇的大手在他脊背上猛击了一掌：“笨蛋！那样做正好暴露了你的怯懦与自私？你不考虑一周前才向支部交过的人党申请书吗？”

他的手“扑”地垂了下来，终于放弃了最后想做的一点努力。懊丧着脸，推开了自己的房门——一间刚刚布置起来，准备迎接慧芳的新婚小屋。

他躺在床上想轻松一阵，但那撕心的尖叫声老是在耳边萦绕，一对鄙夷的冷眸向他喷射出钻心透骨的道道寒光……

万兴在怨恨自己为什么要贪图那几步捷路？偏偏碰上这要命的事？这不是把灵魂往大火上抛，让它暴露自己的心灵？他开始恨自己的怯弱，更恨歹徒的可恶。最后，甚至连那个受害者也成了他埋怨的对象：你明知夜静人稀，又是单身女人，为啥要走林子小路呢？真是太没有一点警惕性了。

万兴从今夜的现实中，联想到在家乡人民医院当护士的未婚妻吴慧芳来，她常常一人去值夜

班，又是个什么都不以为然的执拗姑娘，怪叫人悬心的。他决心等她来厂后，一定好好说说她。

次日清晨，万兴搓揉了一阵有些涩胀的眼睛，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整整一夜，他试图把那件事全部从记忆中驱跑，无奈那揪心的尖叫声老是象只讨厌的苍蝇，在他有些麻木的脑际“嗡嗡”地飞来飞去，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会。看来，今天得再请一天病假了。

他摇摇摆摆地走到医务室门口。咦——今天怎么那么多“病号”？屋子里叽叽喳喳，正在议论着什么。“昨晚树林里出事啦！女的到现在还昏迷着。那个好小伙子脸上还挨了一刀。”

“听那小伙子讲，流氓只不过是三个年轻人。当时要再有个帮手，说不定还能逮住一个。”

“听说，当时他听到有个人朝那里跑，一会又听不到声音了。”

.....

万兴的脸青一阵白一阵。他感到：这间专治人体疾病的医务室，瞬息之间，竟成了一个威严的道德审判庭；那七嘴八舌的无情谴责，就是审判员向他宣读的判决书。此时，他很尴尬，也很悔恨。他不敢再往下听了，转身离开医务室。

“快！万兴，快去铁路医院！你老婆，不，你的未婚妻吴慧芳出事了，昨晚林子里……”同车间的阿仁，一边叫着一边向他跑来。

天哪！万兴脑子“嗡”地一下，感到整个房屋



都摇晃起来。残酷的命运，你为什么把社会上的偶然与眼前的必然汇聚在一个焦点上？顿时，他象发疯似地冲出小屋，朝着铁路医院，不顾命地奔跑……



# 昨天

陈鸿刚

对于“夹钱包”的，在我们那一班子刑警里，我是够“神”的了。不是吹，只要我盯上——没跑！

这一次，我又跳上电车。嘿！就有只特殊的手夹着本书，落在我的视线内。好熟阿！仿佛在哪儿见过。……这只手仅有两个又细又长的指头。不错，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也许是近亲结婚的恶果。但是太熟了。我侧身扫了一眼站在座椅旁的这“宝贝”，然后，转向车窗外，用余光盯住他。

这“宝贝”的注意力似乎一直被书上的行行点点小黑点儿吸引着，但他那面孔使我确认，前两年因掏包被某派出所拘留过的，就是他！唯独显年轻些是那撇八字胡不见了，头上多了顶军帽。哈哈！这也能逃过我的眼去？那只掏包的奇异的手总不能使我健忘吧！见鬼！那只罪恶的手竟能与文明的书结缘？笨蛋——低劣的伪装！

百货楼这一站又上来不少钱囊鼓鼓的“富户”，可是，被我盯住的对象，只是将书轻盈地翻过一页，双目未移开半毫。怪哉！莫非他认出

我了？……

不可能！我从来没有与他正面交过锋啊！再说，我的打扮和举动是很难和“街油子”区别的。不好，那“宝贝”把书移到左手，腾出了右手——两个专用指头。好家伙！书也不看了！……他在往前挪步！……车就要到花园路站，他却不向门口走。……已有空座，他也没坐。大概就是在等停车的一刹那。真是老手了，到底不一样。……车停了，他眼往车窗外寻觅着，身子却向乘客拥挤的车前挤。哈哈！不直视目的物是扒窃者的惯伎。我领教够了，突然，我盯着的右手在向下滑动……插入裤兜了！啊？我没看错吧！我使劲儿眨巴一下眼睛。没错！是放在他自己兜里，又迅速拿出。这时我清楚地看到，那又细又长的两指夹着二分硬币，伴着他含笑的脸伸向窗外：“大爷，这是昨天欠你的。”

车下一位背着邮包的卖报老人，半张着满是胡茬的嘴巴：“昨天……？”

“买的青年报，大爷！”

“噢！……嗨嗨。小伙子，你太顶真了！”

……

我释然了。嘴里嚼着“昨天”的余味。

# 门 神

陶兴荣

人要倒了霉，盐都会生蛆。上星期六才和女朋友吹了，这星期六又丢了单车——崭新的凤凰十八型，刚托人从外地捎来的。

早晓得会被偷，就不该骑车去，从宿舍到厂俱乐部，不过七八百米，骑什么车嘛。“抖草犯”，以前见别人骑车去看电影，我都会来上这么一句。轮到我一“抖”，车不翼而飞了。唉，也怪这夹皮沟，不兴办个保管站。

晦气。真不该去看电影。这不，看两次电影，一场“飞人”，一场“飞车”，正好上下集。

该死“门神”，扫把星！我不就是吐了口痰，他就逮住不放，非要罚款不可？我和女朋友头一回看电影就撞上这丧门星。男子汉大丈夫，谁吃这个。要认了罚，我不丢尽了脸？跟他胡搅蛮缠，谁不知道我伶牙俐齿，正好在她面前“表现”一番。

“门神”见人围多了，电影就要开演，双脚一跺：“跑不了你小子，让财务从工资里扣！”扣就扣吧，谁在乎这五角钱，关键是现在别倒了“威”。

围观的人走开了。她也不见了。我跑到座位上一看，影子都没有。好个“门神”，老子的好事硬让你搅黄了。

“门神”叫常玉林，个儿不高，可往俱乐部门口一站，脸绷得紧紧的，眼睛瞪得溜圆。一支三节电筒当成钢鞭握在手里，活象一尊“门神”。这“门神”把门真够厉害，查起票来六亲不认。什么不许抽烟吃零食，不许随地吐痰丢果皮……所有的服务员就数他能，逮着谁就罚款。别人守门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一个厂的人，谁没有用着谁的时候。“门神”就不行，上次厂长的儿子没买票，硬是被他轰了出来。听说他还是治保主任。

找她去？我可没那么贱。我得来个“攻心为上”，让她主动来找我。

我把皮鞋擦得锃亮，穿上大西装，正好单车买回来了……

唉，天狂有雨，人狂有祸，新崭崭的满链壳……虽说到保卫科报了案，恐怕也指望不大！

“笃笃笃”谁在敲门，凑什么热闹？

“啊，是你？！”我一甩关上门。你说是谁？“门神”，我能让他进来？

“你嘴是丢了单车？”什么，单车？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门打开。

——他头上流着血，衣服也被撕破了。

“这是你的单车吗？”没错，崭新的凤凰。我一把拉住他：

“‘门’……常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小卖部的小方来喊我。只见两个人撬开锁骑上车就跑，我追上去把车截了回来。”他说得很随便，要知道一对二，他又这样瘦小。追赶、厮打……真该死，我刚才还在骂他呢。

咳，笨蛋。人都走了，还愣着干什么？应该送他到医院去。我急忙追出去。

“常师傅——”也不知是咋搞的，好象有什么东西堵着喉头，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 酒

鉴一帆

老胡根从嘴上刚冒出黄茸茸那年起，就沾上了酒。几十年来，越喝越凶。爹劝，他跟爹瞪眼；妈劝，他跟妈顶嘴。以后有了妻子，妻子嘟哝两句，他吵得顶棚子翻天。

胡根的儿子胡图，一转眼窜成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是在爸爸开瓶的酒香味中，在爸爸打酒呃，吐酒污的酒臭味中长大的。他不明白酒为什么会分散爸爸对自己的爱，胡图愤愤不平地说：“爸，你咋那么爱酒？”

“嘿，傻小子，酒是我的命哪！”胡根乐呵呵地说完，又美美地“吱溜”了一口。

“酒是命？”胡图百思不解。这天，趁爹妈不在家，他拧开瓶盖“咕冬”尝了一口。这口猛酒虽然呛得他满肚子象点着了鞭炮，但他不甘心，第二天又偷尝了一次，以后……奇怪，味儿一次比一次好。

时间不太长，他肠子里钻进了一条酒虫，三天不呷口酒灌灌，满肚子痒痒。老胡根不糊涂，几次发现酒下得很快，歪着脑袋想想，自己没喝得这么快；对着灯摇摇瓶儿看看，瓶底上没纹没

缝，没倒没漏。怪！老婆是清口菩萨，他一百个放心，事儿就怕出在儿子身上，于是，他开始留心起图儿来了。

这天，老俩口出门，嘱咐图儿在家打煤饼，走到半道口，他对老婆说，忘了带花镜，返身回了家。嗨，小畜牲学着他的样子，大腿架在二腿上，举着半瓶糟烧，正朝仰起的嘴里倒呢！

“喝！小畜牲，我让你喝！”老胡根象头发威的狮子，拳打脚踢，把图儿狠狠揍了一顿。把酒全收进他的柜子里，挂上了锁。

你以为绝了图儿的酒路啦？没有。

当面不喝背着喝，开始他装病问妈要钱，够买二两买二两，够买三两买三两。后来这招儿不成了，他就半夜三更偷爸的皮夹子，摸出一块两块的买酒喝，这一招又露了馅，免不了挨一顿劈头盖脑的拳头、巴掌教训。往后，老俩口把钱收拾得妥妥贴贴，一个硬分币也不给图儿见着。

胡图没了酒，憋得难受。虽说给爹妈打了保证，可心眼却朝门外透了条缝。

这下子，老胡根在家天天明着喝酒，小胡图在外边天天偷着喝酒。邻里间知道的人不少，可就瞒着老胡根夫妇。为啥？一怕老胡根没命地打小胡图，二怕小胡图来报复。大伙说，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哟！可是一来二去的，胡根觉得图儿变好了，展平了脸对他说：“不能喝呀，这玩艺儿是祸害，我是老了戒不掉了。”图儿点头称是。



国庆节刚过，胡图却两天两夜没回家。急得胡根夫妇泪眼汪汪，东奔西跑到处找。连个人影也没捞回来，真急死人！

天傍黑，有人敲门，老俩口抢着朝门上扑：图儿回来了。他脸色发青，浑身颤抖着，把僵硬的双腿挪进了门坎。他身后站着一位三十多岁的民警。

这可把老胡根吓懵了。

原来，图儿这阵子也成了小醉仙——爱酒如命了。他和社会上的哥儿们混在一起，浪迹街巷，偷鸡、摸钱包，很快变成了流痞。在不久前的一次行窃中，被群众抓住，扭到了派出所。

公安人员了解到胡图是刚开始进行偷摸的落水者，便追问起他参与作案的动机。

“我只希望能弄点钱买酒喝。”

“你才十七岁，为啥这么爱喝酒？”

“爸爸爱酒如命，我也酒瘾挺重。”

“为什么？”

“爸喝酒，我从小闻酒、尝酒，喝上了酒成了瘾，想戒，戒不了。”

“为什么？”

“爸都戒不掉，我能改得了？”

“你爸让酒糊涂一辈子，你也要这样下去？”

“我……”

老胡根听完介绍，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从此，老胡根戒掉了酒，图儿也戒掉了酒和偷。

## 夜，清亮的月

胡建伟

那个夜晚，也象今夜这样，柔美的月亮悬在中空，把清亮的光芒洒下来。清风轻轻地吹着。修长的竹叶儿在月影里婆娑起舞。晚香玉吐露着淡淡的幽香。

那晚，她也象今晚这样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所不同的是，那晚，她一边等着他回来，一边倚在床头给即将问世的小生命编织绒线衣；而今晚，她守着的是已经长大的儿子。丈夫早牺牲了，为了人民的安全，为了追捕一个携枪的逃犯，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失去父亲的小欧阳降生了。在儿子身上，母亲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她是欣慰的，儿子无论外貌和气质，脾性，都酷肖父亲。一转眼，儿子已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了。这本来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儿子要成才了，她可以因此告慰九泉之下的欧阳了。可是儿子的报考志愿却一下子搅乱了她原已平静了的生活。她脑子乱了，睡不着了。

儿子就在隔壁房间里。她蹑手蹑脚地走进去，扭亮了灯，坐在床沿上。儿子睡得很香，刚

蒙上一层细细的茸毛的嘴唇蠕动着，象是在喃喃絮语。她一下子想起了欧阳。她流泪了。眼泪扑嗒嗒摔在儿子的前额上。儿子惊醒了，他眨了眨惶惶的眼，一下子坐起来。

“孩子，你真的要考公安学院？”

“妈，真的！”

“为什么不去考理工科大学呢？你，你还小啊！”

“妈，你以为我好奇才去考公安学院？不，我知道我爸是怎么牺牲的，但是，我知道爸生前对我寄予的希望，我更懂得人民需要卫士。妈，您让我去考吧！”

母亲抚摸着儿子宽宽的肩膀。她好象又看到了丈夫期待的眼睛，是的，丈夫留下的遗愿是希望孩子长大了接他的班。现在，儿子长大了，长结实了。该让他去接班了。

“去考吧，妈同意了！”说完，她笑出了声。

儿子一头扑到了母亲的怀里。

屋外，深沉的夜。月亮清亮亮的。风悄悄地起了。

# 失实的照片

王晋汉

李冉在厨房里兴高彩烈地忙活着，她要弄一桌丰盛的晚餐，迎接到外地执行任务归来的丈夫。

“砰砰砰！”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李冉慌忙跑去开门，伸头一看，她不禁一愣，敲门的竟是她婚后头次登门的弟弟。

弟弟掏出一张照片。“看看吧，这就是你崇拜的偶像！”说完，扔下照片，扭头便走。

看到照片，李冉并不奇怪，弟弟是新闻摄影记者。可这是张什么照片呢？弟弟为什么如此气愤呢？她忙不迭地拾起照片，搭眼一看，顿觉如五雷轰顶，瘫坐在沙发上。

照片上，绿柳依岸，湖水荡漾。湖畔，一双情侣面湖娓娓倾谈。那时髦女郎身旁着警装的青年，正是她的丈夫陈澄。

李冉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摆在面前的照片，却黑白分明。她感到委屈，伤心地哭了起来。李冉的感情并不脆弱，可她与陈澄的结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呀……

他俩是在市“先进工作者”巡回报告团里相识

的。时间虽不长，她却被他身上燃烧的除恶务尽、扶弱助贫的青春之火所激动。于是，爱恋之情在姑娘的心底悄悄萌动。

……但，这桩婚事，却遭到全家的激烈反对。无论是陈澄本人的工作，还是他上有多病老母、下有弟妹的家庭，都不为亲人所赞赏。

李冉自有李冉的性格，她得罪了父母和弟弟，在没有家人参加的市刑警大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开始了新的、幸福的生活……

“咚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李冉的思绪。她擦干泪水，慢腾腾地去开门。

房门打开，李冉一下子惊呆了。站在她面前的，竟是陈澄和照片上的姑娘。

陈澄忙介绍道：“小黄同志，这就是李冉！”

“李姐！”小黄一头扑到李冉的怀里痛哭起来。良久，才哽咽着说：“李姐，谢谢你！是你与命运、与家庭抗争的精神教育了我！我和你有相似的命运，可我……我却想一死了之。多亏陈同志相救，不然……”

不知为什么，李冉的泪水有如断线珍珠，劈哩啪啦地落了下来。

# 夜色多美好

孙万柱

窗外的树梢上，挂着一弯新月。如水的月光，透过轻纱般的幔帘，洒在那贴着大红“喜”字的床上。

是新婚，又是久别。结婚七天了，可是他，却每天晚上都在郊外的草地或树丛间度过！可惜了这漂亮的新房，只有她一个人面对明月诉说着满腹的委屈：“哼！什么紧急任务？！逞他能！人家指导员往回拉他都拉不住，难道离了他这个侦缉班长就抓不住坏人了！”

她站起来，打开了台灯，一下看见墙上他的照片。“瞧那付正经样儿！瞪着眼，怎么，把我也当成了坏人？难改的职业习惯。”

有人上楼！“噔噔”的脚步声坚实有力，还带有几分匆忙和热烈。是他！这个该打的，还知道回家！

她故意不开门，躲在门后，心儿“突突”跳个不停。是怨恨的发泄还是兴奋的激动？很难说。听得出小伙子有点急了，敲门声越来越响：“哎！哎！你听见没有？深更半夜别让人笑咱！”

门开了，她扑到他怀里，哟！竟然淌出两行

伤心的泪！他却舒心地笑了。气得她朝他的肩膀打了一掌，这一掌举得那么高，却落得那么轻，她舍不得真把他打疼了。

“那伙坏人抓住了？”

“一个也跑不了！”

“那太好啦！”她快活地扬了扬眉，一侧身屈指在数算着还有几天假期。

待他洗漱完毕，桌上已摆好了两杯香醇的美酒。

“这是……？”

“这是交杯酒！那天被你的紧急任务给搅了，今天我们要补上！”

“哈哈……，还举行什么仪式吗？嗯？”

“当然喽。你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

“看看月亮！”

“……猜不出。”

“看看星星！”

“……不知道。”

“傻小子，今天是七月七！是……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一杯红葡萄酒，遮住了她的眼睛。

“别忙！”他忽然一本正经地说：“你听，牛郎和织女在说悄悄话呢！”

她忽闪着两只大眼睛，在侧耳倾听，又好似在享受着美丽的夏夜那令人神往的宁静。

“笃笃……”一辆摩托车的声音由远而近，在楼下嘎然刹住。

有人上楼。

轻轻敲门。

姑娘的脸色变了，手里的酒杯在不停地颤抖。

门开了，门外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

“班长同志，有任务。”

“走。”他迅速穿好警服，在穿衣镜前端正地戴好警帽，走到了她面前。

她紧咬着嘴唇，胸脯急剧地起伏着，要不是有外人在，她准会放声大哭一场。

“我走了。”

没有回答。她在极力地抑制着自己那感情的波涛。

他叹了一口气，转身开门。

“等一等！”

他站住了，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她用依然颤抖的手端起那两杯酒，慢慢地走到他面前，深情地望着他，庄重地举起了酒杯……。

不知谁家的茉莉花儿今夜盛开，飘来一阵阵醉人的清香。啊，夜色多么好！



# 苏 醒

胡西淳

“大夫，”一位极普通的老人叫住了护士，指着床上的病人，关切地问，“这闺女没事儿了吧？”

“放心吧！不过，她仍在昏迷中，家属可不能离开！”

“那是，那是！”老人放心地坐在床边的小凳上，慈祥地看着头扎绷带、昏然熟睡的姑娘。她眉头微皱，嘴角紧闭，似乎正在经历着难言的苦痛。“唉！”老人长叹一声，内心充满了对姑娘的同情和责备：年青人，就是毛愣！再忙，也不能拚命啊……

那是今天早晨，老人由储蓄所取款出来，刚想跨过马路去商店，突然被自行车撞倒。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撞他的姑娘来到他身边，一连声地道歉，又是搀又是扶。老人好不过意：都怪自己上了年纪，横过马路也不好好看看。姑娘好象有啥急事，飞身上车，慌慌张张向前冲去。忙中出错，没骑出五十米，就一头撞到路旁的石头上，闹个头破血流，人事不省。老人吓出一身汗，忙把姑娘送进了医院。可是，当他为姑娘交住院费

时，又急出一身汗：刚刚取出的三百块钱，不翼而飞了。正待出去寻找，但转念一想，钱，毕竟是身外之物！还是救人要紧……

姑娘似乎醒来了，嘴角轻轻地抖动着。噢，她一定是渴了。老人把果汁一勺一勺地向姑娘嘴里送去。

醒来了，她终于醒来了！随着眉梢的抖动，她吃力地睁开了眼睛，盯盯地看着面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大滴大滴的泪珠，无声地从眼角滚出。

好心的护士劝慰道：“别耽心，你爸给你输了血，好好养几天，就能回家了！”

“爸爸——”随着这发自肺腑的呼喊，姑娘向老人伸出了颤抖的双手。

老人惊慌失措、激动万分，他握住姑娘的手，亲切地说：“好孩子，听大夫的话。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姑娘紧紧拉着老人，一只手向贴身衣兜掏去，将一个牛皮纸信封递向老人。

老人愣住了。这正是他装钱的信封啊！“姑娘，你——”

“我不是个好人！老人家，世界上有您这样的好人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我这样的人呢？”姑娘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

人们崇敬地看着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也满怀希望地看着刚刚从昏睡中苏醒的姑娘。

# 撞车之后

刘晓霞

“轧成这样，没话说，赔车子！”

“现在这些二杆子手扶司机不治一治也不行，前天还轧死个娃娃。”

年轻的司机和被轧坏了自行车的她被围在“核心”。她心疼地看着自行车，想起儿子放学后还要吃饭，窘迫加焦急，无可奈何。

“同志，他是农村的，刚贷款买的手扶，干了不到一个月……对不起你了，看怎么处理。”一个和司机同行的中年男人出面调解。

“不行，不能便宜了他！”围观的人呼声不断。司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颤抖的手翻遍了浑身的衣袋，加上几分钱的硬币，还没有凑足十块钱。

“我实在没钱了，我妈又重病……，这些钱你先收下，明天我一定把钱送到你的单位。”

于是，他留下了欠条和驾驶执照，收了她的单位名称，各走各的路。

回到家，她丈夫说，这车子的几个主要部件都要修或换，至少得花五六十元；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又嚷着要买运动服……那个司机呢？如果他

母亲真的病重……她心绪不宁。

第二天下午，司机和昨天那个中年人一同到了她的办公室。

“你们上午咋没来？”

“他母亲住院了，忙的。”她想，准是他们想耍赖，事先商量好的，中年人才这样说。

“俺妈要动手术，我把手扶卖了，买主才给了二百块钱，这些钱都交给了医院；想来跟你说说，能不能等要回车钱再赔车子。”司机的脸通红，食指在桌子上使劲地划着。

“什么病？”她半信半疑。

“子宫癌。”

“医生说，很可能得转院。”中年人补充说。

她猛地想起丈夫中午的叮咛：他要送一个子宫癌患者上北京，让她别忘了检查儿子的作业；丈夫还说，患者的儿子对母亲孝心至甚，把辆新手扶卖(差不多是赊)了出去。

她的心猛地一颤：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

她拉开抽屉，把一个装着钱的信封递了过去：“这是你昨天赔给我的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去给你母亲治病吧。”

他们当然没有收她的钱，可是，她的心轻松了许多，也许是作为医生的妻子的安慰吧。她默默地告诉自己：记住，下班先去给儿子买运动服。

# 为了孩子

毕永新

夕阳落到大青山后面了。暗淡、银灰色的光亮又笼罩着大青山下的山村——青石口。

“吱扭”一声，村西一家小院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位年轻媳妇。她站在门口，翘起脚，眺望着那条从山里伸延过来的弯弯曲曲的小路。

来了，是他。他肩上扛着一棵二丈来长比碗口还粗的白杨树。看到她站在门口，赶忙轻轻放到院子里，回头小声说：

“天都黑了，你站在这干啥。要是闹了病现在吃药都不得乱吃。”边说边把她推到了屋里。

他擦去脸上的汗，没听她说话，一抬头却发现她的面目很严肃，炯炯的眼光似乎透着凶意，正直直地盯着他。

“我问你，今天这棵树是从哪弄来的。”

“林场的。今天干完活顺便‘捎’了一棵。”

他心里明白。妻子结婚前也是个‘三只手’，和他结婚后还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今天见他真的“靠”上了，不知为什么却变得异常起来，她这眼光，使他不知所措，真有点喘不过气来。

“你看你，一棵树有什么了不起的，东头的

张六也扛走了一棵。”

“不行！我们过去做的事就都让它过去。从今以后你得听我的。我们必须清清白白地做人，绝不再干那种偷偷摸摸的勾当了，你马上把这棵树送回去。”

“马上送回去？哎呀，今天这是为什么？”见到妻子那苍白的脸颊上挂满了泪珠，他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为了他(她)。”庄严、郑重一句一板的话从她口中迸出。

“他？他是谁？”他迷惑了。

“哎呀，真笨，是你的他(她)呀。”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肚子。

直到这时他才醒悟过来，他看到妻子的脸色又变了，变得红红的，还带着笑意。

“为他(她)，为后代？”他又问了一句。

“对对，为后代。你快去快回，我在家做你最喜欢的饭——包饺子。”边说边把他推出了门外。

他一哈腰，又把那棵白杨树扛了起来。但他觉得这份量好象轻了许多。他挺着胸大步跨出门，向前奔去……。

## 我……

李正君

天上，飘着冷飕飕的雨星儿。湿漉漉的马路映着青白的灯光。天晚了，我和秀秀并肩走着，谁也没有说话。

“大哥！大哥！”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声。周围没有别人，难道是叫我？我俩转脸望去；在昏暗的墙角里，一个男青年用尖刀逼着一个女青年。“大哥！大哥！”叫声又从那里传来，凄凉而恐怖。我的血一下子仿佛凝固了，浑身颤抖。

一辆卡车驶来，雪亮的灯光晃过，我看见了年轻姑娘求救的眼睛，看见了男人顶在她胁下的匕首，那匕首闪着寒光。

“走，我们别去惹是非……”我拽着秀秀，想快点躲开。秀秀狠狠瞪了我一眼，我连忙改口说：“不，我们找警察去！”秀秀猛的一下甩开了我……几步冲到街心，随着刹车声，汽车停下了，秀秀和车上的人说了几句什么，车上闪下两条人影，紧跟着秀秀也向流氓扑去。

姑娘得救了，流氓押走了。秀秀看了我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呆呆地站着，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刚才发

生的事似乎又重现在我的眼前：尖锐的刹车声响过，接着三个人影向昏暗的角落扑去。最前面的是她，显得那样强健，高大。尽管她很娇小。

雨下大了。冰凉的雨水顺着脸颊淌落下来，合着我的泪水流下去，流下去，与脚下的雨水汇在一起，流向马路的一侧。凉风阵阵吹来，我浑身发抖。车站方向传来颤抖的钟声，无情地敲击着我的心。

夜更浓了，我上哪儿去呢？原来，我们是说好，一同去收拾新房的……



## 愿我们相见是绿灯

刘 熙

他，已经是第三次调转“飞鸽”车头了。过去呢？还是不过去？他又犹豫了。再看看表，哟，差三分钟就十九点了。路灯亮了，站在这个角度——一家餐馆侧面，他看得见街道对面，公园门口左侧第三根电线杆底下的她。

这次，如果赴约，就算第二次见面了。他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引颈盼顾，“唉，有对象比没对象更叫人难受！”小伙子心里嘀咕了一句。是呀，他今年二十八了，尽管有着“杜丘”的男子美，而且还连续三年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但他却有着他的弱点——两年不光彩的劳教生活。要么，怎么到现在还光棍一条。他也曾悲观过“人为什么一辈子还有个结婚？”没想到还有人人为他做了“月下老”，而且姑娘还相中了他。年轻的“月下老”给他规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不允许他露出那不光彩的历史。还传授了一个秘诀：“一旦两人如胶似漆，再亮‘底牌’保险没事。”

远处大楼的钟声响了，十九点正。小伙子一咬牙，终于决定同姑娘见面，他觉得他不能伤害这位姑娘，不能让自己曾被扭曲的灵魂再受玷

污。

“对不起，我来迟了。”小伙子眼睛直盯车轮。

“不迟，刚七点。”姑娘微微一笑，“喏，票我买好了，进去转转？”

“嗯，我想……”小伙子望着星星，“骑车溜溜。”

“好，听你的。”姑娘按响了“凤凰”车铃。

夜风阵阵，好不爽快！小伙子和姑娘并行缓驶着。

“嗯……”小伙子猛地侧过脸，“你了解我吗？”

“怎么？”姑娘偏着脑袋，闪着一双杏眼，“还要吹吹你那连任三届的先进？”

“不，不。”小伙子沉下了头。

“注意，红灯！”姑娘提闸下车了。

“我……”小伙子踏着坚硬的柏油马路，终于鼓起了勇气，“我进过劳教所，你知道吗？”说完他感到胸腔那个堵着的东西突然不见了。

“哦？真的？！”姑娘睁大了眼睛，一脸惊讶。

“原谅我，”小伙子盯着脚，“第一次见面没告诉你。”

绿灯亮了。小伙子猛一抬头，姑娘不见了！啊，那不，姑娘连头也没回，转右弯朝北“飞”了。

小伙子痛苦极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五天以后，小伙子突然接到一封陌生的来信：

小江：您好！

您的一切我都清楚了。我觉得您是高尚的，因为在我们之间最宝贵的，最需要的就是真诚，而您恰恰具备了这个。原谅我吧，我想咱们能不能再见次面，时间您定。地点就在咱们分手的地方吧。

愿我们相见是绿灯……

# 第一次办案

雷红丽

吃罢午饭，天有点闷，我倒在床上就昏昏入睡了。突然，实习组长跑进房大喊着：“快起来，发案了！”

“真的？”我一骨碌跳下床，用比在学校紧急集合还快的速度迅速穿好衣服，抓起勘查包就往外跑。

我俩钻进勘查车，刑警队欧阳队长朝坐在司机座位上的侦察员小李一挥手，汽车便拉响警笛朝现场急驰而去。平常爱开玩笑的欧阳队长此刻面容严肃，剑眉下眸子里跳着两团灼灼火光。

坐到车上，我才知道是市公园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我又激动又紧张。刚到刑警队实习，就遇上了大案！可对我们女孩子来说，干么偏偏是凶杀案呢？血肉模糊的尸体，现场上一滩滩血迹……这些画面伴着那呼啸的警笛声，象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交替闪现着……

“喂，紧张吗？”实习组长碰了碰我。

“还好。”我直起腰杆，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

其实，我想得太多了，现场上并没有尸体。

被害人已被群众救起，送进了医院。现场在一片僻静的浓荫掩映的假山旁。正午，公园静得出奇。我们按照现场勘查的程序，在欧阳队长的具体指导下，作了现场勘查笔录、草绘了现场勘查图……当我们大汗淋漓地坐到树荫下休息时，欧阳队长却蹲在一条距现场不远的石椅旁，俯身用一柄放大镜在看什么。“噢？发现‘新大陆’拉？”我好奇地凑拢去。只见他在草地上摆弄着被游客抛掉的几支烟头。

晚饭时，听说被害人已经脱险了。欧阳队长把碗一放，说：“走，趁热打铁！”说着，带着我们两个女生来到医院。被害人是个女青年，首先，由我和实习组长跟她谈话。她哭着说，企图害她的是两个素不相识的男青年，当她呼救时，过路游人闻讯赶来，凶手逃走了……。

“呵，是两个人？我们在现场上只取到一个可疑对象的足印呐！”我一愣，随即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欧阳队长。他平静地说道：“不，你说错了，凶手是一个人。他穿的是一双武汉产的青年式两眼黄皮鞋。”

那躺在床上的女青年一听，忧郁的眼光中，掠过一丝惊慌的神色。欧阳队长继续说：“应该说，你和害你的人是相识的，因为在他对你行凶之前，你们坐在石椅上足足谈了一个钟头！”

“呵……”我顿时想起了欧阳队长蹲在草地上用放大镜细看烟头的情景。

一阵悔恨的啜泣之后，那身与心倍受伤害的女青年终于吐了真言。

当我们驱车返回时，已是凌晨一点。车轮辗压地面，吱吱有声。欧阳队长驾着车子，两眼注视前方，平静的面容毫无倦意……顿时，我的心里一阵激动：我为第一次参加办案，就遇到了一位这么好的师长庆幸着！



## 肉 枣

崔金生

“老蔫”给了我一包枣，数着字似地说：“给，老家，捎来的，没虫……”当时要不是用劲咬嘴唇，我非得笑出声来不可，因为人们平时都爱用肉枣来形容他。

“老蔫”是个实在人，就是慢性，走道怕踩死蚂蚁，一锥子都扎不出血来，可他却有点儿内秀，小改小革接连不断，有空就啃书本，跟我有点儿“那个”，又说不出口。其实他的为人，我挑不出什么，就是慢性，不爱说，对生活上的事也很少表态，要是跟他过一辈子，可真有点窝囊！

我们班组，属李爽聪明，能说会道，快人快语，事事拔尖，可他说话总有水份，而且有时很自私。他几次主动找我交朋友，都让我婉言谢绝了。

一天，我们下中班，也就十一点多钟，跟每天一样搭伴回家。李爽在前边骑，我们三女的在中间，“老蔫”在后边。五辆自行车中速行驶，繁华街上寂静无人，只有朗月清风，我们聊着班里的事，边说边骑。忽地听前边传来“臭流氓！救命呀！”的呼喊声，我心里“咯瞪”一声，咚咚直

跳，马上又意识到幸亏有两个大小伙子，心才略安定了些。这时李爽忽地下了车，踉跄地说：“咱绕后街走，少管闲事……”有的说：“我们快到派出所报告去……”语音未落，只见“老蔫”的车流星似的向喊声冲去。我们女的“走道拣鸡毛——凑着胆子”向前骑，前边“老蔫”正和歹徒搏斗，那歹徒一见我们人多，拿着明晃晃的凶器往胡同跑去，“老蔫”死死追在后边，李爽在紧后边喊“别追！危险！”

歹徒被捕后，已经一点多钟，回家路上，父亲正迎我走来……

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睡，想了很多、很久，我却毫无睡意，只觉饥肠乱叫，我突然拉开了电灯，从立柜上找到那包枣，没洗就吃了起来，枣，不脆，可没虫，又很甜，越吃越觉得有味道……



# 证 人

毕 磊

月色溶溶，波光粼粼。公园河边的花丛中，  
稳着一对年轻恋人。他们早已倾心相爱，可此时  
却不是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他们的谈话充满火  
药味儿。

姑娘厉声地问：“喂，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快说！……”

小伙子期期艾艾地道：“你、你让我……说  
谎？”

在花丛的暗影里，姑娘的身子悸动了一下：  
“只说这一次，我求求你，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为了小弟，为了我！为了爱情……”

“爱情……”小伙子不无辛酸地嘟哝着。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不久前，姑娘的弟  
弟——一个令父母和领导头痛的莽撞的二级青  
工——在家里凭窗用汽枪打伤了一位过路姑娘的  
眼睛。自然，他当天就被依法拘留了。几天后，  
这只伤眼完全失明了，检察院遂以伤害罪提起公诉。  
在预审中，姑娘的弟弟一口咬定自己是玩枪  
不慎走火，事属过失伤人；而受害人则揭发他开  
枪前还曾喊过一声“看枪！”显系故意伤人……听

说检察院即将派人来家中调查，而肇事的当时，只有这对恋人正在隔壁房间里喁喁私语……

小伙子左右为难地道：“可是，我明明听见小弟大喊一声‘看枪’……”

姑娘惊慌地堵住他的嘴：“胡说！他没喊，就是没喊！我不许你胳膊肘朝外拐！……我就一个小弟，”姑娘的声音哽咽了，“我们家的人对你多好呀，去年冬天你出差，爸爸脱下自己的皮大衣，我在里面缝上你的名字，打发小弟连夜骑车给你送去……这些，难道你忘了？”

“没……”

“那你为什么不肯救救小弟？！救救我的……哦，也就是你自己的弟弟？！你毁了小弟，也就是毁了我，毁了我们全家！”她嚤嚤哭泣起来。

小伙子哑然了。回想往事，憧憬将来，他终于屈服了。

于是，姑娘转悲为喜，亲热地依在他的怀抱里……小伙子迷惘地抬起双眼，隔着姑娘波浪似的散发，仰望着月光朦胧的夜空，感到怅然若失。

姑娘走后，小伙子还留在这里，惴惴不安地徘徊着。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昧良心的事情……

突然，有人从后面牵了一下他的衣角，小伙子悚然一惊：“谁？！”

“是俺。”一个瘦小的农村姑娘出现在他面前。“你不认识俺，俺可认识你！这几天俺一直

跟着你，有话要对你说……”

小伙子有些发懵：“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姑娘连珠炮似地说道：“俺是冬花姐的乡亲！冬花姐的眼睛被人打瞎了一只，这不坑了她一辈子？这细情你知道。以前乡下穷，冬花姐带俺进城当保姆，现在村里富了，俺们俩正合计着要回家，就出了这么个坟头插烟卷的缺德事儿！你这个识文断字的白净书生，良心可要摆正！法院来人，你说实话没事儿，你要敢昧良心，我跟你没个完！……”言毕，姑娘一闪，钻进花丛不见了。

小伙子吃了这一当头棒，前胸后背都冒出了冷汗。恋人的恳求和小姑娘的警告，在他脑子里搅成了一锅粥，他感到难言的沉重和痛苦，仿佛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低垂着头，缩着双肩，一步一步挪开这块是非之地。

啊，小伙子！你是证人，请你三思而行……

# 勇 气

茹 强

望着已经五岁的儿子，余虹心里又一次涌上了难以言状的苦衷。要问这滋味是苦是涩？是酸还是辣？连她自己也分不清。然而有一点她是清楚的——不管怎样品尝，其中绝对寻找不出一丝儿甜的成份。

怪孩子！……可怪他什么呢？是怪他不该出生，还是怪抛弃自己的人？

不！圆睁着双眼瞪了孩子半天的她，再一次用亲吻否定了自己的荒诞想法。……哦，岂止是否定！她看着已经懂事的孩子眼眶中滚动的泪花，开始内疚起自己刚才的举动来。为了偿还这一时冲动而负给孩子的债，她展开双臂将儿子紧紧搂在怀里……泪水一滴滴滚落在孩子面颊上。

也许怪自己，怪自己轻率！她盯着儿子晶体般的双眼，思绪又开了小差。……

可不是？如果当初自己不被他那套花言巧语所迷惑，哪会出现这个如此苦命的小生命？哪会使自己陷入这般艰难的境地？然而她也清楚，在这之前，她除了近乎哀求般寻找一处安身之地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

噢……她隐隐记得，当自己——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为了谋生，从老家来到塞外并与他——已经抛弃自己的人非法同居时，一股辛酸的泪水滚落了下来。她意识到，为了生活，为了母亲，她必须屈就这个相识仅仅十来天的男子，何况他已对天发誓！她，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

新婚后的头几天里，她似乎很快乐，因为他待她很体贴。征得他的同意，她从老家接来了满头银发的母亲。从此，她更顺从他了，她以为，她和母亲这两张闲吃饭的口系在了他的项间，就这一点而言，她还有什么理由不顺从呢？过份的迁就，使她连提出补办结婚手续的勇气都没了。

事过不久，她察觉丈夫总是夜不归宿。起先，她以为有事缠身，可渐渐地，她因丈夫用在家里的费用越来越少而觉得蹊跷。一次，她堆出笑脸问了一下，他却大发雷霆，拳头向雨点般打了下来。他扬长走了，她却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倒了下来，母亲流着泪在她床前整整守候了三天。从此，他不但不回家，索性连那点微薄的义务也不尽了。后来听邻居们说，他又与一个女人同居并以夫妻相称。对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难招架？

一个难得的机会。这天，他来拿一副买了很长时间的自行车内胎。一进屋，他就遇上了余虹发红的双眼：

“你……？我们三口已经断烟火了。”

“嘿嘿，断烟火怪谁？出去挣钱，‘自食其力’呀！”

“那……你也应该看在孩子份上给点生活费。”

“孩子？这么一点儿就要生活费？等他大了再说！”

“有你这么说话的？再不给，我要去法院告你！”

“告？嘿嘿，我们又没领结婚证，随便你怎么告都行！”说完，他晃着脑袋走出了门，可她一下瘫倒在地上，不懂事的儿子仍咬着乳头不放。

时光一闪就是四年多。可事至今日，她还有什么可迁就的呢？儿子是自己拉扯的，母亲是自己抚养的，时光也是自己一秒秒熬过来的。可他，却时常和那女人来混饭吃，临出门，双双还撒下一串刺心的笑。……

夜深了，她又一次看看已经熟睡在自己怀中的儿子，发现儿子两颊还留有几粒泪珠……一下子，她从迁就的梦中惊醒。她相信，尽管自己没有结婚手续，可法院一定会给她和苦命的儿子作主，因为这捏了许久的状子，是她血与泪的合成物。

想到这，余虹乐了，脸上浮现出一缕从来没有过的笑。这笑甜甜的，在微风的帮助下溜出屋门，连那一轮弯月，也被这笑逗乐了。

## 那不是鲜花

叶大春

站台上，赵岐与女儿小翠告别，父女俩都噙着泪花。

“爸……您啥时再来看我？”

“等你出嫁的时候……”

列车无情地开动了，小翠摔了很远、很远，赵岐记住了她那双酷似她妈的眼睛……”

十五年来，他的结发妻子那双深邃、忧郁的眼睛一直在他眼前晃动，似乎要刺透他的五脏，烤化他的灵魂。离婚时，她没有哭闹，没有哀求，只平静地问了一声：“她待你好吗？”可是，在签字时，她的手抖得很厉害：“把小翠留给我吧，我会养活她的，一棵草一滴露水……”她紧紧地搂着三岁的小翠，“要是你不放心，隔几年你再回来看看，把她接到城里去……。”他受不了她的这种感情攻势，良心、道德……可是一瞬间，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位城市姑娘的情影……

他们如愿以偿，结婚了。可他心里一直都没有平静：前妻的贤慧、“娇娇”的要挟，常使他陷入苦闷之中……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后喟然长叹：“唉，我的家也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多

少个夜晚，他躺在粗俗不堪的妻子身旁，在她喧嚣的鼾声中，回忆着他与前妻生活的那些日子。多少爱与恨、苦与甜都过去了，他象一头反刍的老牛，咀嚼着生活中的甜酸苦辣……

他时刻惦记着小翠母子俩，尤其小翠。有一次，他刚开口试探妻子能否同意将小翠接来小住几天，便遭到妻子的一顿恶骂。就连去探望一下她们，他也是身不由己。这次，他趁出差机会，绕道前来，可他的前妻因积劳成疾已离开人世。在前妻的墓前，他与女儿小翠合了一张留念照片……

回到家里，妻子见他未买特产、空囊而归，大为不满。当他发现了那张合影，更是怒气冲冲：“好哇，你原来是讨厌我，满世界去拈花惹草……”赵岐怒不可遏，扬起了颤抖的手……他惊呆了，自己哪来的胆量，竟敢在“娘娘”头上动手。妻子也被打懵了，半天才缓过神来，立即张牙舞爪进行反扑，顿时在赵岐脸上、身上留下了赫赫“战绩”。那张合影也被撕得粉碎，践踏在她的脚下。突然，他想起了他与前妻初恋时的一个生活片断：在那杜鹃花开的春天，他牵着她的手爬山，他发现悬崖上有一朵美丽的鲜花，她却哂笑：“那不是鲜花！”他执意孤行，走近一瞧：果然是一簇毒菇！

女儿来信了：“爸爸，我与他又吹了。我知道，他爱我，我也很喜欢他，可就是害怕……我的



脑子恐怕有毛病，害怕、疑心所有的男人，害怕走妈妈的路……爸爸，我要一辈子不嫁人，你还能来看我吗？”啊，他真感到了伤心、悔恨！自酿的苦酒怎么能让女儿伴饮呢？他的生活阴影怎能让它弥漫到女儿的心灵上呢？不行，绝对不行！他铺开信纸，决定给女儿写一封回信：写下他失去的，写下他得到的，写下他的忏悔和咀嚼，写下他的良心和慈爱，还有祝福！

## 会议上的插曲

贾自珍

新来的主任果然水平高，竟把个干部会开得热火朝天。倒是急于来找主任的刘秘书，带进一股乍暖还寒时节的凉风，给这气氛稍稍降了点温。

主任那双机敏的眼睛流露着和蔼的微笑。刘秘书不多的一点拘谨顿时被融化了。

“主任，吴发又让人打来电话，说是……”

“又是求情？”主任眉头一紧。几天来，为这个被他“拿”下来的小干事，很有几位不知哪里股长啊经理的前来说情。

“说是，想了解情况。”秘书习惯地塌下腰去。

“回答他，”主任意识到大家的眼光聚拢过来，便提高了声调，目光也渐渐严肃起来：“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对吴发，不管谁说情，也要依法严加惩处，决不……”主任欲以一个有力的手势，加强他结束语声色俱厉的效果，却被刘秘书急忙拦住：“主任……”

主任眯起眼，斜去一缕不满。

刘秘书吊偏了眼珠，瞟着与会者，似乎很为

难。这使主任忽然想起有人说刘秘书是吴发的什么亲戚。“好，这就是突破口。”主任暗生主意，眼里浮出笑意：“讲嘛，刘秘书，开诚布公。”

“是。”刘秘书贴近主任，压低音量：“您小儿子的事，还正在调查，怕是……”

如果感情是有颜色的话，那么，此刻主任的眼睛一定是五彩缤纷的了。“……？！”。

“来电话的，是他们的书记。”秘书的腰更弯了。

人的耳朵就是那么灵，不听顶上炸雷响，偏闻花针入水声，尽管刘秘书的声音低得可怜，可还是引得“嗡”声四起。

主任脸上的肌肉颤动了一下，但多年“修”成的涵养之津很快浇熄了眼中的异火。“这是两回事嘛！我决不会因公废私，丧失原则！”穿过浓浓的雪茄烟雾，人们看到的依然是那细细的严肃的目光，谁还去更正他用词的错误呢？

“当然。”主任逐渐柔和下来的眼光对定了刘秘书：“我们一贯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改了还是好同志嘛。所以，我们也会酌情……啊，老刘，具体措辞嘛，你考虑好啦。”

“明白，明——白。”刘秘书的腰逐渐向上挺起。

“还有，”主任恢复了常态：“告诉他们的书记，希望他也严格依法办事，不能徇私。”

“当然，当然。”刘秘书面带微笑，连连点

头，快步走出会议室。

主任机敏和蔼的目光扫视着会场：“好了，我们继续研究如何煞住不正之风的问题，大家踊跃发言。”

但是，良久，再没有人说话。

有人认为，这是死水一潭；可也有人断言，不响，正是因为水快到沸点了。



## 意 外

张劲松

早晨上班我就象上紧的发条忙个不停。清点钞票，记帐转帐，忙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直到十一点钟，来银行办事的人才渐渐少了。趁着这功夫点燃一支烟抽着。

突然，一个熟悉的人影在窗前一晃，紧接着银行的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个中年人。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陈明。这当儿，陈明也瞅见了。

“久违了，王磊。”陈明笑嘻嘻地径直朝我走来。我还未伸手他就把我的手握上亲热地晃荡开。

“有事找我？”我不咸不淡地问。

“当然罗，无事不登银行殿。王磊。今天又要麻烦你了。”陈明脸上挂着笑容。

“麻烦你。”听了这句话我头皮一炸，想起三年前陈明也是从“麻烦你”说起，找我借车子，趁我不备时从银行窃走四千元。虽说不久就被公安机关侦破，追回了赃款。但为此事我却受到处分。原因是警惕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给坏人钻了空子。今天这个陈明又要耍什么花招来麻烦我，莫非故伎重演？！我不由地拧起了眉头，只

等他下文道来。

陈明一见我阴着个脸，油油地说：“不瞒你说，我是个有前科的人，脚跟一跨进银行就惹人犯疑。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咱过去不地道……”

“你有啥事就直说了吧。唠叨那些干啥。”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心想这家伙又要分散我的注意力。哼！这回我可不比当初，心里早有一杆秤。

“我挣了不少钱。”

“嗯？”

“这都是劳动所得。”陈明一见我那怀疑的目光马上解释说：“这钱是干净的，是我养鸡挣来的。”他从黑色提包中掏出五百元摆在柜台上。

“哦！要买元宵彩票奖，再捞一把钱？”我不动声色地问。

“不！请你从我的户头中取出一千元，连同这五百元一道转汇给受水灾的辽宁人民。”

猛然间，我浑身涌起了一股热流，不禁侧过身，仔细端详他那黑红黑红的脸庞，心想，人都在变。

# 照 相

林仁灿

在一家个体照相馆里，几盏灯光照得室内雪白。在东墙角摆放着许多大小、景色不一的幕景。此时，一个年轻的摄影师正在那里忙得不亦乐乎，好一会儿顾客才看中一幅荷塘的幕景。这时，摄影师已满头大汗，他顾不上擦汗，又忙着为顾客挑选最佳角度。摄影师的服务态度，可谓热情周到。

坐在相机前的中年顾客，刚照完相，就站起来一迭声地感激说：“同志，你的服务态度真好，要是每个人都象你这样，那该多好啊！可偏有一些人，不干活，专干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今天早晨，我看见一位外地来的妇女坐在街旁直哭，原来她是从山东来福州探望生病住院的丈夫的，可是没想到随身仅有的五十元钱却叫人扒走了，你看可怜不可怜。”

“哎别提了，前两天我上商店买照相器材，八十元钱也被人扒走了，真是气死人！”摄影师也不无愤慨地说。

这时，坐在旁边等待照相的，一个穿着时髦、嘴上叼着一根过滤嘴香烟的小伙子，听了他

们的对话，脸突然刷地变得苍白，双手不自然地颤抖起来，额上渗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脸痉挛地抽搐一下，眼睛发直。摄影师见状忙过去关心地问道：

“同志，你身体不舒服吗？我们送你上医院好吗？”说着给他倒了一杯开水。

这个小伙子好象又突然惊醒过来，大声说：“不、不、我没有病。”停顿一下又结结巴巴地说：“你们去忙吧，我坐一下就好了。”

摄影师又去接待其他顾客去了。

过了一会儿，当摄影师照完相回头招呼这位小伙子时，发现人不见了，只见桌面茶杯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摄影师同志：我本来想照张相，但是单照出自己时髦的外表有何用呢？想不到今天你把我心灵上的污点给照出来了。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三天后，当你收到八十元钱时，这就是我向新生活迈出的第一步。我就是那个偷你钱包的人……”

摄影师连忙跑到门外，远远只见一个小伙子的背影消失在大街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



## 小巷雨夜

华 涌

夜深人静。细雨霏霏。

金星百货商店第三分店女营业员方丽丽，熄灯躺在值班床上。作为第一次守夜的她，心里不免阵阵发怵。

“唉！谁让店里都是女同胞呢，不然也不会让我们这群黄毛丫头轮流‘享福’了，但愿平安无事，平安无事。”方丽丽听着屋外的雨声，喃喃地祈祷着，她辗转反侧，没有一丝睡意。

这是一条静僻、幽深的小巷，商店又在小巷中段，离居民区较远，倘若发生意外，她真不知该怎么办。方丽丽越想越怕，一心只盼快快天亮。

朦胧中，她似乎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浑身一紧，忙侧耳细听，“吧——嗒，吧——嗒”，是雨鞋踩在泥泞中的声音。“妈地，是哪个冤家这么踏窄哟！”她一把抓过被子蒙住脑袋，心“咚咚”地撞着胸口，不行，是鬼是神也瞄个明白！她鼓起勇气，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战战兢兢地走到门边，脸贴着门缝向外窥视。

“啊？！”商店对面昏暗的灯光下，蹲着个用

雨伞遮住面目的人。方丽丽的心一下子蹦到嗓子眼。

“怎么办？”她咬紧牙关，决意豁出去了！正伸手去抓那根门后的扁担，不料竟“乒乓”一声踢倒了门边的矮凳。

“谁？！”一声呵喝，那人收拢雨伞，健步向商店奔来。

“小丽，小丽！快起来，屋里有响动！”

“啊……你，你是哪个？”

“死女子！连你廖伯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廖伯，你……”迎着雪亮的手电光，她打开了店门。

“嗨，人退休了，可心里总放不下这店呐。我晓得你是第一次值夜班……”

她心里一热，禁不住滴滴热泪顺着面颊往下流。

# 毕业考试

雪 屏

“请问……”

“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

“这，附近有民警同志吗？”

问话的，是个中年男子，鸭舌帽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谁也看不出他的面目表情。

“没有。”

答话的，是个俊俏的年轻姑娘，眉毛弯弯的，晶莹闪亮的眸子，好象两泓透明的秋水。

“那好，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把钱包拿来吧，给我！”那人向前跨一步，冷笑着伸出手——哦，他原来是拦路抢劫的强盗。

这时候，远处电报大楼的时钟，清脆地敲了十一响。

夜静更深。这地方又挺偏僻的，若是换个别的姑娘，恐怕早就吓坏了，可是她没有，临危不惧，十分冷静地说道：“完全可以。”

那人往前又凑了凑，得意洋洋，也许他做梦都没想到，会这么顺手。姑娘好象准备掏口袋，冷不防，突然出击，猛地挥拳将强盗打倒。

姑娘微微笑了笑，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吗？告诉你，我是公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专门来对付你们的。”

他似乎早有防备，一骨碌翻身坐起，鲤鱼打挺，动作干净利索。

看样子，他是个惯犯。姑娘不禁暗暗告诫自己，万万不能轻敌，得小心。

许久，双方对峙。

姑娘后退几步，故意卖个破绽，“强盗”起身步步紧逼……姑娘忽然一个兜心脚，不但没有踢着，反而被对方抱住了腿，稍一用力，身体失去重心，摔倒了。“强盗”恶狠狠地扑上来，哎呀，糟糕，只要他一抬脚，那就很危险了。

千钧一发！

谁知道，偏偏在这紧要关头，那人犹豫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姑娘双手撑地，用鞋尖勾住“强盗”的脚腕，一使劲，他不由得趔趄了几下，姑娘爬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举起拳头，要接着打……那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道：“好，好样的！”

姑娘疑惑了。

“你考试及格了，成绩优良。”

那人慢慢地摘下鸭舌帽，借着月光一看，哎呀，这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教导主任。他的身后，还有指导员和教官。

姑娘笑了——原来，这是考试。

# 心 灵 作 证

孟广臣

晚风带着寒意，从长沟吹出来，沟口施工的大桥西头，山坡下，只能避雨，不能挡风的帐篷被风吹得呼哒呼哒响。正是中午，工人们都下班了，只有一个看工地的小伙子，叫王顺雨，才十七岁，临时工。

顺雨耐不住寂寞，工棚里又冷，就去桥上清除施工留下来的木头棒、铁丝头之类的东西。他边拣边往桥下扔。忽然，听到从桥下传来一个女人的怒骂声：

“你瞎眼啦！”

顺雨朝桥下一看，是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姑娘，撅着嘴，正怒视着他，骂：“看！祖奶奶的裤子都溅上泥了！”她下身一条天蓝色涤纶裤，果然溅上了泥点。

“对不起，我没注意。”

“什么没注意，就是成心，什么玩艺儿！”

顺雨也来了火儿：“我给你道了歉，你凭什么骂人？”

“道歉就算完了！得给祖奶奶把裤子擦干净！”

顺雨拿着根一尺多长的木棒头，咚咚咚来到桥下，距那姑娘两米远站下了，强拢住火气，质问：

“你给谁充祖奶奶？”

“给你！”

“再充一个！”

“祖奶奶，祖奶奶，祖……”

“嗖！”木棒头从顺雨手里飞过去，姑娘躲闪不及打在头上，血从前额渗了出来。姑娘急了，弯腰抱起一块大石头就朝顺雨砸去。他一闪身，没有击中，俩人又对骂了起来……

正骂着，不知打哪儿出来个老头儿，秤砣脸，绿豆眼，眼里射出两股阴光，朝顺雨盯了一下，什么也没说，然后冲姑娘使了个眼色，姑娘跟着他走了。俩人在桥洞那边嘀咕了几句，朝村里走去。

不大的功夫，开来一辆大屁股小汽车，停在桥头，下来两个民警，不容分说，就把顺雨逮走了。

镇派出所里，那位姑娘一口咬定王顺雨要强奸她，她不从。“他就用木棒击她脑袋杀人灭口。”秤砣脸老头儿在一旁作证。

顺雨这孩子，糊里糊涂地“招了”，第二天解到县法院，要定罪判刑，才后悔不该违心招供，在法庭上急得又哭又闹。这时，原告——那姑娘走了进来，对审判人员说：“他没有罪！有罪的

是证人和我！……”

原来，姑娘的爹妈听了始末根由，狠狠责骂女儿不该昧良心陷害人，那是犯罪！“秤砣脸”想偷工地木料不得下手，拿她当枪使。

姑娘一宿没阖眼。天一亮就赶了来“认罪”  
……

真相大白。怂恿人诬告顺雨的“秤砣脸”也要受法律制裁！……



# 认 领

李康美

路生回来了。

他低着头，用手捂着半边脸，匆匆地穿过街道。他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仿佛无论谁的眼睛里都对他射着讨厌的光，喷着愤怒的火。他忽然又放下了捂脸的右手——就是这只手呀，使他走进了罪恶之路。在拘留所的日子里，他常常想：如果截去了这只曾伸进别人衣兜里的脏手，而能保住他有一颗洁净的心和高尚的名誉的话，他对终身残疾绝不会感到遗憾和惋惜。问题是这只手连结着他那曾肮脏过的心，那颗追求过纸醉金迷的心啊！

他多么希望爸妈，或者是未来的“她”在拘留所门前唤他一声，拉他一把。可是，一直没有人来“认领”他。

鬼使神差，他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这不是她的家吗？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的忏悔，他的血书，他的决心，她能理解吗？他惶恐地抬起了头，猛见她家门上落着锁。

他失望了。转过身来想去郊外的河滩上睡到天黑，然后再回家去求得爸爸妈妈的宽恕和谅解。



解。明天？明天我就去卖冰棍，钉皮鞋，或扫街道，收废品……，随便找一样什么活路拴住自己那个带有野性的心！但是，我需要人理解，需要人信任，需要在迷途知返的路上有人和我同行！

呀！那不就是她吗？他想大声呼喊，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勇气。他想追过去，不等他起步，她竟转身溶入那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去了。痛苦又一次深深地刺疼了他的心。突然，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嘤嘤嗡嗡的哭声震醒了他的沉思。孩子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手里还攥着一个钱包，向四周张望着，哭喊着。

他走了过去，将孩子轻轻抱起。

“你家住哪里？告诉叔叔。”他问。

孩子摇摇头，哭得更加厉害。

“你上街来干什么呢？”

孩子哽咽地说：“我拿了三姨的钱包，要买一个小飞机。叔叔，你帮我买一个小飞机，再送我回家吧？”孩子幼稚地给他递过了钱包。

他的手哆嗦着接过钱包，眼睛往里一瞥，呀！这么多钱！

“小乖乖把钱拿好，叔叔送你去派出所，让那里的叔叔阿姨帮你找家家。啊？”

孩子止住了泪，甜甜地笑了。稚嫩的脸蛋紧紧地贴在他的脸颊上。

街道的广播上很快播放了认领孩子的消息。路生没有走，他不是想让孩子家人说几句感谢

的话。他总觉得，在孩子寂寞的时候，他应该留在这座房做点什么，比方逗逗孩子。

广播室的门忽地开了。啊！怎么是她！

“你……”路生迷惑地望着她。

“哦？原来……”她垂下头，盯着脚面，“我都知道了。”

“那，我，我该走了。”路生咬着嘴唇，侧身刚要出屋。

“慢，”她仰起脸噙着泪水，“我不光是来认领我的小外甥，还要认领一颗失而复得的心！”

终于，路生的泪水夺眶而出……

# 一双高跟鞋

王 岐

夜幕降临了。

他还在那里，在那被暮色唤醒射着微弱的光泽的路灯下，正翘望着马路的尽头。

“噢，再等一等。”他看了看手里的那一双上海产的火箭式高跟鞋，自言自语地说。

他和她相处已快两个月了。多少天来，姑娘的影子无时不在他的脑海中闪现：皙白的脸上镶嵌着一双亮晶晶的杏核儿眼，苗条身段上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呢大衣，她太迷人了，简直就象一朵婷婷玉立的荷花。只是脚上的那双平底皮鞋，土气了一些。多热心的小伙子呵，初次与姑娘“约会”竟虔诚地表示：一定为她弄到一双顶顶时髦的火箭式高跟鞋。姑娘没有答讷，但从那一双会说话的眸子里，却已流露出焦盼的神情。

前天，小伙子打电话找到了“手眼通天”的朋友小莫：

“喂，能弄到一双火箭式高跟鞋吗？”

“噢，这点小事好说，明日上午交货。”

“那太好了，甭忘了上海牌的。”

“OK！”

皮鞋如期送到，小伙子连声道谢：“小莫，真够朋友！”

.....

他望着、想着。

突然，一个苗条的身影在街头闪了一下。这正是小伙子心上的姑娘。她跑着喘息着：“等久了吧？下班时我耽搁了一会儿。”说着，微微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这没啥，今晚的夜色多美呀！”小伙子学着电影里的话。

“就谈这个吗？”姑娘追问了一句。

“嘿嘿，”小伙子眯着眼，改口说：“不，我是特意给你送这火箭式……。”说着殷勤地将鞋，捧到姑娘的面前。

“真的火箭式，太漂亮了！”

姑娘打量着这双鞋，兴奋的几乎跳起来。偶尔她又瞟了小伙子一眼，羞赧地说：“你真好……”

呵，小伙子陶醉了。他笑咪咪地挽住了姑娘的胳膊，心里忽啦忽啦地涌现了各种感情：这里有激动、狂喜，还有初恋的痴情。

“这鞋市面难买吧？”姑娘靠近小伙子的脸问，

“哎，可不是吗，费了好大劲儿。”小伙子炫耀着。

“多少钱？”

“这，我可说不清，是朋友小莫送来的，还未来得及说价。”小伙子的话有些吞吞吐吐。

“小莫？”

“就是莫有德呀！”

“呵？”姑娘不知咋的，满脸的喜气飞得无影无踪。她沉默了一会儿，又将高跟鞋还给了小伙子。

“这，这为什么？”

姑娘挣脱了胳膊，说：“人虽有爱美的仪表，但更爱美的心灵。”

她走了，留下一片茫然。

他迷惘了，许久。就在他快快踏着路灯下的光圈，即将离开这里的一霎间，他意外发现，路旁那一根水泥柱上贴着一张公安局捉拿莫有德的《通缉令》。

“啊？！”他终于感到梦后般的清醒……

# 零

阿 娟

“学着点，用宽刷子，这样悬腕一笔下来，倍儿直。”他用宽刷子蘸饱了大红广告色，在一张裁成长方形的黄纸上比划着。他身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新进厂的，样子呆头呆脑。

“这字……字真棒。”戴眼镜的呆小子鼻子嚅嚅地夸奖着。

“那还用说，干宣传这一行，六个年头了，你呀，且学一阵呢！”他不无得意地说。

横幅标语写完了。

“你把写好的字一个一个用大头针别到红布条幅上，别死了，别齐了！”他用不容置否的口气命令他，说完，拂袖而去。

呆小子认真地干了一上午，才把横幅挂了出去。“你这人干活真肉！那‘国’字歪了，右角往上抬，好了，好了，嘿！又靠下了，真笨！”他在底下指挥，呆小子爬在高高的梯子上，手忙脚乱地忙乎，被支使得直晕乎。

下午，没什么事，呆小子一边看自己的书去了。

“喂，哥们儿，帮帮忙，下午得把两块黑板

报换了，换有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内容。”说完，他沙沙沙一会儿功夫写出了几个小稿，交给了呆小子。呆小子真呆了，真佩服他的文才。

呆小子开始撅着屁股，划线、打格、插图、写字，吭哧了一下午，才画出一块，脸上、手上、身上沾满了粉笔屑。

“就你这速度，四化哪辈子实现？”他教训他。他有资格教训他。

“今晚，加班也得把那块赶出来，明天公司来人抽查。”他甩下这句话，踏着下班的铃声，颠儿了。

走廊里静悄悄的，各办公室的门紧闭着。呆小子却仍然在满头大汗地画，在写，毫无怨言。

年底，他让他写总结。

“黑板报五十七期、标语一百零四条、广播一千五百次、对外投稿十篇、刊登二篇。”呆小子鼻子嚤嚤地向他汇报花了一整天统计出来的精确的数字。

“数字儿甭那么较真儿！”他接过他写的总结，在各个数字的尾数上添了一个零。

第二天，他拿着他写的总结，在会上发言：“一年来，共换黑板报五百七十期、标语一千零四百条、广播一万五千次、对外投稿一百篇、录用数篇。”他自由发挥，侃侃而谈，谈得十分自信、从容。呆小子更呆了。最后，与会者一致表示，宣传股成绩突出，给一个先进个人的名额。

自然，是他的份；奖金一百元，自然也是他的份。呆小子仍然毫无怨言。

愚人自有愚人的福份。几年后，呆小子被上级宣传部门调走，离开了宣传股。与此同时，他也被提拔到公司当主任，兼管会计工作。

半年后的一天，呆小子为一篇宣传稿急得团团转，他想到了他，想请他写一篇有关打击经济犯罪的文章。

回厂转悠半天，未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吓了呆小子一跳。他被拘留了，进了监狱。呆小子细细打听由来，原来他在全公司奖金总额的尾数后面多添了一个零。



## “真格”主任

谢晋泉

“真格”主任第一次犯了难！

老伴气怏怏地夹着一个包袱走了。

临出门甩下一句硬邦邦的话：

“这一次，我也来真格的：离婚！”

他知道这不过是“要挟”他的话。女人家，不是上邻家，就是走娘家，反正丢不了，甭管她！

空荡荡的屋里，就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叭哒，叭哒”地抽完一锅烟，又装满一锅。从一开始，他对付老伴发泄出来的那一串串唾沫，就是这一锅接一锅的旱烟……

“人家大头头还讲个通融哩，你算个什么官？哼！‘真格’主任叫得你发了昏，拿着棒槌当计使……”

是呵！我算什么官？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大队的治保主任。但这个官儿还小吗？全大队的治安都在我手里掌管着哪！谁不盼着有个安宁、保险的日子呢？咱庄户人这几年富起来了，但总是被那些偷呀抢的弄得提心吊胆。甚么话呀！只要猫在一天，耗子就甭想在眼前溜过去！哼！管他什么棒儿针儿的！

老伴在那边嚷嚷，他却低头抽烟，只在心里回“敬”。

“这多年了，你还嫌自己造的孽罪不够哇，人家遇事能避就避，谁象你个憨憨，啥时候都真刀真枪的，人家骂你，报复你，你是图了啥啦？……”

这哪能是造孽，这是造福呵！十多年啦，说情的、送礼的、辱骂的、讥讽的，甚至毒死咱家牛仔，这才是孽罪呀！我不动真格的，这人间还有个好坏吗？平时你骂偷儿还骂不过来呢，还骂我哩！我图个啥？就图全村秩序有个安然。不是么，把坏人整治了，歪风煞住了，周围几十里，谁不夸咱这风气好，县上不是还命名咱村为“精神文明模范村”吗？如今，咋能叫一只臭老鼠，坏了咱村满锅清汤！

老伴吵嚷了半天，始终不见回嘴，直气得咬牙切齿。她把世上所有诅咒的话都想一遍，哪一句都不够她解气。她朝着那烟火一闪一闪的地方，发出了最后“进攻”：“这一次可是为了咱儿子呀，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

“这一次？他心里一震。……”

他的独生儿子的婚期只有三天了。昨天晚上，村里学校会计室让人偷去了四百多元钱。一大早，他这个治保主任看完现场，查来查去，盗贼竟是未婚儿媳的弟弟。这就使他作难了。亲家知道这事后，天一黑就悄悄来到他家，求他把这

事炮烟灭火。临走，不软不硬地说：“这事你看着办吧，我回去还得为女儿准备嫁妆呢。”亲家刚走，老伴立即接着“进攻”……

“真格”主任躺在炕上，两只眼睛不停地闪动，总也没有合上，象窗外天空那几颗星星一样。老伴、亲家、儿子，一个个影儿在他眼前浮现。他喃喃自语道：“要那样，我这‘真格’主任不就成了假格主任了？”

想到这儿，他一骨碌爬起来，拉灯，取纸，掏笔，用激动的手写着：“报案……”

## 当她的卷发披下的时候

刘下棋

郑娟站在穿衣镜前，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忍俊不住，“噗”地笑出声来。真是人的衣裳马的鞍呀！她那身时兴的衣服，被家属王嫂的衣服取代了，圆规似的高跟皮鞋换成了平底布鞋，立即象变成另一个人，那翩翩的风度虽减了些许，但仍很标致。只有那披肩的卷发还不协调，她试着向后扎成一束，仍嫌有点时髦。她看见墙上那顶草帽儿，戴在头上一试，嘿，神啦！一下变成地道的城郊妇女了。她提起塑料挎篮，象演员试装似的，在镜前扭怩了一阵，心里叽咕着：“别说那俩小子，就是姐儿她爸和俺撞个满怀，也未必能一下认出来。”于是步儿轻盈地出门下楼去了。在大门口，老传达截住了她，问：“你找谁的？”“找王嫂去了。”她说完就走，听见老头儿还在嘟哝：“这妇女，啥时溜进去的？”她格格地笑了。走在大街上，她想起昨天的事，又气呼呼的。

昨天在门市部，一个衣着时髦的瘦猴子，拿出一角钱买钮扣。当她找钱时，瘦猴硬说给她了十元，象个公鸭子似的，大吵大闹，惹得顾客围

了一大群，给他们评理。唉，四只眼的事情，谁能说得清呢？大家瞎吵吵了一阵，也没个结果。瘦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兜里掏出一叠钱，说：“我刚领的工资五十二元，数字在给她的这张上写着。”大家让郑娟拿出了那张“大团结”，上面真的写着“52元”，再数那叠钱，正好是四十二元。这下子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责怪得郑娟羞红的脸上，象抹上一层胭脂似的。她只好按十元找退了人家。人们散后，她仔细地回忆着，想起了那十元钱是个黑胖子给的。那瘦猴怎么会知道上面有字呢？她终于想出了名堂，“嗨！上当了，二鬼偷油！”她象受了莫大的屈辱，气得饭也吃不出味儿，决心要抓这两个演双簧的骗子。

她在街上佯装着溜达，那对凤眼却睁得象龙眼葡萄似的，到处搜索着。可是从清早转悠到中午，没瞧见那两个家伙的影子。她腰酸腿胀，又饥又渴，看见那凉粉儿，一阵口馋，刚要在小凳上坐下，猛然看见了那两个家伙站在十字路口。她一阵激动，想上去抓破他俩的脸皮，但她还是沉住了气，将草帽向下一拉，跟踪过去。那俩家伙贼头贼脑地溜进了一家商店。郑娟忙找了个“执勤”同志一块跟了进去。那个黑胖子已表演完溜出门去，正轮到瘦猴表演，柜台前围满了人。那公鸭子声刚喊出“我今天领的工资七十二元”时，郑娟一下挤进人圈中，问瘦猴：“你工资升得好快哟，昨天不是说五十二元吗？”瘦猴刚要

张口，郑娟从容地摘下了草帽，那浓密的卷发，柔柔地披到肩上。瘦猴惊得象个木头人儿似地站在那里……



# 深秋夜雨

常利民

夜深了。他面窗而坐，听着外面秋风卷着枯叶的窸窣声。下雨了，稀疏的雨点敲在窗户上，顺着玻璃往下淌，象眼泪。他的目光停在桌上儿子的彩照上：儿子在笑，小白牙露着，圆圆的脸上有俩酒窝，高高的小鼻梁，眼珠黑而亮，象自己，也象妻子。他无法形容自己爱儿子的心情，就是有人送他一个枣，也要带回家给儿子。他爱子有点过份，有时因此受到取笑，他便向人们背那两句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弄得取笑者无言以对。

但是，明天儿子就要离开他了。在法院没有裁决他和妻子离婚之前，妻子要带儿子回娘家去住了。他有的是力气，却无法阻挡这种使人心碎的分

他被一种本能的力量支使着走进隔壁的屋子，拉亮台灯，把脑袋凑到床上去。“有事吗？”妻子问。“我看看孩子。”他说。儿子睡着了，小嘴一动一动的，象在叫爸爸。他突然感到鼻子发酸，眼睛发湿。赶紧关掉台灯，走回到自己屋里。

关灯。上床。他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抡圆巴掌在打儿子的屁股。妻子在一旁看着，却不敢去管。儿子大声哭叫着：“爸爸，爸爸……”他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要和那个男人去拼命……他明白了，这是幻觉，可怕的幻觉！

入睡是不可能了。他又到隔壁屋里，拉亮灯。妻子睁着眼躺在床上，眼角上挂着泪珠。他把那个幻觉向妻子叙述了一遍。妻子依然躺着，只是眼角的泪珠滚了下来。“我想要孩子。”他说。沉默了许久妻子才说：“你怎么又提这个，不是说好了吗，孩子跟我。”

“我离不开儿子！”

“我也离不开儿子！”

“我怕你给他找个后爹。”

“我怕你给他找个后妈。”

……

相对无言，两个人却在想同一个问题——一个想了多少遍的老问题，孩子才两周岁，家庭离散的阴影投射到他幼小的心灵上，将会产生一种什么结果呢？他们都还年轻，还会组成新的家庭，这又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呢？……

“明天，还是先别走吧。”他说。

“让我再想想。”妻子说。

外面的风还在刮着，雨却似乎小些了……



# 红花悄悄开放在河岸上

李克长

一片晚霞的光彩落进了山里。

这个时候，达旺拄着拐杖，拖着一条伤腿，艰难地从山上走下来。他抿着嘴，忍着伤痛，汗流满面。

达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了山脚下的小河边。望着淙淙流淌的河水，又看了看自己血糊糊的腿，达旺的眉头拧成一条，愁云笼上了他的脸。

怎么过河？达旺望了望四周，见上游不远的一块棉地里有一个姑娘。他把过河的希望全寄托在她身上。

达旺想叫那姑娘来帮忙，但仔细一瞧，不禁吃了一惊。

她是露珠。两年前的一个傍晚，达旺窜进她家，偷了她准备做嫁妆的现款七百元……

达旺半年前从劳改场释放回到家。今天他主动到村后的荒山砍儿根杂树头，想帮助军属王二婶家把坏了的猪栏修一修，不小心被无情的斧头砍伤了腿。

达旺失望地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从衣袋

里抽出一支香烟，掏出打火机，点着了，闷闷不乐地吸着。烟蒂丢了一个又一个。他希望附近出现一个人影，可是……

红红的太阳早已滑下山去了，满天的火烧云，变成灰云泄出一点青光，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露珠扛着锄头，从棉地里走过来。达旺慌忙脱掉上衣，盖在血糊糊的腿上，把头低下。他怕露珠认出自己，她或许气愤、害怕……

露珠打从达旺身边走过，两只眼睛偷偷地看着他。

达旺装做没听见人走路的声音，不肯抬起头来。露珠似乎发现了什么，停在河中回头望着他。他一下子紧张得全身发热。

露珠好象看到了什么秘密，又往回走，提起了达旺的衣服。

“啊，达旺哥，你的腿？”

“没关系，破了点皮。”

“一定很疼的。你是过不了河？我背你过去。”

“不不，你走吧，我自己能……”

“能？”露珠弯下腰来解开用背心做的绷带一看，“啊，伤得这么厉害！你不能蹚水了，伤口湿了，会感染。来，我背你过去！”

“不，不敢麻烦你，你先回去……叫我爹来。”

“天就要黑了，还要等你爹来？我知道你今天上山干什么。你释放回来后表现不错。我家不恨你。走吧，达旺哥。”露珠说罢，蹲下来背靠近了达旺的胸前。

露珠背起了达旺魁梧的身体，脚趾牢牢扎住地面，一步一步走下小河，小心翼翼地 toward 对岸走去，离岸几步时，露珠脚下一滑，打了个趔趄，又站稳了。

达旺伏贴在露珠的背上，脸上滚动着汗珠，两眼水汪汪的，仿佛他也背负着更重的东西。

河岸上，迎面有一枝夹竹桃，红红的花朵，正在晚风中悄悄开放……

# 苦 果

杨耀宝

她一直徘徊在乡卫生院的门口，两眼盯着远处的小路。昨天已去电话告诉他了，让今天来接。

难道他……她有些不敢想了。她感到，近来他对她冷淡起来了。她有些愤然了，他们相处已经两年，哪次约会他都海誓山盟，表示永不变心的。可今天……她，刚刚做完人流手术的她，一个阅历不深的十九岁的农村姑娘，她脸已感到一阵发烧……虚弱的身子，三十里路啊！

夕阳的余辉，映照在她那被泪水冲洗着的忧郁的脸上，她哭了。

“你怎么哭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抬头一看，一位扶着自行车的男青年站在她的面前。

一张陌生的脸。

“有什么伤心事吗？”那男青年脸上浮现出同情来。一张诚实的脸。

“他……”姑娘欲说又止，站在她身旁的，毕竟是个生疏的男人。

“他是你的男朋友，欺骗了你，对不？”他显示着一片真诚，“有什么苦处，就对我说吧，就

象我是你哥哥。”

她真的想到了哥哥。小时候，她每次在外面哭着回家时，哥哥都会说：“谁欺负你了，告诉我吧……”

她终于将这难以启齿的事全盘告诉了他。——人在快乐或者悲伤时，都希望有人与她分担。

那青年听罢，安慰她说：“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这……”她到底被他扶上了后坐。

三十里路，半个多小时。当夜幕垂挂之时，他终于将她送到家门口。分手时，他向她扔下了一句话：

“你等着瞧吧。”

翌日中午，他又来到了姑娘的家，没等姑娘让坐就说：

“我们给你解了恨。”

“什么？”姑娘吃了一惊。

“那个小子被我们铁揍一顿……”

话没说完，就听摩托车声由远而近，最后停在了门口，随之闯进来两个人。她认识，是乡派出所的。一副锃亮的手铐扣住了他的手腕。

“他犯了什么法？”姑娘吓得面容失色。

民警指着那青年说：“他领头打死了人。这案子与你有关，请你也跟我们走一趟。”

“啊！”一阵天旋地转，她几乎昏了过去。前

天，昨天，今天……一切都象是梦。她恍惚觉得自己吃下了一枚苦果。他，还有眼前戴着手铐的他也都吃下了苦果。可这苦果怎样结出的呢？她茫然了……



## 这不是误会

贾再柏

糟糕，妈妈没来接站！望着脚下两个沉甸甸的提包，在省戏校学习的刘敏犯愁了。她家在江的南岸，下了火车还要打五毛钱的汽车票，然后搭乘轮渡过江。

班车开来了，刘敏吃力地挤上了车。她正着急提包没处放，座位上同时站起两个男青年，给她让坐。她迟疑一下，坐到穿白衬衫的青年腾出的位置上。穿花格衫的青年受到冷落，显得很扫兴。

车子开动了。穿白衬衫的青年侧过脸去，端上一本砖头厚的书，潜心阅读起来。穿花格衫的青年戴上太阳镜，搔着长头发，大声吹着口哨。

很快到了码头。刘敏提着大包，走到车门口，穿花格衫的青年抢前一步，赶来帮她拎包。

“不用，我能拎。”她拒绝说。

下车后走了几步，见车上的人快下光了，穿白衬衫的青年还在车上看书，姑娘轻轻咳了一声。那青年惊动了，赶忙跑下车。

“你也过江？”

“嗯。我帮你拎好吗？”

刘敏信任地点点头。

船上的乘客熙熙攘攘。那青年把提包扛在肩头，不时招呼刘敏一下。

“下面太挤，咱们再上一层吧。”

刘敏四下环顾，果然叫小商小贩们的担子挤得密密麻麻。

到了楼上，他们找个位置放下提包。那青年掏出手帕揩汗。刘敏机灵一动，向小卖部跑去。当她提着两瓶汽水赶来时，那青年不见了，提包也不见了。

她有些焦急，四处寻找，一无所获。偶尔向舱外一望，顿时震惊了：穿白衬衫的人夹着提包，飞快往趸船跑去。

“抓小偷呀……”

船上骚动起来。刘敏喊声刚落，眼前出现一个奇迹：同车的那位穿花格衫的青年，箭也似的冲上趸船，将那人衣领一把揪住……

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但此刻，刘敏的心却乱透了。生活呵，怎么这样戏弄她的眼睛？

不一会，失去的提包又回到船上，跟上来的还有那个穿花格衫的青年。

刘敏感激然而不是负疚地望着他：

“对不起，刚才误会了……”

“不，是你带着偏见。”那青年说。

是的，这不是误会，是习惯的偏见，她所接



触的舞台中，也不是这样处理的吗？反面角色，要么戴着太阳镜，要么留上长头发……

“同志，你是……”

“我是话剧团的。不瞒你说，我也不喜欢这种打扮。”他无可奈何地说。

原来他在体验生活。刘敏扬起脸，急切地说：“你扮演的角色太有意思了。”

姑娘激动得满脸通红。她要感谢这位年轻的同伴，还要感谢那个装得正人君子似的偷儿：是他们杰出的同台表演，给她上了生动的一课。

轮船犁开银白色的波浪，向对岸急急驶去。

# 她害怕大黄河

王辉湘

傍晚，风儿凉丝丝的，吹去了一天的炎热。肖星在路边心不在焉地散着步。她美丽的眼睛中，目光有些散乱。

“嘀嘀”，一辆黄河牌汽车迎面开来。肖星看到从自己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时，不由得“啊”了一声，双手扶着路边的柳树，吃惊地望着那远去的汽车。

“啊，你怎么啦？”一对散步的恋人急忙跑了过来。他们看得清楚，过去的汽车离肖星足有两米远呢，是不会碰着她的。

“我……”她丢了魂似地喘着气，“我害怕那大‘黄河’。”

那对恋人摸不着头脑，用惊疑的目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肖星似乎发现自己说错了什么，便赶忙向那对热心人说道：“谢谢你们，我没事，没事。”她含着歉意，极不自然地笑了笑。

望着那对离去的热心人，肖星心想，说不定他们会以为我是个精神病。唉！人家又怎能知道我的心事呢。

那是一天的下午，肖星走在回家的路上。

“嘀，嘀嘀”，汽车喇叭声响在她的背后。凭感觉，她猜到是他，便抿嘴偷偷地笑着，没事似地依然向前走。

“他”是肖星的对象朱大力，在一家小工厂里当司机。他和肖星恋爱了一年，如今正热着呢。

朱大力开着三轮摩托看到肖星没发现自己，便加了一下油门窜到她前面，吱地一声停住了。小伙子从车上钻出来，笑嘻嘻地说：

“没想到吧？”

“咳，早猜着了。”肖星笑着爬上了车。

三轮摩托拽着甜蜜的风跑了起来。

前边一辆“解放”。朱大力鸣笛准备超车，可“解放”故意打“方向”，把小朱的摩托紧紧压在后边。

“小子，净欺负我的车小！”朱大力气得骂了起来。

朱大力开车算是挺稳当的，一般不为些“鸡毛蒜皮”争强斗胜。可今天有些忍不住，肖星在他车上呀，他觉着受这窝囊气很掉价。肖星也怨恨起那个“解放”来。

“会有让他们难受的时候。”朱大力气愤愤的，大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味道。

“就是，不能光受他们的气。”肖星也得意地附和着。

原来，小朱厂里除这辆摩托外，还有一辆大“黄河”。由于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司机，朱大力便“身兼二职”，两辆都开着。朱大力刚才“受气”时突然想到了他的大“黄河”，所以来了那句硬气的话。这，肖星是明白的。

不几天，朱大力开着“黄河”外出归来的路上又遇到了肖星。二人坐在驾驶楼里，大“黄河”呼呼地跑着，为他们摆着威风。

在穿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一辆小轿车从另一条路上奔来。两辆车距离交叉路口差不多远近，这里又没有安红绿灯，谁先通过？

小轿车以为大“黄河”客气点是没问题的，便径直朝前开来。而朱大力呼地从心底又冒出了“受气”的事，“别来那套，今天也让哥们瞧瞧大车的威风。”加大油门，往前闯去。好险！小轿车猛打方向，紧擦着“黄河”的屁股过去了。

此时的朱大力尽管想出气，一看真的两车要相撞，害怕起来，赶忙采取补救措施，由于心慌手乱，竟把路旁一位老大爷给撞了。

结果，那位老大爷被轧断一条腿。朱大力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判处二年有期徒刑……

想到这里，肖星的泪水不由得滚落下来。她恨自己，总觉着那件“交通肇事”也有她的罪过。望着那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汽车，她真想追上去告诉司机些什么……

## 看 摊

李建业

高考落榜，赶上妈妈的腰疼病又犯了，我只好自己看着妈妈的书报摊。

匆忙纷杂的人流动着，我忙不迭地应酬着，一会儿脸上已是汗水涔涔了。

“‘二帮子’出来了。”我旁边卖瓜子的大姐压低嗓子说道。人们象躲避瘟疫一样向两边让开，人流中自然而然地腾出一条小小的“甬道”。身着青格子上衣、牛仔裤、剃寸头的一个瘦汉出现在中间。

他就是“二帮子”，上学时早有耳闻，他有一个绰号，过去曾是一个扒窃能手。前几年，一般人不敢惹他，对他是“敬”而远之。听说刚从劳教所出来。我暗自嘀咕着。

“二帮子”双手叉在裤兜里，对人们的举动并不介意。

倒霉，“二帮子”径直朝我的书报摊走来，我只好佯装未见，脸扭向我的钱盒子。

“小妹妹。”

“真恶心。”听到叫声心里咒骂着。

“我买本《现代汉语语法》。”无奈，我只好转

过脸，有些慌乱地给他拿了书。他今天很顺利地付了钱。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的心才放了下来。

一会儿，他又折了回来，我暗自吃惊：来找茬吗？多收了钱？我又没有惹他，反正这号人无事还生非。我心里思忖着对付他的良策。

“小妹妹，我刚才少付了三毛钱，给你。”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将钱递给我，随后转身走了。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忽然想到，还没有向他道谢呢……眼前，只有匆匆忙忙的人流在晃动。

# 生 日

铁 笛

天快亮的时候，他睡着了。

昨天夜里，他辗转反侧，久久未眠。秋雨滴滴嗒嗒，打在窗前的梧桐树上，点点滴滴，好似打在他的心间。抑制不住的悔恨的泪水，湿了面颊，透了枕巾。次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整整二十二周年，这生日将在劳教所度过。不逢接见日，妈妈不会来了，谁也不会来了。他感到惶惑，感到失望，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这当儿，一个声音响在耳边：“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于是他又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在劳动中努力改造自己，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

当、当、当……嘹亮的出工钟声响了。他一骨碌爬起，忽被什么东西触了一下，定睛一瞧，原来是一块手帕包着两个鸡蛋。啊，鸡蛋！一刹那间，他那大脑的荧幕上倏地闪过金色的童年：那阵子，每逢他的生日，爸爸总是爱抚地摸着他的头：“又长高啦！”妈妈总是关切地问：“要啥，妈买给你。”那些年很难见到鸡蛋，妈妈总要想办法弄两样好菜，煮两个红鸡蛋祝贺他的“狗趴坎”，整个家里充满欢乐和幸福。今天在劳教所。

谁会给他送鸡蛋呢？他才发现鸡蛋下面有一张字条：“来不及吃早点啦，吃掉这两个鸡蛋，到工地来吧。”啊，是孙干事写的，耳边又响起孙干事亲切的声音：“路，就在脚下，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他捧着热乎乎的鸡蛋，双手索索发抖，一股热流传遍全身，一直热到他的心窝里。他忍住感激和幸福的热泪，飞步向工地跑去……



# 月 亮

王 伟

雨，缠缠绵绵地下了两天两夜。从他进看守所，就没见晴天，夜里连一颗星星也看不到。几棵老榆树披头散发的黑影，整夜蹲在窗外。

他在烦闷、懊恼中度过了两天两夜。十五天拘留，怎么熬啊！

他迷迷糊糊地醒来。也不知什么时辰了。夜空如水，一轮皎洁的圆月挂在树梢；月光从稀疏的枝叶间柔和地洒到地上。那几棵老榆树也显得年轻佼美了。他扑到窗前，双手紧紧抓住铁栅栏。

两天前的晚上，月亮虽没这么圆，可也是这么美。他和未婚妻携手在公园的树荫下漫步，心情象这夜空的月光，漾漾的。他蓦地感到，那月亮不在天上，而在他心里。

忽然，他发现对面携手走路的一对，其中的小伙子就是今天上午在公共车下骂他的那个人。当时车开了，他下不去，不然绝饶不了他。他甩开未婚妻的手，象一头发怒的狮子，猛扑上去。结果他蹲了拘留所。

他二十四年的生涯，不知有过多少如此皎洁

月亮的夜晚，却从未珍爱过。两个姑娘流着泪苦苦哀求他不要再打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个小伙子的脸上流血了，血染红了小伙子的白衬衫，染红了他的手，污染了这美好的夜晚，污染了那纯洁的月亮，那是一轮多么明亮洁净的月亮呵……

他狠狠地捶着自己的头。他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好斗。人们象围着斗架的公鸡似的围着看，谁要拉架，他就打谁。人们又象躲一只瘟鸡一样躲着他。生活中有这么美好的月亮，月光柔和地抚着大地，人们都尽情去享受，尽情去爱，而他却要毁坏这一切！他配有这月亮吗？他忽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呵，是失去了那月亮……

夜空中，那轮皎洁的月亮渐渐升高了。他仰头凝视着它，两行泪水涌出来，滚下他无限痛苦的脸颊。如果这月亮可以捧在手上，他要给那小伙子和那个姑娘，给自己的未婚妻，也给自己捧回一轮皎美的月亮……

## 歧途中的少女

迟中晨

售货员鲁燕，望着钱箱里纷乱叠落的人民币，心里一阵阵紧张、怵跳。瑟缩的手，刚刚触到钱箱又惶恐地缩了回来。钱箱好似一副硕大的手铐，使她望而生畏。“算啦，别冒风险了。”她暗劝自己，汗津津的手掌悄悄地在白大褂上蹭了蹭，可昨天在商场里摄入脑海的响铃牌纯毛西装、隐透身姿的乔其纱连衣裙、精致的进口坤表……却象重播的录像带，在她大脑的荧光屏上又出现了。

钱箱里的“大团结”票子，象磁石一样吸引她。“拿！反正现在没人注意。”她把钱揣进兜里后，心神不定地给一个顾客秤完香肠。店主任悄然来到她身边，声音不大，语气却很威严：“鲁燕！你好大胆子，下班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随即，他从鲁燕的兜里把钱掏走了。

鲁燕只觉脑袋“嗡”一下，神志一阵恍惚。

下班了，营业室里静得可怕，她心惊胆战地走进主任办公室。店主任横眉怒目地逼视着她，冷冷地说：“今天的事，非同小可，我要严厉处分你！”

“主任……饶恕我吧……我就这么一次。”她眼含泪花，颤抖地哀求着。

“嘿嘿，”店主任冷笑了笑说：“就这么一次？鬼才信呢！”

“真的，我确实是第一次。”说后，她痛悔地嘤嘤哭起来。

店主任手捏肥囊囊的下颌，贼目鼠眼四下偷觑了一阵儿，然后居心叵测地一笑：“事在人为，你是个聪明姑娘。只要你答应我……一切好说。”说着，他象恶狼扑羊似的，把她搂住了。鲁燕象被黄蜂螫了一下，猛一惊！瞬间她明白了。事到如今只好忍辱含羞，她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可当他那贪婪、污秽的爪子揭开姑娘的衣扣时，她再也忍受不住了。她意识到：这条恶狼不只是一要吃她的皮肉，而且还要吃她的心。她羞怒、愤激地推开了他，声音凄切地说：“主任，别这样，按说你已是我的父辈了。”

店主任愀然作色，恼羞成怒地说：“既然你不识抬举，那就去蹲监狱吧！”

姑娘的致命点被击中了，微弱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

黑夜降临，路灯在初春的寒风中黯然摇曳。鲁燕悲痛欲绝地骑车行驶在朦胧的路上。凄怆、痛悔的泪水，如泉水般地从心底涌了出来，在她那稚气未脱的脸蛋上，无声地流淌着。她的心几乎碎了，一切都在泪水中颤动……

突然，“啪”的一声，她连人带车摔倒在路旁的深沟里。这一跤跌得好惨，手、脸鲜血淋淋。她忍着疼痛，咬着牙站起身，凝神一看，啊！她惊讶了，怎么走错了路？她调转车把，停在那里向前后左右望了又望，深沉地想了又想，然后才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地向她应该去的地方走去……。



# 昨 夜 的 梦

赵连东

深夜，流水一般的月光透过铁窗泻进监房。此刻，他高烧减退，头脑清醒了许多。回想起几小时前，管教员得知他患病后，便急火火地把卫生所大夫从家找来，给他打针、吃药的情景，心里热乎乎的。不知怎么，这时他倒回忆起一段往事：十岁那年，也是在一个深夜，他感冒发烧，爸爸背他走了十几里路来到医院。在他刚刚退烧后，妈妈捧来一碗鸡蛋面……想着想着，被往事带入了纷纭的梦境：

朦胧中，他巴哒着干裂的嘴唇，梦见同小哥们一起偷盗归来，围坐在老正兴饭店的餐桌旁，大口大口地啃着烧鸡大腿的情景。又梦见了警笛的尖啸声，手铐的响声以及群众的唾弃声……他想跑，却又拔不动腿。原来腿被压麻了。他翻过身去，收回腿，象一只迷路的小羊找到了母亲，正依偎在母亲怀里，惬意得很，眼窝里还滚动着两颗晶莹的泪珠。这时他梦见自己的父亲，正笑容可掬地向他走来，手里端着一碗鸡蛋面，放在他的面前。他哭了，哭得象泪入一样……

铃……起床的铃声打断了他的梦。他睁开惺

松的睡眠，余梦仍在脑际萦绕。稍一定神，发现自己躺在监房里，不禁叹了口气，梦，终究是梦。他挣扎着要坐起来，可头还是昏沉沉的，只好又躺下去。

监房里骚动起来，同犯们争着叠被、洗漱，有人把他连人带被推到墙角。他躺在那里，两眼望着屋顶发呆。

“开饭啦！先凑合着吃点，中午就吃大米饭。”一个同犯将一份饭菜推给他。

“我，我吃不下。”他盯着这饭菜，哽咽地回答。

话音刚落，监房门“当啷”一声开了，管教员站在门前，笑盈盈地问他：“怎么样？好点没有？”说着转身从一位戴着白套袖的人手中接过一个热气腾腾的碗，双手捧着走到他的身边，送到他的手中：“你有病，吃这个吧！”

“鸡蛋面！”他用颤抖的双手捧过碗，嘴唇抽搐着，一串泪珠滴落在碗里。

突然，他停住了。双目深情地凝视着管教员，一动不动。

霞光，一缕清新、艳丽的霞光射进了铁窗。新的一天开始了。

# 妻 子

杨家柱

“哥们儿，我们等你两小时啦！走，幸福酒家，为你接风！”付绪文刚走出拘留所大门，几个平时在一起打扑克、“够意思”的哥们就围了上来。

“我不想喝……”他勉强一笑。

“不喝酒就吃菜，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点挫折算啥！”几个人抢过他的行李拖着他就走。

“绪文！”一声呼喊，从远处的公共汽车站跑来了他的妻子玉华和街道李书记。

“绪文，快跟我回家。”玉华眉头皱起，夺过了他的行李。

跟你回家？哼！蹲十天拘留还不是怨你！我打扑克赌了几块钱你就去告发，要不是，要不是写下了保证书，我非揍你不可！付绪文狠狠地想，可当他回头望望拘留所的大门和李书记那深沉的目光时，他的头垂下了，转身悻悻地朝家里走去。

付绪文下乡、待业一晃已七年了。到而立之年仍孤身一人。病休在家的爸爸和当“三八大军”



的妈妈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总算在李书记的帮助下为他找了个废品收购员的工作。七年的散漫生活使他变得又馋又懒，浑身发着“嘎”气。找对象时，他咬着牙“戒”了半年的烟、酒。凭着他那灵巧的头脑、发达的四肢和挺帅的模样，总算过了“关”。

妻子玉华，收购站的会计，性格温柔，长得标致。可有时，这种标致竟变成了包袱，拖得你赶不上趟。玉华就是这样的人，搞恋爱，挑、拣、筛、选，一推二拖三看四摇头。一晃已过二十九岁零十个月，多吓人的大姑娘。

恋爱、结婚。一切来得突然，去的迅速。

时光的手撕掉了付绪文的“面罩”……

送走了李书记，屋子里静悄悄的。付绪文虽然有些窝火，但没吱声。他想李书记的话是对的，再和玉华吵起来也没一点理。自从结婚后，人家玉华是全家的“内务部长”，买粮、买煤、洗衣、做饭都是她一人承担，就是到派出所告发了自己赌钱的事也是为自己好……可，可不管怎么说，付绪文还是觉得心里挺别扭。

睡觉时，付绪文扭过身子不理玉华，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绪文，咱们谈谈好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谈什么？你是英雄，我是赌博犯！”

“我没把你当坏人看。你总和那些不三不四

的人混在一起，说你，你不听，我去告你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少说好听的，我不是三岁的小孩！”付绪文胸脯一起一伏，呼呼喘着粗气：“打扑克你不让，光围着你的屁股转就好了！”

“我没不许你打扑克，可为什么赌钱呢？你们几个人如果真是够意思的好朋友，怎么能把好朋友辛辛苦苦挣的钱赢去揣进自己的腰包？”

玉华的话象锤子，砸得付绪文心头一颤。

“绪文，看书吧，慢慢你会喜欢上书的，站里就要进行文化考核了，再不学习，会落后的！”

听着妻子的话，付绪文呆呆地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这一夜，他的心里翻起了波涛。

月末，收购站超额完成了任务，拿着奖金，几个青年到底还是拉着付绪文去饭店“乐呵”起来了。酒兴正浓，玉华一步跨进门，蹙着眉冲付绪文说：“家里来了客人，要你立刻回去！”随后，对大家勉强一笑，就走了。

提前退席，该当罚酒。付绪文仰脖三杯，一步三晃朝家走去。不象话，什么他妈的客人，当我不知道这是耍手腕子，扑克不让打，喝酒也受限制，好你个玉华，回家和你算总账！他在心里骂着。走到半路，脚下一绊，“咕通”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大街上，糊里糊涂地昏过去了。

从昏迷中醒来，觉得头很疼，一摸，缠着纱布，一条凉毛巾盖在他火烫烫的前额上。玉华坐

在身边，一瓣桔子送到他的唇边。哦，他看见玉华的眼睛红红的，一定是哭过。

“疼吗？”玉华抚摸着他的头。

“不……不疼！”他闭上眼睛，不知怎的，他觉得头上的伤已不那么疼了，可心里疼得厉害……

# 呼 唤

周 欣

庭审结束了，法庭顿时沸腾起来。人们纷纷议论：被告虐待瘫痪的老父亲，致使老人厌世轻生，真是情理难容。议论声里含着义愤与谴责。

当两名法警把罪犯从审判台上押下来走出侧门时，突然，法庭上响起了一声尖厉、稚嫩呼喊：“爸爸！爸——爸——”

喧嚷声嘎然而止。只见在靠近审判台前的过道上，一个年轻妇女，面容惨白、目光呆滞，抱着一个约三、四岁胖胖的小男孩。孩子泪流满面，张着惊惶的大眼睛，向侧门那个方向伸出一双藕节似的小手，似乎就要扑过去。

已经向侧门跨出一只脚的被告，猛然扭身回头。那本来浑浊暗淡的眼睛倏地一闪亮。他惊讶地望着心爱的儿子，那目光在急速地变化：爱怜、悔恨、愧疚、痛苦。一秒、两秒，仿佛时间也凝住了。刹那间，他想起来什么？当他也是这样大的时候，他的父亲，因向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父亲，被押回家取被盖跨出门槛，就要消失在寒冬暮色中的时候，他在饮泣着的妈妈怀里，他也是这样挣扎着，凄厉地哭喊着：“爸

爸！爸——爸——。”他父亲也是这样地扭回头，痛苦地，深情地一望。这相隔二十八年的两声揪心裂肺的呼唤，使他痛苦地闭上眼睛。他低着头，慢慢转过身去向他应去的，能够唤起他良知的地方，迈着沉重而又坚定的步履。

人们默默地走出法庭，他们的耳边还在回荡着那尖厉、稚嫩的呼喊：“爸爸！爸——爸——”。



## 起 点

廉承贵

那不是约会，而是……

临出门时姐姐的话还不时地在耳边回响：“跟他吹了，谁嫁给一个‘老犯’！”

是的，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但是……

我低着头走着。往日走惯了的路，今天却觉得格外的遥远，好不容易才来到他家门口，想敲门，可又没勇气。

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要说的都写在信上了。可是总想再见他一面，于是我举起沉重的手敲响了门。

门开了。“是，是燕子？”我听出是他妈妈的声音，但却不敢抬头看一眼。

“伯母，我……”我们都很尴尬。“噢，快到屋里坐！”他妈妈强作笑颜地说。

想好的话全都忘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跟进去。

一进屋，我愣住了：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幅横条，上写“重新写‘我’”几个大字。我的心猛地一震，手下意识地按住了上衣口袋：真怕那封绝交信自己掉出来。

“……都是咱黎明不学好，脚上泡是他自己走的。我知道你是好姑娘……你别跟他好了，他，他不配呀！”他妈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条。

我打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几行熟悉的字：

“李燕：忘掉我吧，我不配在你心中占有一点位置。都是我糊涂，害了自己，更伤了你的心，我没脸求你原谅了。不过请你放心，我要重新站在人生的起点上……”

我出了一身冷汗：难道只怨他吗？他要把婚礼办得排场一点，我为什么不劝他，为什么？难道我不知道他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元零五角吗？摆阔气、讲排场的心情，我比他不更切吗？他还能暴露自己，可我却没有这种勇气……唉，两年的相处，一年的等待，就这样分手了吗？

不，他再也不会偷摸我了，我了解他。我一定帮他重新写好“我”字。

我终于抬起头，深情地望着他妈妈，平静地说：“伯母，他的过错，也是我的过错……等黎明下班时，您告诉他，我们一块儿改正，重新起步。”

我一转身冲出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但心情比来时轻松多了。

# “礼 物”

杨少敏

大林同志：

祝贺你被评为市先进个体劳动者，祝贺你又重新站起来了。为表示我的一片心意，今晚七点钟请你到老桥上见面，有件贵重的“礼物”送给你，望你准时赴约。

秦雪 即日

我站在桥头的路灯下，看了一遍又一遍这张字条。心想：你大胆约我，不会是感情一时冲动吧！你是一位市场管理员，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可我呢，仅开了六平方米门面的小裁缝铺。虽然，我做出了一点成绩，但终究是一个劳改释放人员，你……

夜色越来越浓，天上的星星越闪越亮。秦雪姑娘，我按时赴约，为的是让你能认真考虑一下，打消你那天真幼稚、涉世不深的傻念头。秦雪啊秦雪，我们之间只能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你随时前来查帐，我准时按利纳税。有时候我们还可能是裁缝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不明白，我为五保老人免费做衣，为独生子女义务剪裁，那是我在进一步用行动洗刷自己的



灵验啊。

七点过了一刻钟，我惶恐不安地踟蹰在桥头。秦雪姑娘，你不是在故意捉弄我吧，第一次约会就选中了这个地方，莫非你知道了我的过去——这座老桥头，在我的心灵上刻下过多深的伤痕啊！它是我拦路劫车的作案场所，也是我的罪恶败露后，我过去的恋人——静，为我含愤自杀（未遂）的桥头呀！回顾过去那肮脏的一页，我脸上顿时发烫了，眼睛里流出悲伤的泪珠……

我望着桥头，再也呆不下去了，正要转身离去，突然——

“大林，约会要有耐性才成，爱情需要时间的考验。”

“啊！——”我转过身来吃了一惊。

这时，秦雪已经站在我的身旁。她还挽着一位姑娘，是……是我失去的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已经离开我有五个年头了，可她俩……我猛然明白了。

秦雪爽朗一笑，俏皮地说：“我送来的‘礼物’怎么样？没想到吧，她是我表姐。”

静走到我面前，还象过去那付神态，温存地说：“大林，什么都别说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咱们重新开始！”

夜阑了，我呆呆地望着秦雪姑娘远去的身影，喃喃自语地说：“秦雪姑娘，谢谢您！您送来的‘礼物’多么珍贵啊。”

# 出 嫁

朱卫军

雪妹要出嫁了。父亲请来了乐队，吹吹打打，声音在空旷的深冬天气里，传得好远好远。全村男女老少挤满了并不太宽的街。雪妹只看了一眼，人们在朝她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地议论。她没敢再看第二眼，婶子把她推上了用地排车和席围成的“轿车”。

“轿车”来到十字路口，停住了。婶子掀开车子前门的门帘，向雪妹作着嘱咐——这是农村姑娘出嫁时的规矩。但这个角色应该由娘来扮演的，雪妹命苦，娘过早地去世了，是爹把她拉扯大的。

雪妹哭了——这也是规矩。即使你再高兴也得哭，不哭就是对父母不恋，对不住养育自己的父母。雪妹哭了，心里刀刺般的疼痛。

“不哭了，不哭了，到那里去过好日子，闺女家都要有这么一回。”婶子说完，放下了门帘。

“轿车”又走了。吹鼓手更来了劲，可能爹给了他们不少钱。雪妹感觉很冷。她两眼失神地盯着不透光亮的车子。一会儿，她躺下了，二十多

里路，很远。父亲有意给她找了个远主，并训斥地嘱咐说：“往后少来！少麻烦！”雪妹很明白，那“少麻烦”指的是什么。

乐队停止了吹打，证明出庄了。周围没有了人们的议论声，只有寒风在呼啸。雪妹神经质地掀开“轿车”的后门帘，呆痴痴地看着越来越远的村庄，好象在盼望着一个人的出现。没有，他没有来！新村哥，你真的不能来了吗？俺真的不能再见到你了吗？新村哥，俺走了，俺爹给俺找了个有钱的主，说能过上好日子。可俺想你想得心都疼！你不能来了吗？

是的，他不能来了，他死了，“吊死”在离他家不远的一棵树上。死因只有雪妹和她爹知道，可爹不让说。爹打过新村哥，说再要找他闺女，就敲断新村的腿。可新村哥还是找她，他是雪妹的心上人！小时候他们就好，新村上树摘桑椹给她吃，自己的头被蜂子给蜇了，还说不疼，因为她吃着桑椹很甜。长大了，他俩还是好。可爹不同意自己好不容易拉扯大的黄花闺女，白白地送给那个无爹无娘无财无貌的光杆。虽说闺女不识字，可长得并不丑。爹不傻，说闺女家早晚要嫁人，上学没用，不如在家干活挣钱，不识字的闺女，价也不一定低……

“到桥了。”拉车的叔伯伯对雪妹说。雪妹从怀里掏出几个用红纸包着的银币，由车缝里丢下去。按农村的风俗，这样会一辈子吉利。突然，

雪妹感到丢下去的是无价宝，是永远也捡不回来的东西啊！

……那天晚上，很黑。新村哥偷偷地来和雪妹相约。两人正说话，门“哐”地被踢开了。父亲攥着一根胳膊粗的木棍，怒目圆睁地看着他俩。他们吓傻了。当新村明白过来拔腿想跑时，木棍重重地砸在他身上，接着又是几下，就再也没爬起来。雪妹吓得“啊”的一声，但没有叫出声来，父亲那大而粗糙的手捂住了她的嘴。父亲也呆了半天，才低声凶狠地说：“你这个野鸡，我真想一块把你宰了，告诉你，你对谁也不要说。说了，我死了，你也活不成！”父亲把新村的尸体拖走了，雪妹顿时昏了过去。

她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外面传闻：新村上了吊……

“还有多远？”一个拉车的问。

“快了。”另一个回答。

啊，再过一会儿，她就成了那个瘸子的老婆了。他从外地挣来了好几千块钱，给了雪妹父亲二千，很容易就弄了个漂亮老婆。这是新村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事。雪妹只怨命苦，什么爱情呀，狗屁！

乐队又响起来，到村了，雪妹浑身一震。她掀开门帘，赫然看见前面就是公安派出所。她突然跳出“轿车”，疯狂地朝那神圣的大门跑去……

## 瞬 间

刘 毅

“吱”地一声门响，“北京”吉普启动了。

我呆呆地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白嫩的手腕上卡着一副锃亮的手铐。在我的两侧，坐着神情严厉的公安警察。

吉普车在市郊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驶，在车身摇篮般的晃动中，我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个小时前的情景。

拥挤的餐厅。黑压压的人群。我端着一钵鸡蛋汤，躬着身子，撅起屁股，拼命地从打饭口往外挤。猛然间，一双有力的手在我背上狠劲一推，搯了我一个趔趄。蛋汤晃荡了几下，泼了。我蓦地转过身来，迎着我的是一对陌生的圆睁的眼睛。

“咋个？”

“咋个？你踩着老子的脚了！”

“哦！对……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

那人气势汹汹地逼上来，他旁边的几个同学紧紧地跟在后边。我一看不妙，一边“嘿嘿”地陪着笑脸，一边急忙往外溜。

“毕业班的稀屎罗！稀屎罗！”背后，炸开一串响亮的笑声。

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血往上涌，脸上一阵阵发烧，拳头攥得出了汗。哼！稀屎？在我李明二十年的历史上，有几回怕过谁？就在我转过身来，要用在少年体校学到的那几下，开导开导他们的时候，耳畔响起了毕业实习结束时妈妈语重心长的声音：“明明，快毕业了，妈求你，千万别惹祸了。”是啊，再有半个月，就要进行毕业考试了。考试合格，就可穿上白大褂了。想到这里，我一咬牙，回转身，耷拉着头走了出来。

“咋回事？窝囊废！”

在餐厅大门口，我和敲着钵钵跑进来的雷小虎碰了个满怀。他是我们班上赫赫有名的“雷公”。

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说完，扭头要走。“雷公”唿地一把拉住我：

“你真的稀屎了？丢人！”

“老子们毕业班得要软点？走！”“雷公”身后的几个同学也齐声叫嚷。

于是，一场扭打在餐厅里发生了。慌乱中，有人卡住我的脖子，我“嗖”地抽出水果刀，瞬间，这可恨的瞬间，血流如注……

我清楚地记得，血是从对方的左胸部冒出来的。真的，有谁会相信，一个卫校即将毕业的未来医生，瞬间竟成了杀人犯！

“吱”地一声刹车，吉普停住了。喇叭“嘟嘟”叫了两声，把我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我伸出头一看，山崖边，一座黑森森的大门旁，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白色的木牌上，“市看守所”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夕阳落山了。暮霭浓浓地压在山头上。在走向那门洞的瞬间，我不禁自问，如果我上法制教育课时不打瞌睡，如果当时坚决地走出餐厅，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可恨的瞬间啊！

# 网

卢 策

他很自负。

他经常在一些大龄青年们面前炫耀：“你们懂得什么？尽是一些熊包！蠢猪！女人就是女人，女人就得做男人感情的俘虏。有道是‘谁个少年男子不善钟情；谁个妙龄女子不善怀春’嘛，只要你有门，她一定得扑倒在你的怀中，堕入情网……是的，是一张网，一张感情的大网，懂吗？”

他风流倜傥，年龄大的青年们听了，自愧不如，服了。

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

灯红、酒绿、靡靡之音……

“工程师的考期就到了，还有几篇论文没写，正在钻研，唉……硬是被他们拉来了，说是换换脑子……真拿他们没办法！”他一边揽着她的腰肢，缓缓地移动着舞步，一边风度翩翩、口齿流利地说着，言语间，确实表现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姿态。

“唉！什么宝贵财富，难呐！”他可怜巴巴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能吃苦！在外搞科研，



回家还要洗衣做饭忙家务……你说苦不苦？”

“啊！……就你一个人？”女方颤着声音激动地问。

“嘿，‘快乐的单身汉’！”他停了停又说，“不过，父母都是高干，在首都……”

女方不吱声了，娇羞低头，表情很复杂。他看得出，是时候了，涉世不深的少女感情的表演程式都是：新奇——好感——敬佩——爱慕。

该是收网的时候了。

“很久没进过舞场了，有点怕吵，气闷。走吧，能陪我到外面走走吗？”他很清楚：抑，恰恰起到扬的作用。甜言蜜语，才能引鱼上钩。何况她已是第十一个……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和他肩并肩地离开了舞场。室外，一片昏暗。一阵凉风吹来，掠过树梢，发出飒飒的响声，她不禁打了个寒噤。

“冷吗？”他当即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她的身上，然后指着远处的一个树丛说，“别怕，就在那里坐坐。”

她惧怕地、驯服地随着他走过去。在树丛的荫影下并排坐了下来。

“你……能到我们这个家庭来吗？”他终于开口了，但说得很温柔婉转，“爸妈要是看到你这样的人该会多么高兴啊！”

她仍未吱声，兴许是有点羞怯。

“工作也不成问题，”他想得很周到，说得也

很轻松，“只要爸妈一句话……”

她仍然低头不语，一个劲地搓揉着衣角，兴许心动了。

“再说，将来我这个‘老九’上了天，还亏待得了你吗？”他振振有词，“夫贵妻荣嘛！嘿嘿……”

他见她有点忸怩，估计已象绵羊一般，彻底地驯服了。于是，便不顾一切地象饿狼一般朝她扑去，“只要你……顺了我……”

“流氓！”随着一声炸雷似的声音，从树丛后面又出现了一位妙龄女郎，“姑娘，他是一个玩弄女性的色狼！请吧，你已是第十一个证人了。”

他和她默默地跟随着头戴国徽的她向公安局走去……

是的，她堕入了“情网”，可他，又堕入了法网！

# 雪 影

余顺标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铅灰色的天，雪茫茫的地，使王村处在浑浑沌沌之中。突然，一条人影闪进了村长的院子，不一会儿，村长家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惨叫声被更猛烈的风雪声掩盖，又消失得无踪无影。

当县公安局刑侦队赵队长等人赶到王村，雪，已经停了，风，也弱了。时间，已是上午九点。现场勘查，尸体检验，走访邻居，侦查员们在紧张地工作。

被害人王志是王村村长。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凌晨四至五点钟，被凶手用三角刮刀刺入左胸部，当即死亡。

第一个发现者——民兵王小军陈述经过：

早晨七点半钟左右，我拿着一份民兵冬训计划找村长，他的院门大开，旁门虚掩，当我走进村长住的屋内时，发现村长斜躺在床上，胸口，床上以至地下都流着血，吓得我跑出院子，出院门就碰到了支书……

支书补记：

我每天都要在村子里转一转，已成了习惯。

今天早晨路过王村长家时，王小军慌慌张张从里面跑出，气喘吁吁告诉我说村长被人杀死。我便同他一起看了现场，随即用电话报了案。

赵浩和霍地问王小军，“进院子时，地上有没有脚印？还看见了什么？”

“有，有一条脚印，没有注意有几个。其他的，好象有一条人影子闪了一下。”

支书说，“我只是看了看现场，其他的不知道。”

“哦？”赵浩微笑着对王小军说，“你蛮仔细的，脚印、人影都看到了。不错，不错。”

王小军接过话头，“真的，有脚印、有人影。”

赵浩一听，把头一仰哈哈大笑起来，毕，对同来的几位民警道，“请王小军到局里去一趟。”

王小军急得跳起来，“乱抓好人，我要到县里去告你们。”

赵浩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又徐徐吐出，两双如电的目光扫了他一眼，道：“凶手不可能在早晨五点钟以前杀死村长后，要等到你们进去后才离开，假如凶手是在七点钟以前离开现场，”赵浩指着茫茫雪地说，“有半个小时的大雪，完全可以将脚印掩盖，因为，雪是在将近八点半钟才变小、停住的。”

王小军一愣，低下了头。

“第二，”赵浩指着王小军说，“你说在离开

院子时发现有一条黑影，这是对的，但这黑影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不信你看。”赵浩说着从院门穿过院子走到房门，又走回来，在洁白的雪地上闪现一条隐隐可见的影子。“因为夜幕和雪光的反照，五点钟以前，这个影子更明显。这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

王小军的目光左右扫了扫，确实无法逃跑，只好乖乖地跟着走，嘴巴里还一味嘀咕着，“雪影，雪影，我怎么这么傻。”

检验证明刀上的指纹是王小军留下的。

赵浩却陷入沉想：一个基于民兵杀害一个村长，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

# 谁是受害者？

杨少敏

贺厂长下了汽车，走出花旗镇汽车站已经时当正午。

他这时还不想赶回白莲村，也不想急于见到家乡的父老兄弟。他不是不想念他们，而是感到很惭愧。家乡人都知道他在城里干出了名堂，还当上了一厂之长。可是，他这趟回乡探亲，与往日来时的心情不大相同。厂里生产的产品质量差，在市场上无立足之地，以致连续两年亏损，已经是债台高筑了。为了赚钱，最近，他又同意在原料配制上变些花样，这不但没有扭转被动局面，而且还使一些单位要求退货款额猛增到十五万元。这些事他怎么向家乡的亲人启齿呢？

他这趟回来与其说是探亲，倒不如说是来避难的。近几个月来，他不是强打笑脸接待那些讨债的人，就是板着面孔处理厂里连续发生的大小事故。他一路乘车，实在疲劳，加上途中滴水未进，饥肠辘辘。

街旁有户个体酒家，美酒佳肴勾起了他的食欲。他本来就有自斟自饮的嗜好。唉，今日有酒今日醉，一醉解千愁。管它有天大的事情，先吃

个酒足饭饱再说。

店主向他打招呼：“同志，请坐，想要吃些什么？”

“一瓶洋河酒，要精装货。菜嘛，先来两盘凉拌。”

“好来！酒菜马上送到，保您满意。”

他狼吞虎咽地直向饥饿的胃里填酒菜。不多一会，酒菜就吃去了一半。突然，他感到腹中象针刺一般地疼痛。凭酒量，他把这瓶酒喝个见底也不会有这种感觉。难道是由于空腹吃酒和心情不佳的缘故？抑或是因为这瓶酒……还没等他弄清原因，脸色就由红变得蜡黄，身子摇摇晃晃，一下子俯在餐桌上……

一位中年顾客惊慌地说：“这位同志刚才进来时，身体还是好好的呢！难道这酒……”

店主闻听此言，不由得象打了个寒噤，结结巴巴地说：“都怪我该死，没想到这酒头一天上市，就出了这种事。”

店主的老婆吓得边哭边说：“盈儿他爹，这酒是艺城厂生产的特酿曲。上面来检查验出是假货，不准咱上市。可你偏黑着良心，这不出事才怪呢！”

贺厂长一听这话，强忍着腹痛，说：“同志，你们这酒可不能再卖啦！”

店主忙不迭地说：“不卖，不卖，俺今后说啥也不卖假货啦！同志，俺们这就送你去医

院。”

他晃晃悠悠地勉强站了起来：“你们先别送我去医院，请先送我去投案。”

“啊？……”围观的人们都很愕然。

“我，就是艺城酒厂的厂长。”





# 路

吴小中

他在一家小理发店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他刚刚从遥远的牡丹江农场刑满释放，回到家乡……

“妈妈！”身边一个小女孩甜甜的叫声唤起了他的回忆。在他的记忆里是没有妈妈的，妈妈生他时难产死了，爸爸就又当爸、又当妈，“唉，我那相依为命的爸爸呀，你怎么样啦？”他心里问着，眼睛就有些发潮。从农场办完手续，他日夜兼程。可现在，他徘徊、犹豫，仿佛一下失去了回去敲开自己家门的勇气。

爸爸在一个机关的传达室当收发员，中年得子，对他的感情很深。“唉，爸爸……”他把头埋进自己宽大的手掌。

“妈妈，我要吃冰棍！”小女孩喊着。“吃冰棍！”他想起了那个夏天，他高烧不退，爸爸拿起一个旧暖壶，去给他买了整整一壶雪糕，可爸爸自己，只拿着一根普通的三分钱的红果冰棍。“……唉，爸爸。”

他裹紧身上的大衣，看了一眼他那半旧的人造革书包，那里面是一个东北抱马子木的茶叶

筒，装着一斤天麻，这是他千里迢迢买来为爸爸治神经衰弱的。他后悔呀！在爸爸开始衰老正需要他的时候，他犯了罪，撇下爸爸孤零零一人。他又记起他在农场的那次大病，爸爸从北京去看他，当他从朦胧中醒来，看到爸爸坐在床前，戴着老花镜，正用一把小指甲剪为他剪着胡子。一下，又一下，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你到底给不给？四块五，掏钱！”“你要干什么？……”忽然外面乱起来，他抓起书包走了出去。一个四十来岁的外地人，带着两个孩子，两件简单的行李还没卸下，就和蹬三轮的小伙子争执起来了。“你这个小同志怎么骗人呢？你讲好有房间住的，怎么现在拉到这个理发馆……再说车站讲好的嘛，三块钱。”

“怎么着，找不自在？住下不就得了。快掏钱，可别弄个大伙儿不痛快……”小伙子威胁着。

他很奇怪，又惊讶。尽管那外地人用求救的目光望着围观者，小孩也吓得直哭，可周围竟没有一个站出来帮这旅客说话的。到后来，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两步跨进人圈里。

“哥们儿，做事别太绝。他掏三块，你走人。”

“你他妈是打哪儿杀出来的程咬金？想找不痛快？”小伙子出言不逊。

“想打架？”他低低地问，甩掉棉大衣。

小伙子盯着他看了足有五秒钟，猛地抢过外地人手中的三元钱，推起车走了。“行，行……”

忽然他一阵冲动，抱起大衣，他要回家。

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北京站旅客留言处爸爸写给他的字条，上面是那熟悉的工整字体：“小小，快回来吧！爸爸等着你……”

边上一个小男孩正在学步，摇摇摆摆的，终于摔倒了，他赶忙奔过去，和那年轻的爸爸妈妈一起扶起了孩子，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哦！太阳光，照在人身上也是那么暖洋洋的。

# 出路

钟朝胜

冬夜，西北风怒号着，家家都早早地睡了，就连星星也怕冷似的躲进乌云。可是，失足青年小方，却仍在漆黑的巷道里徘徊。他疲倦而肮脏的瘦脸上毫无生气，一双充血的眼眶里溢满悔恨的泪水。

几天来的逃跑躲藏生活，小方深感寸步难行，无论走到哪里，似乎都有盯视他的眼睛。他觉得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只过街的老鼠，一种恐怖、自卑的心理使他痛苦难熬，度日如年。

走着走着，小方颓唐地坐在一块冰凉的石头上，任凭彻骨的寒意侵入骨髓。他几天没吃一顿饱饭了，浑身霜打似的软绵。

饥饿、寒冷和恐怖交织在一起，象这严冬的黑夜紧紧地包围着他，无情地折磨着他。此时此刻他才真正体会到，安分守法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人间的自由，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欢乐的海洋中。只有他，一个连续撬开两个保险箱，而未窃得分文的不法分子，才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他只不过十九岁，才刚刚起步在人生的旅途上，这样下去何日是个头啊！他双

手抱着脑袋，痛苦地喊到：“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呐？……”突然，他站起身来向前走去：“我不能这样，我要去投案自首！”可是，走着走着，他的脚步又停了下来：“自首？能不能从宽呢？怕也未必。倘若能躲掉这一关岂不更好！不过在严厉打击的今天，这也只能是一种幻想。”他又重新蹲了下来，脑海里翻滚着波涛。突然，肩膀被人按住了，他倏地一下窜起，吓的拔腿就逃。

“小方！”这人紧追几步，说，“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啦？”

“你是谁？”小方觉得这人的声音很熟，脚步不由地放慢了。

“刘飞！”

“呵！”小方松了口气，一场小小的虚惊，使他的手脚都发软了。

“奇怪吗？哈哈！”刘飞爽朗地笑着说，“几天前我和你的心情一样，可现在我自由了。这不我刚刚才下夜班。”

“别开玩笑！”小方又叹了口气，“象我们这号人，这辈子不要再想抬头。”

“大路千万条，就看你走不走。实话告诉你吧，我的罪行本该受罚，但我犯罪后不仅自动投案，还揭露了一个盗窃集团，因此检察院对我作了免于起诉的决定。”

“什么？”小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照你这么说，现在不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啰？”

“你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些阴暗角落的话是不能听的，如果真要是坦白从严，我能有今天吗？”

“不管怎么样，人们总是另眼看你。”

“恰恰相反，我被释放后，厂党组织关心我，工人师傅们鼓励我，一双双友善、期待的目光，使我感到春天般的温暖。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只要我们这些失足者认罪服法，重新做人，肯定是有出路的。”

小方的心一动，急忙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也投案自首？”

“对！”刘飞把手搭在小方的肩膀上，“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希望我们下次见面时，双双成为安分守法的好青年。”

活生生的现实，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小方彻底地醒悟了，他激动地扑到刘飞的身上，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夜更深了，小方抹去眼泪，沿着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向公安局走去。又一股猛烈的西北风迎面刮来，他挺挺胸，脚步更坚定了。

# 真 与 假

马兆力

时针指着两点。我坐在派出所冰凉的板凳上，心烦意乱，思绪如麻。他们会拿我怎么办？屡教不改！二进宫！注销户口！遣送边疆！……想着，想着，我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问话开始了：“你为什么打架？”

嘿！这当真是万没想到的。昨儿晚上，黑虎大哥和他的几个朋友约我下馆子。我们喝得正带劲，旁边桌上又来了几个人。他们把吃剩的骨头、鱼刺直往我们脚下扔，黑虎大哥骂了一句，那边一个愣小子朝胸给了他一拳。我急了，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

“你了解黑虎这个人吗？”

这可没的说。他重友轻财，义气当先，所以我们才都称他“大哥”。

“上次厂里把你接回去，对你进行教育了吗？”

听到这儿，我心里动了一下，老周厂长瘦削的面庞浮现在我眼前，他曾亲自从一百多里地以外的管教所把我接回来，又安排我和他住一个宿舍。不过黑虎大哥说过，老周头儿一定不是真心

和我好，只不过是哄着我为他多干点儿活儿。

“你刚从管教所出来，又重犯错误，本应加重处理，但你们厂长说你最近表现还不错，他相信你一定会改好。”

“相信你会改好。”这话我已经很熟悉了。老周去管教所接我时说过这句话。后来在大会上他又说过这句话。如今，他还是这句话。是真的相信我吗？还是象黑虎大哥说的那样，只不过是……。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不过你还是等一等好。刚才你们周厂长说夜里凉，他要给你送件衣服来。”

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视线。但，他是真心的吗？

跟老周回到宿舍时，天已经亮了。他说我一夜没合眼，嘱咐我好好睡一觉，然后就匆匆上班去了。我忽然想到，他不也折腾了多半宿吗？不过，最使我不放心的还是黑虎大哥。他挨了一拳，不知伤势怎么样？我从宿舍溜出来，径直赶到黑虎家里。路过他家后窗时我朝里看了一眼，只见他歪在床上，吐着烟圈，好自在呀！咦，桌上好烟还真不少，有“中华”，有“牡丹”还都是带嘴的呢！因为昨儿晚上出了事，我竟一夜忘了抽烟，现在可该过过瘾了。我快步走到门前。“大哥在家吗？”“谁呀？”“我！”几分钟后，黑虎开了门。我进屋一看，桌上的香烟全不见了。



“那一拳打在哪儿了？”我问。“正在胸口上：……疼得厉害……当时站不起来……。”他吞吞吐吐，好象说一句想一句。最后他勉强一笑：“好兄弟，先抽支烟吧。”他用手在身上乱摸起来，然后又在桌子上翻，好一阵才从抽屉里拿出一盒丙级烟。“不瞞老弟，这两天手头儿紧，只好抽这破玩艺儿。”说着，他把一支皱皱巴巴，空了小半截的烟卷递给我。就在这一刹那，我觉得我的眼睛忽然亮了，我两眼直视着这个我曾经无比信任，为之卖命的“大哥”，接过烟来一下子折成两段，狠狠地朝他脸上摔去，然后转身走出屋门。“兄弟！兄弟！”黑虎在后面扯着嗓子喊，但我头也没回。这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赶在上班以前，回到集体那里去，回到老周厂长那里去。

## 他从“魔女”身边回来

望 白

台上，维娜舞姿柔美多情；台下，小三心醉神驰。他们是昨天相识的……

昨天十点多，他骑车不慎碰倒个姑娘。在外科看了没问题，可她硬嚷嚷疼。他只得陪笑道：“再换个大夫看看吧。”姑娘笑了：“你真实在，什么时候了，咱先吃饭去，不用你掏钱。”姑娘转过脸来，秀丽的大眼睛转了个圈儿，亲昵地责怪道。他心里甜滋滋的想，嘿！真够意思，吃就吃。咱抢大板儿的怕什么。于是姑娘轻轻依偎着他，象对情侣步入高级餐厅。

含情的眉眼，频频地劝酒，小三飘飘然了。心想，真是交了桃花运了。姑娘是市青艺演员，据说明天演出，请小三去胜利剧场观看。小三受宠若惊。几杯酒落肚，他打开了话匣子：“那天，我去买洗衣机。市场没货，光有钱哪儿成……”姑娘两眼发光说：“家父在市政协，可以帮忙。”饭后，俩人步入紫竹院树林……

徐徐关闭的大幕中止了小三甜蜜的回忆，他摸了摸口袋鼓鼓的。这是买洗衣机、彩电的钱。“钱带来了。”刚卸完妆的维娜笑咪咪的，露着雪

白的胳膊向他走来。“拿着。”小三大大方方地递了过去，“点点吧。”“我还信不过你，今儿我累了，明晚七点，老地方，嗯。”维娜随即把钱装入口袋，“拜拜……”望着远去的背影，小三若有所失……。次日，小三按点赴约，可等了几个小时不见维娜的影子。到市青艺一问，没有此人，昨天演出的都是外地团体，演完乘车回去了。小三懵了，瘫软在地。阵阵凉风侵入肌肤，他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自己坐在潮湿粘滑的地上。深夜，苍茫的云海里，一轮孤月凄然地瞧着小路上那几盏惨白的水银灯。他象做了场恶梦，额上渗出了冷汗。他想起了温暖的家，想起了女儿甜甜的小酒窝儿，想起了妻子疼爱的目光，他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

可是，昨天妻子热汤热菜等到深夜，他却一反常态的把碗摔个粉碎。找碴闹离婚。“臭娘们儿，滚！”他大吼着。孩子的哭声淹没了妻子的抽泣声。

如今，这吼声似尖刀刺痛着小三的心。我真混呀，我对不起她……他想。突然，他有了气力，站起身向前走去，走向他的家，他的亲人……

# 安 眠 药

王 溱

李嫂被一阵轻轻地敲门声惊醒。她睁开眼，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

“谁呀？”她问了一句，随手打开灯，她看见桌上的座钟：才半夜一点！她的心顿时紧张起来，慌忙又把灯拉灭。屋外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一阵低沉的声音传进来：“姨妈，是我……”

李嫂听出来，这是外甥陈钢。她的心更是一阵狂跳，身子不由地颤抖起来。

“姨妈，开门呀！”屋外又传来微弱的哀求声。

李嫂打开门。一阵冷风扑面而来，接着两条黑影窜进屋，门很快被关上了。一片黑暗。

“别点灯！姨妈，你别怕，动刀砍人的就是我俩。现在我们饿极了，也困极了，你给我们弄点吃的，我们睡一会儿就走。”陈钢颤巍着说。

李嫂站着未动。两天前公安局的同志来找过她，向她讲明了陈钢的犯罪事实，并请她协助破案，当时她听了这些险些晕倒。她是多么喜欢陈钢啊！可是……

“人死了吗？”李嫂突然问。

“不知道。你别问了，也甭劝我们自首。这些话我们都听够了！你要是怕，我们现在就走，要是心里还有你这个外甥，就留我们一会儿，天亮再去报案，公安局的人不会怪你，因为我们是两个人。”陈钢的声音是那样的冷酷，又是那样的自信，李嫂听了心里不由地打了个冷战。她真怀疑，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亲外甥吗？

“你们怎么就不为自己的妈妈想想！”李嫂难过地说。没有回答，陈钢却熟悉地扭开手电走向饭橱，照了一会儿又懊丧地关上，接着手电又射向桌面，他发现了一个瓶子，抓起来看了看，问：“这是什么药？”

“安眠药，昨天才开的，你姨夫死后我常失眠，天天靠它过日子。”李嫂望着手电光下的外甥平静地回答。从陈钢的举动上她知道，他们是死下一条心了。

“没有吃的，我们走吧，你别去报案，不然，姨妈……”陈钢没有说下去。李嫂清楚地看到有四只凶狠的眼睛在盯着自己。

“等等，我去做点吃的。”李嫂说着要出门。

“别出去，就在屋里做，现在我们对谁也不相信。”陈钢拦住李嫂冷冷地说。李嫂的心顿时象坠上了一块铅锤。她只好走进屋，生上煤油炉，烧上水，却没有想做什么饭，她望着把住门不离左右的两条黑影在焦急地想办法……

“姨妈，水开了，快做饭吧，我还想睡一会

呢。”陈钢伸着懒腰叫着。李嫂答应着去摸碗里盛的鸡蛋，突然她的手触到了桌子上的那瓶安眠药，一个奇妙的想法顿时涌上心头，她的手一阵颤抖……

两条黑影吃饱了，却仍不离开门。

“姨妈，委屈你了。”陈钢竟把李嫂推进里屋扣上了门，然后倚在门框上睡起来……

清晨，当他们醒来时，手上已被带上手铐。

“怎么回事？”他们恐惧地叫着。

没有人回答他们，只有李嫂用清水一遍又一遍刷着她昨夜煮饭用的锅发出哗哗的声音。

“感谢你！”公安局的同志走过来握住她的手说。

“不，感谢它吧。”李嫂手里举着一个盛安眠药的瓶子……

# 盼

刘守熙

已经晚上七点了，他怎么还不回家？她站在三层楼的窗子跟前，透过玻璃直盯着院子的拐弯处，这是他回家时的必经之路。

她和他结婚三个年头了，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盼他回家过，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一个女人盼他丈夫回家是什么滋味。

楼下那俩口子昨天到法院正式办了离婚手续。这是她今天上午从邻居王阿姨那里听说的。

那男的姓彭，女的姓刘，有一个女孩五岁了。刚结婚的头两年感情还可以，后来，女的对男的不好，经常吵架。久而久之，夫妻间的感情越来越坏。原来是男的在厂子里同另一个姑娘来往密切。这样，在他俩之间就出现了感情危机，最后终于促使这个家庭走向崩溃。

她似乎从这一发生在身边的离婚事件中悟出了点什么道理。她觉得，第三者固然可恨，但爱情的最终破裂，总是从小小的裂缝开始的。她认为，爱情应该象一整块钢铁，如果夫妻间找不到任何缝隙，那第三者的足又往哪里插呢？

过了十五分钟，可还不见他的踪影，她越来

越感到焦虑。

她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在她和他之间有没有第三者呢？她简直不敢去想这个问题。

院子里走过一对青年男女，在拐弯处消失。她心里乱极了。

有一次，他给她买回一件红色花衬衣，高兴地送到她面前，她一看就火冒三丈，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颜色！谁让你给我买的？”“叭”地，把它扔到地上。他气得两手发抖，脸色苍白，半天说不出话来。

的确，过去她对爱情理解得太肤浅了，只知道做妻子的需要丈夫的爱，不懂得丈夫也同样需要妻子的爱。作为他的妻子，过去她做得太差劲了。

过去他遇到要晚回家的时候，总是提前告诉她不要等他。近来，他好几次都没有提前给她打招呼了。她看了看表，又过了十五分钟，这使她更加不安了。

天空中钻出几颗星星，街上的路灯亮了，夜幕已经降临。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院子的拐弯处。“象他！”她几乎喊出声来。她连跑带颠地忙去把门锁打开，立在门口，静静地听着楼梯上越来越清晰脚步声，等待着他跨进家门。谁知那脚步声经过她家门口，渐渐地在四层消失了。她感到两秒钟的失望和沮丧，接着是下意识地一笑，笑得



那样甜蜜。反正她想好了，今晚他回来以后，她要主动地、热情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示一下她对他的纯真的爱情。

一种神奇的美感使她沉浸在令人激动的回忆和明快清澈的期待中。她醉了。



# 春 夜

笑 泉

春夜，月色溶溶。

我走在这条上下班必经的幽静小巷中，心里隐隐感到阵阵恐惧。记得两年前的那一个难忘月夜，正是这条小巷给我这位姑娘的心里留下了一片阴影……

那也是一个月色溶溶的春夜，我也象今天这样下了中班。正走在小巷里，突然“抓小偷，抓小偷”的喊叫声从我背后传来，还没等我醒过神来，从小巷进口处窜出一条黑影，将我撞了个踉跄。我瞪眼一看：是他！我的一个邻居。这个青年平时的所作所为是见不得人的。我见他慌张的神色和手中的收录机，一切都明白了。没等我开口，他就恶狠狠地说：“你敢说出去，哼哼，小心狗命！”说完，他朝小巷深处窜去，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却呆呆地怔住了。

民警没有追上他，我咬了咬牙，说出了他的姓名和住址……。当我回到家门口时，就见他被抓获了。他那凶恶的目光向我狠狠射来，使我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惧怕从心底泛起。

后来，他托人捎来一封恐吓信，信中声称：

若不杀你，誓不为人；君子报仇，两年过后！我一打听，才知他被判了两年刑，送到了劳改农场。这两年来，我时常想到他和那封恐吓信，内心感到恐惧、忧虑……

今夜，我走在这条小巷中，忆起往事，不禁毛骨悚然，恐惧倍增。突然，一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啊——是他！”我差点叫出声来。预感自己凶多吉少，准备以死相拚。

月光下，他微微笑了笑，说：“我是来向你表示歉意和感谢的。要不是两年前……我不知道现在成了什么样的人。通过管教人员的教育帮助和劳动改造，我懂得了……”

他懂得了什么，我全然没有听清，心完全沉浸在这种意外的惊喜之中了。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眼光，再不象两年前那样凶狠，而是犹如这月色：真诚、温和。

# 窃 者

徐锦川

水产商店簇拥着一大群人在抢购带鱼，有行窃者杂于其间。

窃者亦持一小盆，于人群中左出右进“游刃有余”。他刚干上这等勾当时间不久，已行窃数次，不曾得手。一次，行窃时为人抓获，被打得皮开肉绽。却不悔，每每沮丧自己运气不佳。

终于，他撞上一个胖子。那胖子腰间系一皮钱包，鼓鼓的。他四下觑觑，腾出一只手，用肘屡屡去碰胖子腰部，以使其大意。然后，将另一只手张开食指、中指，呈剪刀状，伸向胖子的钱包。大功告成，须臾咫尺。

突然，有人用木棍在他肩上轻轻点了两下。他缩回手，脸上顿时失了血色。他恐惧地扭转身来——竟是个瞎子！瞎子戴一副墨镜，手持一只细细的竹竿。

他如释重负，血又渐渐循回脸上。

“你干什么？”他恼恼地问。

“同志，请帮帮忙，带二斤给我。”瞎子怯怯地说，颤抖着手递过十元钱来。

窃者大喜。真是天赐！他接过钱，忽然闪出

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你不怕我跑了吗？”他说。

“哪儿会？！”瞎子说，“我买东西从来都是求人，没出过那事。”

“如果我是个坏人呢？”

“那不可能。我虽双目失明，可感觉无误。你是好人，我的感觉告诉我的。我凭感觉求人，我从来没认错人。”

.....

窃者沉吟片刻，挤进去买了二斤带鱼。十元钱是个小数目，买个“好人”的名儿，值。况且，这瞎子的话使他心动。他破例没要这钱。

他把买来的鱼和剩下的钱交还瞎子，说：“以后可不能这么轻信。今儿是遇上我了，算你有福。”

瞎子接过鱼、钱，摘了墨镜，睁开一只眼。

窃者惊恐万状。

“你也有福。”“瞎子”慢慢说道，“十年前我干这勾当，被人抓住，赔了一只眼睛。你好好儿的，别再缺德了。我看你可以成为一个好人。真的可以。”

窃者惶惶然无地自容。

尔后，不复行窃。

# 疑 妻

徐锦川

赵辉疑妻与人有奸，终日抑郁。其妻未觉，偶尔仍与赵辉口舌相角。赵辉益加恼恨。

赵妻邢莹，貌美，恋爱时赵辉与其行于街中，路人频频回首。赵辉颇以此自喜。邢莹性情快活，爱文学，喜交际，外面常有风言风语，说邢莹如何如何。渐渐，赵辉由躁而疑，由疑而信。倘无这些苟且事，他们本来是非常幸福的家庭。

一日，夫妻携子嬉于市上，忽遇邢莹旧时恋人李伟。李伟过来和邢莹打了几句招呼。邢莹神色异样，极不自然。从前邢莹曾追求李伟，他们处了一年多，后来李伟提出不干了。与赵辉恋爱时，邢莹将此如实道述，所以赵辉是知道的。现在赵辉见邢莹脸红耳热，似仍对李伟钟情，不禁嫉而妒之。

于是就没了兴致，携子怏怏而归。

一夜无话。

不久，即传出言语，说邢莹与李伟旧情未断，有人见过二人在北湖公园散步。

赵辉很痛苦，对此将信将疑。

终于发生了口角，赵辉打了邢莹一拳。

来了许多人劝解。邢莹号啕出走。时已大晚。午夜，仍未归。赵辉耐不住，去丈人家寻，未见。归。彻夜不眠。

翌晨，邢莹还，打点衣物要回娘家去住。

“你昨晚在哪儿浪了一夜？”赵辉咬牙问道。

邢莹不语，态度强硬。

“你和李伟是什么关系？你讨厌我咱们就离，给你们方便。”

“离就离！”

赵辉瞪大眼睛，至此愈发坚信：昨晚邢莹和李伟在一起！

他失去理智了。

.....

当他得知邢莹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时，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经调查，邢莹昨晚睡在一个熟人家，关于她与李伟在公园散步的说法纯系谣传。

赵辉被判处死刑。刑前数日，赵辉每天痛悔不已，涕泪不止。他要求见一见儿子。其子方两岁，极聪慧，问妈妈为什么不回家。赵辉口不能语，赅赅几欲昏厥。观者莫不落泪。而死者已不复生矣。

# 跟 踪

唐训华

从银行出来，穿过农贸市场，跨进公共汽车，她一直紧紧跟踪着，目标是不会错的，也不容易失掉：高个儿，蓝呢西服，手拎黑提包，风度翩翩，英俊的男性。

他从车前门上，她从车后门进。在缝隙中拚命挣扎，终于挤到他跟前，脸贴在他的胸前那样紧。她仰起脸，察看他的神色。他羞涩了，红着脸说：“对不起，实在是太挤……”他自觉地很吃力地偏过身，是个正人君子！“没关系，是挤！”她很通情理，话也是真诚的，胸部却又紧贴在他的背上，一只手在大脑的支配下，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此时，他们身旁的座位上有人下车，挤，正是好机会！

“你坐！”他客气地谦让，转向她。

“你，你坐！”她吃了一惊，脱口而出。手缩了回来，懊丧中带一丝感激。

“不，我前面一站下车。”

“噢，我也是！”跟踪要公开！

“你也去灵净池？”一个“也”字暴露了他的行



踪。

“是的，那我们是同路了。”她脑海中立刻勾出一个新的方案。

灵净池边游人如织，灵净池心男女青年扑腾着浪花。

“游泳吗？”他友好地问，两眼期待着。

“我不会，你下，我给你看东西。”她妩媚一笑，瞟了一眼他的黑提包。

突然，喊声大作，游人四处躲避，一辆受惊的马车狂奔而来。

“抓住它，抓住它！”喊声一片，她听惯了这熟悉的喊声，虽然这一次不是向她而来，她依然感到心惊肉跳，竟忘记了躲让。他使劲拽了她一把，马车从她身边擦过，冲向前面的下坡。她刚站稳，他就把提包塞在她手里，说声“替我拿好！”转身冲了下去。她往日的机灵劲没有了，不知所措地望着他追赶着马车，只见他矫健的身子一跃，抓住了马的缰绳，死死地拽住，在地下翻滚着。顷刻人群涌了过去，包围了马车，他淹没在人群中……

她的心提了上去，想跟着追上去，但手中的提包却拖住了她的身子。她得到了希望得到的，而且第一次这样轻而易举，但她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胆怯不安，两只脚软软的，怎么也挪不动了。

不知过了多久，游人又恢复了镇静，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余波在她耳边震荡，

“这小伙子真勇敢！”

“要没有他，不知会出什么事！”

“他满脸满手都是血，不知骨头断了没有？”

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了！他负了伤，光荣地负伤！她能忍心在他那美好的心灵插上肮脏的一刀吗？她象疯子似地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到处打听他的去向，他现在一定在找她哩！

可是，如同大海捞针，她失去了跟踪的目标。天色已晚，游人已渐渐散去，灵净池的一汪碧水也平静下来，她的心却在激烈起伏。她打开提包，一叠崭新的人民币露了出来，可她那双绞杀人们心灵的双手一动也不敢动，好象那是一团炙人的炭火！突然，她两眼一亮，一把抓住提包里的小红本，啊，工作证，她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激动之后她又笑自己愚蠢，即使没有工作证，报上登一则启事也行啊！

她终于找到了跟踪的目标，但这一次，跟踪而去的不是罪恶的双手，而是一封信，信封里装的是一颗忏悔的心！

# 难成的交易

那泉水 张保海

张平谢天谢地，他多年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这不，刚才上级人事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来电话通知他，关于他要求把两地分居十多年的妻子调到自己在城市里工作的申请报告已批下来了，并即将向妻子所在地发出调动的公函。

张平——一个法院的审判员，他此时此刻，高兴劲儿象初恋时那样激动。

他曾经多次打过申请报告，想把妻子从较远的地方调到自己身边来。可是，每次都由于“没有对口单位”等理由，被主管部门退回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本市有好几个与妻子职业对口的单位正缺人。但是，申请报告一次又一次被退回来。人事调动权掌在别人手里，他有什么办法呢？张平的妻子盼了这么多年，有点沉不住气了，来信埋怨丈夫：“你整天只知道办案，办案，就不知道去活动、活动，不为妻子考虑，也应该为你自己这个‘病体’考虑考虑……。”唉！两地分居都十多年了。他们唯一心爱的女儿，由妻子一人拉扯大，去年都上中学念书了。加之，他的老胃病总是让妻子操心。她能不常常负疚生气

吗？这下可好了，他妻子的心病可治愈了。他们这对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牛郎织女的生活可以结束了。

平时，他总是嫌下班铃响得太快了，而今天，却总盼着下班铃响。好不容易，铃响了，他骑上那辆“凤凰”飞快地往那属于他的，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小天地奔去。他要给妻子写封信，报告这个好消息，让她高兴高兴。

开锁、推门。呵，地上有他的一封信。噢！这是谁写的呢？怎么连个署名也没有。拆开信，顿时，几行字映入眼帘。原来信是上午打电话给他的某人事部门负责人的大儿子王青写的。

“张平叔叔，上午我爸爸打电话告诉给你，关于你的申请报告已批下来了。这件事本早该给你办好的，各方面的阻力很大，困难很多，我爸爸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帮你联系好接受单位。当时他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有些事不便说，所以，这里就由我代言了。我弟弟王皮因不懂事，卷进了流氓抢劫团伙作案，被公安机关逮捕，听说案件材料已转到法院由你审办这个案子，望你到时能帮他解脱减轻罪刑。至于你爱人的调动公函，我爸爸说，就不用你操心了。”

看到这里，张平浓眉紧锁，脸上的喜色荡然无存。他与往常办案遇有疑难一样，点上一支烟，深深地猛吸几口，习惯地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

猛然，他把手中的信揉成一团，扔向废纸篓，严峻的脸庞缓缓地舒展开了。他抬头看看墙上挂着的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对着含情脉脉的妻子、天真可爱的女儿亲切的笑脸，喃喃地说：“调动之事又要告吹了，又要暂时委屈你们了，我是个法官，不能徇私枉法。”说完，“哗啦”一声，他拉开了公文包，取出流氓抢劫团伙的材料，在王皮一份上批着：王皮玩弄女性，参与抢劫，是该团伙中的一名要犯，必须依法惩处，明天按时开庭审判……

# 她 和 他

荣世卿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静谧的夜。

她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脑子里晃动的人影，越来越模糊。爱他？恨他？她说不清，影子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的床铺还是空的，她销上了门，他进不来。回家晚，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婚后不久，他说补习文化，要晚回家，她支持他。每到晚上十点多钟他回来的时候，热腾腾的饭菜已经摆上桌上了，她两手托着下巴，看着他“狼吞虎咽”。她很累，但觉得幸福。

也许是他不忍心她给他一次又一次热饭，他改了，下班后他先回家吃饭，然后再去“补习”。她不该洗的衣服也要洗，屋子收拾完了再整理一遍，为了等他。

她太累了，也太晚了，开始和衣躺在床上等。以后，在朦胧中，她才感到他的人影飘然而人……

她瘦了，她难过，难过的是他也瘦了，她抚摩着他的面颊。

终于，有一天她醒了。不知是昨晚他没有回

来，还是回来以后又上班了，她不免有些惆怅。一天，来了两个陌生人，告诉她：他因为聚众赌博，被拘留了。她一下子昏了过去。

以后是他被捕、判刑；她悔恨、绝望。两年后，他回来了，一进门就跪在她跟前，她的心碎了。

生活出奇地平静。他抢着料理家务，然后摆摊在家补习文化。她没有话，他却第一次感到了小家庭的温暖。她的眼里似乎又燃起了希望的光。

今天晚上他又没有回来，她茫然。一点了，屋门又敲了两下。她终于拉着了灯，开了门销，然后又钻进了被窝。等他进来，她就要对他说：再那样下去，干脆离婚算了！

他没有进。屋门外却响起了一个陌生女人的话：“大嫂，大哥为了救我们的孩子受伤住院了。车在门口等您！”

她慌张地穿衣，忙乱地从箱子里拿出她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香蕉和福糕，发疯似地跑了出去。

# 开庭之前

刘叔明

“不许打针！”强心剂刚要注进静脉，“人墙”撞开个窟窿，矮个子老冯闯了进来。“这一针，用不了三分钟，人就得死。”

正在给触电的老陶做人工呼吸的老郝，仰起满是汗水的脸：“不许打针，你安的么心？想报复老陶？”

像一把盐撒在伤口上，老冯的心痛得抽搐起来，垂下了头，使他又矮了许多。前几天，他八岁的独生子死了：是一日前被老陶的儿子陶奇用瓦片打破了头，得了破伤风，抢救无效……他去找老陶，陶奇断然否认。悲痛之下，他向法院起诉了。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可今天老陶……

老冯抬起头，对斥责的人群讷讷地说：“我是老电工，说的都是心理话——坑害人，叫我断子绝孙——”话陡然收住了——他已经没儿子了。他痛苦地、求救似地朝呻吟着的老陶瞅去，诚挚的和呆滞的目光碰在一起。人群沉寂了，目光同时朝老陶看去。老陶艰难地点点头，他把生命的筹码下给了老冯。

老陶得救了。



翌晨，老冯来到老陶的家。一夜之间，他竟老了十岁。从儿子夭折那天，他就开始老了。老陶平躺在床上，要起来，被老冯按住了。沉默了几分钟。座钟轻轻地敲了八下，还是老冯先开口：“好些了吗？”他惨然一笑。

老陶点点头，喟然长叹：“我差点叫好心人送了命哟！”他眼圈红了。“冯师傅，今天开庭，我不能去了，叫陶奇跟你去，让法律处罚他。”老冯摇摇头：“算了！我把起诉书要回来了。孩子都小，你的跟我的一样……”他语哽了。

门砰然撞开，陶奇跑进来，一下跪在老冯跟前。

老冯抚摩着陶奇的头，手颤抖得像摇曳的枝干。他极力闭上眼，不让眼泪在孩子面前流下来。

# 未寄出的信

陈才铮

八个月的婴儿，身子软不拉基的，可真难抱！才走了半小时，我已经气力不支，双手象灌了醋似的，前胸后背汗滋滋的，跟衬衣紧紧粘到一起了。

前边有个汽车站，等一下吧，兴许能等上一趟通宵车直达儿童医院呢！

这小家伙，此刻总算睡着了，大约啼哭了三个多小时哭累了吧！

唉，想起来，妻子也真是……说什么我母亲手脚不如前几年麻利了，老是生病。双职工带个婴儿，还得服侍她老的，怎么受得了？所以逼着我送她回乡下去。怎么办呢？还是写封信给哥哥，让他把母亲接去住上一阵再说吧。刚才出门时，妻子还没忘叮嘱我连夜把信寄出哩！

咦，这小家伙还在梦中笑呢，看小脸蛋上那两个小酒窝！哪有什么病呀，还是回家吧？不行，此刻家里病中的母亲刚入睡，妻子明天还得上早班，她俩可都经不起小家伙再折腾三小时啦！再说，万一小天使真有什么病呢，那可耽误不起呀！记起来了，我小时候不也有过这么一次吗，把母

亲累得真够呛……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五岁的我多贪吃呀，那天晚上难得吃肉末米粉糊，味儿真鲜，我直吃得肚子胀鼓鼓的才罢休。可到了半夜，肚痛了，痛得我直哭叫，惊坏了母亲。她坐起来替我穿好衣服，准备上医院。可一出家门，我看见门外黑洞洞的，再说肚子也不痛了，就赖着不走啦。母亲拗我不过，只得又安置我睡下。可不一会，肚子又痛起来，母亲睁开惺忪的睡眼，背着我再次出门。记不得走了多少路，反正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她还背着我在走，脖颈上湿淋淋的汗，沾了我一脸……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家住市郊，到城里医院得走上两个小时！母亲在观察室里又守了我三个小时，一直到天亮了，才背我回家，又走了那么多路……现在想起来，那该有多累呵！

通宵车来了——我赶过去，不料车没停。

一阵夜风吹来，汗湿的衬衣变得象两块薄冰，紧紧贴在我身上，我接连打起喷嚏来，可额头上的汗，却不住地淌下来，流了一脸。嘿！小天使呀，只要你没病没灾，做妈妈的心甘情愿……

在观察室里，我守着女儿，困得直想打盹，可不能睡呀，她拉了肚子，此刻在吊葡萄糖盐水呢，得抓住她的小手，……朦胧间，忽想起，当年母亲不也是这样守着我吗？母亲养大我这个自幼体弱多病的人，曾背着我上过多少次医院，曾尝过多少回象我今夜吃到的苦头啊！我真该死！怎

么那样经不起妻子“枕边风”一吹，就轻易地听从妻子的主意，把年迈多病的母亲推给乡下哥哥呢？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了。此刻望着女儿渐渐恢复红润的脸色，我仿佛看到了我小时候的影子；当年母亲那疲惫而关切的面影，似乎在我眼前晃动……我不觉从口袋里，掏出我亲手写的那封饱含着一个逆子的耻辱的信，猛地几把撕烂了，捏成一团丢进了门外的垃圾箱里……

# 醒 悟

胡恩会

已经是第三天了。今天，我又拿着这张汇款单，去星星机电厂查询，还是没有林正清这个人。回到家里，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

老李同志：你好！

我是一个失足青年，今年一月，我干了件对不起你的事。想起这件事，我总感到于心不安，有时甚至睡觉也不安稳。我痛苦极了，但我没勇气去投案。于是，我只好写信给你，向你请罪，请你宽恕我吧。钱款已如数寄出了，算是我悔过自新的开始吧。

林正清

晚上，我无法入睡，妈妈的身影总在我的眼前浮现，妈妈的双肩，妈妈的银发……我真懊悔极了。都怪我！没有制止她，多疑的妻子，在存款失踪的第二天，把立柜和箱子全上锁了。

执拗的母亲硬要回乡下去，我无法挽留她，四合院里整天听不到她的说话声，妻子的举止和缄言，使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我束手无策，妈妈还是走了。

我应该立即告诉妈妈，是我们错了，是……

过不久，派出所的小钟接待了一个投案自首的青年，他交了自己的罪错，说赃款已经冒名退还了，他就是“林正清”。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商量：钱找到了，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也许是后悔，或者是伤心，妻子竟哭了……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法制微型小说选

作者 =

页数 = 2 6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V s s 号 = 7 1 7 4 4 1 6 2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秦淮河畔的小屋 & 许宁  
一张支票 & 海蒂  
儿为媒 & 秦泽忠  
信 & 戈与君  
疑 & 余英茂  
相见恨晚 & 王力华  
我们都是人 & 刘熙  
泪人儿 & 王笑  
忍痛割不掉的 & 赵红继  
泪，是甜的 & 郑敏  
清清的泉 & 徐兆福唐庆和  
么哥 & 胡汉怀  
忏悔 & 宋一村  
归来 & 刘文章  
父与子 & 倪正平  
疚 & 逢卉  
半夜谁敲门 & 安鹏翔  
我等你 & 周同发  
如此言孝 & 李齐芳  
是谁 & 孔彦林  
小姑娘的眼睛 & 叶子  
岔路口 & 程少波  
黎明前的苏醒 & 陈光明  
复“仇”记 & 梁深义  
惶惑 & 谢惠敏  
报案 & 刘显用  
荣誉面前的忏悔 & 王光艳  
他 & 秦新民  
伪 & 陈公望  
挥手之间 & 石恩开  
自织罗网 & 杨永华  
雨夜，难忘的雨夜 & 孙刚  
捉摸不透的人 & 王毅  
甜味儿的晚上九点钟 & 屏灵



硬功夫 & 宋振宇  
镜子 & 夏伟  
爸爸 & 沈玉德  
归牛记 & 姚全胜  
谴责，纯属偶然 & 鉴一帆  
昨天 & 陈鸿刚  
门神 & 陶兴荣  
酒 & 鉴一帆  
夜，清亮的月 & 胡建伟  
失实的照片 & 王晋汉  
夜色多美好 & 孙万柱  
苏醒 & 胡西淳  
撞车之后 & 刘晓霞  
为了孩子 & 毕永新  
我 & 李正君  
愿我们相见是绿灯 & 刘熙  
第一次办案 & 雷红丽  
肉枣 & 崔金生  
证人 & 毕磊  
勇气 & 茹强  
那不是鲜花 & 叶大春  
会议上的插曲 & 贾自珍  
意外 & 张劲松  
照相 & 林仁灿  
小巷雨夜 & 华渊  
毕业考试 & 雪屏  
心灵作证 & 孟广臣  
认领 & 李康美  
一双高跟鞋 & 玉歧  
零 & 阿娟  
“真格”主任 & 谢晋泉  
当她的卷发披下的时候 & 刘下棋  
深秋夜雨 & 常利民  
红花悄悄开放在河岸上 & 李克长  
苦果 & 杨耀宝  
这不是误会 & 贾再柏  
她害怕大黄河 & 王辉湘  
看摊 & 李建业  
生日 & 铁笛  
月亮 & 王伟

歧途中的少女 & 迟中晨  
昨夜的梦 & 赵连东  
妻子 & 杨家柱  
呼唤 & 周欣  
起点 & 廉承贵  
“礼物” & 杨少敏  
出嫁 & 朱卫军  
瞬间 & 刘毅  
网 & 卢策  
雪影 & 余顺标  
谁是受害者？ & 杨少敏  
路 & 吴小中  
出路 & 钟朝胜  
真与假 & 马兆力  
他从“魔女”身边回来 & 望白  
安眠药 & 王溱  
盼 & 刘守熙  
春夜 & 笑泉  
窃者 & 徐锦川  
疑妻 & 徐锦川  
跟踪 & 唐训华  
难成的交易 & 鄢泉水张保海  
她和他 & 荣世卿  
开庭之前 & 刘权明  
未寄出的信 & 陈才铮  
醒悟 & 胡恩会